

壹、緣起

有關賽夏族祭儀之研究文獻內容大多是民族誌資料，而整體而言，信仰祭儀的文獻在賽夏族研究中是比較突出的，但大部份文獻卻比較關注paSta'ay(矮靈祭)，對其他祭典及社會文化較少觸及，如此對於賽夏族的祭儀文化，並不能以較全面的文化脈絡來一窺全貌。對於原擁有多元豐富故事性及珍貴性的賽夏族祭儀文化整體性，充滿神祕祭儀並具有懺悔及歉意之儀式，對於後代而言，也將使賽夏族各項之祭儀意義，在大眾社會當中能進一步有所認知。故在賽夏族各氏族間仍有屬於各氏族主要祭祀的祭典，而存在不同的祭儀方式、精神、意涵、也儼然形成祭儀之間微妙的關係等，為本研究進入調查場域最主要探討之成果。

同時，貴處109年度委託進行之賽夏族tinato'祭儀之調查[1]，其結論裡特別提到，在該祭儀調查過程，有耆老提及tinato'之祭儀之誕生之緣由，與相關祭儀如祈天祭之主祭家族之認知，有相逕庭。該調查訪談之某耆老認為，tinato'是ta'ay最後的兩位長者，感念某一幫助他們名為bo:ong的賽夏祖先，而與潘家所負責之祈天祭協調商借tinato'這個神器送給bo:ong，才有今日之tinato'祭儀之誕生。然而經過與潘家之主祭訪談確認，卻認為並沒有這種傳說。

這種情形雖是民族誌研究口傳歷史過程常發生之現象，很難界定雙方的對錯，然而，對於相似之研究而言，有必要再多經過不同面向及不同家族之訪談，並經過邀請各祭儀負責家族代表進行焦點座談，及進行三角驗證來取得比較高的"信度"(reliability)以及"效度"(validity)後，整個調查研究才能比較完善，研究結論也比較不會有爭議。此為進行本研究之原因之二。

賽夏族祭典的姓氏分工，從整體看，每個祭典都分配有負責的氏族擔任主祭，如paSta'ay的titiyon(朱)、祈天祭的Sawan(潘、錢、根)、龍神祭的hayawan(夏)、tinato'及talolong的tawtawazay(趙、豆)等。但這些祭典與賽夏族的傳統信仰神靈觀，或者這些祭典之內容究竟有何性質及儀式上的異同，相互之間有無關聯？實有必要做更清楚的調查與釐清，是為本計畫之原因之三。

除上述三個理由外，在幾位賽夏族學者願意擔任共同計畫主持人襄助下，進行本調查計畫。本調查乃為賽夏族人而調查編撰，作為現代賽夏族祭儀現況之總彙整。為避免本調查過於理論化或學術化，引不起族人閱讀之興趣，故並未假手他族或假所謂之「學者專家」來進行，全數由賽夏族人自行進行相關調查，以族人觀點來編撰本調查。因此建議讀者不需以嚴格之學術論文來檢視本調查成果。

貳、調查之目的

本計畫調查的目的，包含下列各點：

- 一. 以文獻考據，蒐集賽夏族祭典包含paSta'ay(矮靈祭)、tinato' (帝那度)、karang或baki' Soro: (龍神祭)、'oemowaz ka kawas (祈天祭)、talolong

(淨河祭)、kathethel(織布女神祭)等各祭典性質及儀式過程，以及其祭拜之對象，以明瞭在一般社會及過去之研究，賽夏族祭儀給外界之印象，以及外部對賽夏族祭儀之認知，並作為田野調查之基本參考及研究對照之資料。

- 二. 透過田野訪談耆老方式，確認上述文獻所描述之祭典內容，是否相符?有何差異?並進行差異原因初探。透過兩者比較，可以釐清賽夏族各祭典之間的相互關聯，藉著祭儀社會組織形成模式與祭典氏族分工情況，了解賽夏族祭儀分工下之家族血緣與地緣關係的影響。
- 三. 上述對照之結果，再透過焦點團體(focus group)之方式，邀集各祭儀負責家族代表進行對談，以釐清及確認各祭儀間之關係，尤其對於模糊部分，或有所不同乃至有所衝突之部分，可以獲得更多共識，未來傳承賽夏文化之祭儀部分，才能更無爭議。
- 四. 透過上述之焦點座談達成之良善共識過程，聯繫各家族之感情，凝聚賽夏族人傳承文化之力量。
- 五. 以文字及影像紀錄將計畫成果數位化，推廣到原住民重點學校、部落及族人，做為民族教育教材資料。



參、調查之方法

一、調查之方法

本調查採用民族誌之調查研究方法，輔以文獻回顧。並在回顧各種相關文獻後，透過行動式研究進行田野調查訪談，逐一記錄，並以之與文獻進行比對。就差異處，再透過焦點座談，進行對話取得各家族之共識，成為本調查之結果。

主要採集與紀錄的方式:

- (一) 田野調查/訪談賽夏族部落耆老，並記錄各祭典祭儀文化之關聯性及祭儀背後之重要意涵。
- (二) 影音記錄/攝錄人的同意授權書，以錄影方式記錄訪談過程，協助未來祭儀文化傳承時，能更清楚地重現當時訪談過程。
- (三) 蒐集文獻/蒐集國內相關文獻並與實地田野訪談結果進行比較探討，以釐清各祭儀之關係，保存各氏族祭儀分工之原始精神，維護賽夏族祭儀之完整性。

(四)、召開會議召開調查成果之部落說明會，凝聚部落共識，使部落族人能更具體瞭解各祭典祭儀文化之意涵。

二、調查結果之意義

再次強調，本計畫既名為「調查」，即表示單純進行祭儀形式內容之了解，並以賽夏族各祭儀負責之家族說法為主，輔以其他多數家族之支持說法下，即認定為祭儀之目前樣貌。凡違背祭儀負責氏族之說法，基本上將不予採納成為調查之結果內容，若負責氏族內部個人說法差異之處，則由「祭儀輔助家族」之意見；例如矮靈祭之輔助家族為趙家，作為第二意見，再請祭儀負責家族內部檢討後，作為本調查之結果。

本調查結果之意義，在於釐清各祭儀之真實面貌，回歸由各祭儀氏族決定該祭儀之內容及祭儀模式，並將結果轉發各氏族負責祭儀之家族主要成員，讓各氏族清楚明瞭其負責之祭儀內容，及與其他祭儀有無關係以及何種關係。而不再產生某氏族誤以為可以干涉及改變其他氏族之祭儀形式及故事之可能。

本調查團隊相信，這樣的過程，才能使賽夏族各祭儀及形式，真實展現在世人面前，而能更趨近真實地永傳於未來賽夏族之子子孫孫。

肆、文獻之回顧

一、賽夏族簡介¹

賽夏族的社會以氏族為基礎，各姓氏從清領時代開始就有不同漢姓，並遵守社會與婚姻規範。賽夏族的信仰與祭典中，以祖靈與矮靈信仰為主，以**巴斯達隘矮靈祭**典最具知名度。尚有許多祭典不為外人所熟悉，如 oemowaz ka kawas（祈天祭）、tinato'（帝那度）、karang 或 baki' Soro:（龍神祭）、talolong（淨河祭）、kathethel(織布女神祭)等等，賽夏族其實是一個充滿多元神話文化之民族。

現今總人口約有**6,805**人（2021年4月）。

賽夏族人（SaySiyat,）在自稱時，使用 SaySiyat,，來稱呼自己，後取其近音而寫為賽夏族。賽夏族的創生傳說中，認為先人在洪水時期時，倖存的兄妹成婚生下小孩，而後將小孩肉、骨、胃、腸分解後投入海中，各別成為各部落與民族的祖先。賽夏族分布在臺灣西北部，以鵝公髻山為界分屬於新竹縣與苗栗縣兩個行政區。新竹縣境內的賽夏族人，居住在五峰鄉上坪溪流域，部落在五峰鄉大隘村與花園村內；新竹縣境內的賽夏族，部落周圍有不少泰雅族部落，文化上也彼此影響。苗栗縣境內的賽夏族人，

¹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s://www.cip.gov.tw/zh-tw/tribe/grid-list/8DF9561F4FCC6AF4D0636733C6861689/info.html?cumid=D0636733C6861689>

居住在中港溪上游的南庄鄉東河、南河流域，以及後龍溪上游獅潭河流域，部落集中在南庄鄉東河村、蓬萊村、南江村，以及獅潭鄉百壽村等村落內。

賽夏族的社會²屬於父系社會，由具有共同父系祖先的家庭組成氏族，是基礎的社會單位，再組成攻守同盟、祭團等政治、軍事、宗教上的互助團體，像是勞動築屋、開墾狩獵與祖靈祭團都以氏族為單位。各姓氏間因為彼此互助合作關係密切，也結合為「聯族」的結盟關係，由具有威望的氏族來領導，並遵守不通婚的禁忌。賽夏族共分為18個氏族，每一個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稱，以動植物、自然現象、身體物理等現象來命名。清領時代，賽夏族的氏族制度與漢姓觀念結合，用語音翻譯，或者取其原意選字，共有豆、趙、朱、風、高、潘、錢、根、樟、夏、蟹、日、絲、芎、狐、蟬、獅、血、膜等漢姓，之後蟹改寫為解、狐改為胡、蟬改為詹，當中獅、血、膜三姓人口較少。

賽夏族的家庭制度為從夫居的父系制，居住方式為大家庭式，家庭中以男性長輩為尊。婚姻為一夫一妻制度，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前流行交換婚，通婚雙方家庭讓女兒互換為婚配對象，並且重視氏族組織與關係，同氏族、聯族之間不得通婚。

賽夏族的部落由鄰近村落組成，部落領袖由部落中具有能力、溝通、公正、熱心等特質的族人擔任。部落內的公共事務，則由各氏族長老會議共同討論決定，之後交由部落領袖執行。

(一)新竹縣部分：

上大隘部落 (SamSama:an)：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北賽夏)

高峰部落 (yohae')：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北賽夏)

上比來部落 (ororaw)：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北賽夏)

下大隘部落 (Say' i')：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北賽夏)

朱家莊部落 (ip' ipa' an bato')：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北賽夏)

下比來部落 (yo' ang)：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北賽夏)

五峰部落 (tatoba' /maSang)：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北賽夏與泰雅族混居)

茅圃部落 (Singaw/又名西熬社)：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北賽夏與泰雅族混居)

(二)苗栗縣部分：

²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https://knowledg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5C6D65F83BD80BCF&sms=1D81A96ECBE66C8E&s=C0238AD8BFF6B5F8

向天湖部落 (rareme:an)：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南賽夏)
八卦力部落 (kahkahoe an)：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南賽夏)
鵝公髻部落 (hororok)：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南賽夏)
瓦祿部落 (walo')：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南賽夏)
蓬萊部落 (ray in)：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南賽夏)
大窩山部落 (haboeh)：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南賽夏)
二坪部落 (batbato an/又名橫屏背社)：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南賽夏)
大滿部落 (tamayo an)：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南賽夏)
百壽部落 (Sawi/又名崩山下社、馬陵社、坑頭社)：苗栗縣獅潭鄉百壽村

一個民族所特有之祭儀活動，是最能呈現該民族固有文化精髓所在，文化祭儀不僅僅是一個族群生活的要素，更代表著族群永續無窮生命的傳遞。賽夏族paSta'ay (矮靈祭) 當為本族最具代表及核心祭儀活動，但更早的先人在過去主客觀環境影響下，早已發展出矮靈祭以外之重要祭儀。其中之共同點則與生活 (如農耕、祈求天候、身體平安、避疫等) 密切關連所發展出之儀式，值得後人紀錄與保存。賽夏族具有諸多文化祭儀，就本計畫針對每個祭典都有一個氏族擔任主祭，如paSta'ay的titiyon(朱)、祈天祭的Sawan(潘、錢、根)、龍神祭的hayawan(夏)、tinato'及talolong的tawtawazay(趙、豆)等，作為主要研究主題。

二、賽夏族初始開天闢地³

賽夏族與其他民族一樣，皆有其創世紀之故事，以此故事來瞭解賽夏族各氏族之來源。其中之一神話中的賽夏族的氏族來源，由佐山融吉 (1921) 在大隘社，從趙姓taro umao，朱姓tabe kare節錄到一則有關各氏族來源的故事...

太古時發生大洪水，平地變成一片滄海，朱姓的buronopoi (男) 和majaop (女) 兩兄妹，乘坐織布機逃到oponapuron上，保全了生命。可是妹妹在抵達山上不久後就死了，哥哥buronopoi傷心至極，抱住妹妹的屍體良久，哭成一個淚人兒。他把妹妹的屍體搬到山麓下蓄水清澈的池邊去，把那屍體剝成無數小塊，用ritsukall樹的葉子好好的包了起來，他拿起其中一塊，一面說：「妹妹呀！如果你肯安慰這一個寂寞的哥哥，你就肉化成人吧！」一面將之放在織布機裡，使沈入水中，肉塊竟然立即變成了人，

³ 賴盈秀(2004/11/12) 誰是賽夏族？

buronopoi，立到把他拉到岸上來，給他一個「aunai」的名字，並使姓「豆」。接著，他又讓一塊肉同樣在唸咒之下沈入水中，又同樣地冒出來一個人，他以「taroraborai」名之，並使姓「日」。繼之，他又如法炮製，獲得arokari（姓風），teorin（姓鍾），amaousha（姓士）rumoete（姓高），taenbajai（姓蟹），rokiroku（姓錢）和tacnbajaen（姓夏）等人。可是，再接下去就不靈了，悉數失敗，又過不久，buronopoi在森林裡走來走去的時候，赫然發現地上有芋頭皮散落著。知道附近一定有人，於是四方尋找，果然發現了一個男人，所以也就把他帶回去，讓他同居一地，並此姓「狐」，至此我賽夏的基礎已成。

回顧文獻發現，各區域及姓氏的賽夏族人有著不同的起源神話故事，因此雜揉了對「故土」的記憶，但也為祖先遷移的歷程畫出了大致的輪廓。依據各姓氏長老口述「賽夏族」遷移的路線，會發現許多氏族認知的遷移路徑並不一致；有的說是從後龍海邊來到南庄及五峰的山上。同時賽夏族與許多民族具有相似的洪水神話，指出了賽夏起源於高山，亦有謂大霸尖山或有指加里山。另外，以史學之觀點，亦舉證提出同姓氏不同家族之遷移史，造成同姓氏對同一祭典認知之不同。因而，也創造出了不同內涵的祭典。使得本調查更加複雜及更富挑戰性。

三、祈天祭(oema'waz ka ka'waz)⁴

(一)祭儀介紹

除了著名的paSta'ay(矮靈祭)外，賽夏族另一個全族性祭典是oemawaz ka kawaS(族人較常使用a'owaz稱祈天祭，以下行文使用a'owaz)，a'owaz每年隨paSta'ay的舉行與否間隔舉行大祭，若當年舉行paSta'ay則舉行小祭，若無舉行paSta'ay則舉行大祭，大祭祭期三天，小祭祭期則只有一天。不論大、小祭，祭典的主祭皆為潘姓。此處所謂潘姓主祭，範圍較Sawan氏族要小得多，僅限於目前居住在南庄鄉蓬萊村的潘姓家族。現在主祭人選的產生是由romhaep（竹占儀式）決定。a'owaz在早期分別為四種祭典，分別是稱為祈晴祭、祈雨祭、祈鎮風和祈驅疫，祭典內容會隨著目的而不同：

kapa'azaw（祈晴祭）：久雨連綿時，向蒼天祈求天晴的儀式。由各姓氏派一位代表攜帶糯米、小米、豬肉、五至十粒貝珠和護身的山刀參

⁴ 潘秋榮 2018 苗栗縣政府《paSta' ay(矮靈祭)與a' owaz(祈天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加。參加者至主祭家搗製米糕，將米糕、肉和貝珠拿到祈晴祭地點，獻給habon。獻祭後返回主祭家途中不可回頭觀看，否則祈禱不會生效，也不能使用酒作為祭品，因酒與水有關。

kapa'oral (祈雨祭)：和kapa'azaw略同。舉行時部落在祭禮前日和當日休息兩天不得工作，於此期間不可與異族人來往。此外，求雨時不可吃竹筍。

kapa'let ka ba:i'(祈鎮風)：風災時祈求風止，主要在颱風強烈時，以箭射向風頭用以鎮風勢。射手由hantew (坑頭社)的潘姓家族世襲，使用的弓則由karawa'an (獅頭驛社)的風姓製作。為了避免被風破壞，射手射箭時會緊閉自家門窗，從屋內將箭射出。

kapa:ra (祈驅疫)：傳染病流行時用以祈求抑制疾病傳入社內的祭典。會在河的下游搭一棚架，除中央一小部分外，其他地方以橘子樹隔開；祭儀前一天，眾人一起至河流較為狹窄處堵塞河流（南庄烏蛇附近）。主祭還會在自家住宅四周撒下已搓碎的橘子葉和小米，以防感染。

依目前大祭的潘金旺主祭的口述可知，過去賽夏族的祈晴、求雨祭典各姓氏都會舉行，而放置祭典象徵物的木盒是由各姓氏輪流保管，然而賽夏族仍在苗栗後龍地區時，發生了巨變（指對抗鄭成功政權一事），威脅到賽夏族的生存，族人商議各姓氏分別避難，待來日全族團聚後，再將儀式恢復舉行。當時tatini正好輪到潘姓保管，因此之後僅有潘姓族人仍舉行儀式不輟，以致後來賽夏族族人陸續取得聯繫後，將有關祈晴求雨的儀式交由潘姓專任主祭，一直到現在。

賽夏族祈晴、求雨、鎮風、驅疫等祭典均由潘姓擔任主祭，過去的文獻紀錄顯示上述祭典是分別舉行，鎮風祭近年來以風家逐漸儀式復振中，另三種祭典也已合而為一。祈晴、求雨及驅疫三儀式合併舉行後稱為a'owaz (祈天祭)，賽夏族語意為「雨神」，早年亦稱omwaz kakawaS，kakawaS賽夏族語意為「天」，即祈求上天下雨或不下雨之意，換言之，就是祈求天候變化的祭典。

a'owaz的舉行日期是以農曆元旦以後，農事已經播種的時機為準，過去舉行日期曾訂於農曆二月十五左右，亦即農作物發出新芽時，但現今目前祭典多固定於農曆三月份舉行，以三月十五日為基準。不論大、小祭，祭典的主祭都是潘姓。此處所謂潘姓主祭，範圍較Sawan氏族要小得多，僅限於目前居住在南庄鄉蓬萊村的潘姓家族，主祭人選的產生是由romhaep (竹占儀式) 決定的。

1. 祈天祭大祭儀式

(1) 期日：

在祭典前一個星期左右，大祭之主祭及祭團長老們先行會商決定祈天祭舉行之日期，大祭為期三天。

(2) 祭前儀節：

祭典前一天中午，章姓長老會同潘姓長老至主祭家中，向主祭提出發起舉行祭典之要求，並討論此次祭典各個儀式進行之細節。下午則進行romhaep（竹占儀式）選出本次祭典的nohomabes（意為捧供品之人，其在祈天祭地位僅次於主祭）。由章姓長老向占卜師敬酒，給予紅包，並說明此次romhaep之目的與意義，接著眾人依序向占卜師敬酒，之後長老們依序將符合資格的潘姓男子姓名列出，再由占卜師進行romhaep並選出兩位nohomabes。

(3) 祭典第一天：

當日上午主祭、賽夏族各姓氏長老以及族人齊聚於中港溪的東河溪、蓬萊溪匯流處舉行'a'iyalahoe:（河邊會談），此會議目的在於檢討上次祭典的缺失、經費運用及本次祭典之注意事項等，通常會討論至近午餐時分，第一天結束。

(4) 祭典第二天：

當日上午在祭場進行殺豬儀式，豬隻由祭團的年輕男子成員負責殺豬、預製祭祀用之竹杯與竹籤，媳婦負責豬肉之清潔與烹煮，除豬肉外也蒸煮中午食用之糯米飯。

前述工作準備好後，就開始祭祀tatini（祖靈），由各姓氏長老代表族人致祭，長老們左手持裝滿酒之竹杯，右手持肉串，面向東方，立於祭場大樹前（樹旁之地已事先除草整平），參與之族人分列於後，由各姓氏長老輪流致禱詞，希望tatini能保佑今年風調雨順、農作物豐收。長老致詞後將竹杯及肉串插於大樹前地上，再致禱詞，最後再行禮結束儀式。接著開始午餐，食物為糯米飯和豬肉（當日所殺之豬，另留半隻於隔天使用），在場者不論是否為賽夏族族人均可一起進食，第二天結束。

(5) 祭典第三天：

當日早上族人抵達祭場後，每人（戶）繳交購買糯米的費用，祭屋（屋內供奉tatini）旁的廚房則由祭團之媳婦蒸煮糯米，除了族人外，嚴禁非族人進入祭屋，主祭則會在祭屋內之火塘旁主持sisinamolr（告解）儀式。之後由本次祭典選出的兩位nohomabes將預先訂購的

一袋tata'（小米）取出，加入上次祈天祭留下的一束tata'，而後將所有tata'置於方形之木製鐵絲框架中，懸吊於火塘上方烤熟。

中午時，待廚房蒸煮之糯米已熟，祭團男子將糯米揉成一粒粒約橘子般大的飯糰，置於數個米籩中，殺豬儀式未接觸豬肉的祭團媳婦亦可一起揉飯糰。飯糰做好後，將所有人集中於祭場，門窗緊閉，由祭團男子兩人一組端著米籩發放糯米糰，此即為當日午餐，不論是否為族人皆可食用，但用餐過程絕對不能喝水或飲料，也不能到戶外去，孕婦則絕對不可吃飯糰。

大約下午三時，祭屋內之tata'烤熟時，其中一位nohomabes將其中一小束tata'放入上午拿出之小米袋中，此一束tata'可用於久旱不雨而舉行的臨時祭典。之後兩位nohomabes將其餘烤熟的tata'移至一大米籩中，二人將鞋脫去以腳踩tata'脫穗，過程中祭屋開放，族人皆可去摸二人之肩臂，尤其是從未參加祭典者，此即talsapal（拍肩儀式）。接著由祭團媳婦將小米踩脫於穗，之後將米白推至祭屋火塘旁，將已脫穗之tata'置其內，先由兩位nohomabes象徵性舂之，而此時再度開放族人行talsapal，之後由潘、錢、根姓之媳婦輪流舂米，凡欲舂米之媳婦必須先進行過talsapal，但前一日殺豬儀式接觸過豬肉者除外）。

待小米大致舂好時，廚房亦已燒好熱水等待，其中一位nohomabes持米籩將小米殼篩出，此時族人仍可進行talsapal，待小米全部舂好時，兩位nohomabes將所有小米集中於白內，由二人再象徵性持杵舂米，並進行最後一次talsapal。小米篩好後由其中一位nohomabes集中於米籩內，並以另一米籩覆蓋，與另外一位nohomabes一起攜往廚房，途中任何人皆不得碰觸此二人。小米之篩洗、蒸煮過程均由兩位nohomabes進行，木製蒸籠是由芒草為底層，防止小米流失。蒸煮過程中兩位nohomabes一起切前一日留下的豬肉，並做好獻祭之肉串。另外還要準備一個小米籩，上置七疊（兩片一疊）likal(野桐)樹葉。

傍晚時，小米蒸熟後，先由其中一位nohomabes取煮熟的小米在likal樹葉上各放少許，米籩中央放置兩串貝珠，其於小米由祭團成員揉成小飯糰。此時參與祭典者皆進入祭場內，祭團青年將小飯糰分發眾人食用，一樣不可喝水或任何飲料，孕婦則絕對不可吃飯糰。之後主祭及各姓氏長老持肉串與裝酒之竹杯，其中一位nohomabes捧著裝小米和貝珠之米籩，一起到離祭場左方一百多公尺之竹林內獻祭，其餘族人則全部留於祭場內。竹林內，長老們面向東方輪流祝禱，祈求

雨霧之神平時能藏於高山岩洞，或遠颺大海之濱，等到族人需要時再請諸神回來。祝禱完成後，長老們將肉串及竹杯插於地上，米籩中的小米和貝珠則由兩位nohomabes一起拋獻於地上，獻祭完成後回到祭場內，途中不可回頭，否則獻祭會失效。回到祭場內後，此時再分食前一天所留下的豬肉，之後門窗大開，參與者不再逗留而離開祭場返家，祭典結束。

2. 祈天祭小祭儀式

在祭典前一個星期左右，小祭之主祭暨祭團長老們先行會商決定祈天祭舉行之日期，小祭為期一天。

祭典當天：

小祭的舉行地點固定於主祭之住宅，當日上午族人陸續抵達祭場，因同年為paSta'ay（矮靈祭）舉辦年，因此paSta'ay相關姓氏（例如朱姓、風姓等）參與較少，但以地域而言，南庄鄉、五峰鄉和獅潭鄉均有族人參與。族人到場後，每人（戶）繳交購買糯米的費用，繳費後由潘姓青年至南庄購買糯米和豬肉，隨後由潘家媳婦處理。

各姓氏長老則在主祭住宅展開會談，目的在於檢討上次祭典的缺失、經費運用及本次祭典之注意事項等。會談結束後，小祭之主祭偕同大祭之主祭和各姓氏長老至住宅左邊之祭屋，進行romhaep（竹占儀式）選出本次祭典的nohomabes。由章姓長老向占卜師敬酒，給予紅包並說明此次romhaep之目的與意義，接著眾人依序向占卜師敬酒，之後長老們依序將符合資格的潘姓男子姓名列出，再由占卜師進行romhaep並選出一位nohomabes。

中午時分，眾人聚於屋內，開始分食糯米糰，不可喝水或任何飲料，亦不可外出。之後主祭與nohomabes兩人至祭屋將早上買回的一袋小米取出一束保留下次祭典備用，並將上次祭典留下的一束小米混入，並掛在火塘上方烘烤。在兩人接觸小米時，族人可進行talsapal（拍肩儀式）。

待小米烤乾時，主祭和nohomabes兩人以腳踩小米脫穗，此時族人可再進行talsapal。當小米全部集中於米臼內預備舂打時，由主祭和nohomabes兩人先以杵象徵性舂米，待族人進行talsapal後，便由祭團媳婦接手。小米舂好後，由nohomabes以一小米籩盛裝，再以另一米籩覆蓋攜往廚房，主祭則淘米、煮米，繼而準備獻祭之肉串及盛滿酒之竹

杯，nohomabes則將煮熟之豬肉切塊備用。另外還要準備一個小米籩，上置七疊（兩片一疊）之likal(野桐)樹葉。

待小米蒸熟後，主祭先取少許小米放置於likal樹葉上，樹葉則至於小米籩作環狀排列，米籩中央放置兩串貝珠。其他蒸熟之小米由祭團男子揉成小飯糰，此時參與祭典者皆進入屋內，祭團男子將小飯糰分發眾人食用，一樣不可喝水或任何飲料，孕婦則絕對不可吃飯糰。

傍晚時，開始進行homabes（祭告祖靈）儀式，由主祭持肉串與裝酒之竹杯，nohomabes捧著裝小米和貝珠之米籩次之，各姓氏長老及族人在後，走向主祭住宅後方一百多公尺之祭場，其餘族人則留於門窗緊閉的屋內。獻祭眾人面向東方就定位後，由長老們向tatini（祖靈）祝禱，禱詞與大祭時相同。長老祝禱後，主祭將肉串和酒插於地，米籩中的小米和貝珠則由nohomabes拋獻於地上，儀式完成後眾人不可回頭快步返回主祭住宅，所有參與者於屋內分食豬肉，之後門窗大開，參與者不再逗留而離開祭場返家，祭典結束。

3. 祈天祭的儀式分析

(1) 祈天祭的tatini

祈天祭在行homabes（獻祭、告祖）時，各姓氏長老均呼喚baki' kalih及baki' taboh兩位先祖，請兩位先祖將禱詞內容及期望上呈掌管天候的神靈；而主祭則多半不發表禱詞，最多表示“大家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為何會有以上的情形，根據主要報導人潘金旺說明，過去舉行祈天祭儀式時，主祭即很少發言，有時甚至會出現流淚不語的情形。在現今的祭典中，有部份長老或年輕族人對主祭在homabes時不語的舉動提出質疑，但潘金旺認為傳統即已如此，並沒有改變的必要。由此，可進一步討論在祭典中主祭的角色以及賽夏族神靈觀中tatini的觀念。

賽夏族人的觀念裡，habon也有善惡的分別，善靈叫做ima kayzah habon是在家中病死善終者，惡靈叫做ima awhay habon，是指被獵首、蛇咬或是意外橫死的人。善靈會常與人在一起，庇護人們，平時祂是住在地下，在祖靈祭（paSbaki'）時，就會有許多habon回到子孫家，所以在祖靈祭時habon都會一起回來與子孫團聚。原則上賽夏族人是以過世祖父（ka baki'）以上的祖先為paSbaki'等祭儀祭祀的對象，統稱為祖靈tatini habon（小島由道1917：27-28，古野清人1945：333-334）。

賽夏族人稱上了年紀（一般為五十歲以上或具祖父母身份）的族人為tatini，對已死亡老人之魂habon或本族各祭典所奉祀之神靈亦稱

tatini。在稱謂上，賽夏族稱祖父或與祖父同輩的男性為baki'（岳父也稱baki'），稱祖母或與祖母同輩的女性為koko（岳母也稱koko）；上述稱過世長輩為tatini的習慣反映在神靈稱謂時，一般在男性tatini名諱之前會冠上baki'的稱謂，如稱賽夏族神龍祭之靈蛇為baki' Soro:，而女性tatini則冠上koko，如稱祈天祭奉祀之女神雷女為koko wa:an。因此以稱謂來看，賽夏族呈現出生者與死者，凡間與靈界共同使用同一稱謂的現象。tatini在賽夏語中是長者、老人家的意思，所以在賽夏社會裡，tatini除了稱呼家族中的長輩與老人之外，主要是稱呼祖靈或賽夏族神靈，如不知神靈的正式稱謂，則一概以tatini稱之。所以老人家（不論是賽夏語tatini或漢語“老人家”的意涵）在賽夏族人的觀念裡是具有多重意義的。

由tatini一詞在賽夏社會使用的習慣與範圍來看，生者的長輩尊稱為tatini，死後也稱tatini，在子孫尚能記憶祖先名諱的範圍內，敘述其事蹟時還可在其名諱前冠上baki'或koko的稱謂；但一般來看，賽夏族人對祖先名諱的記憶大多是上溯兩代，至多三、四代，再上推就一概以tatini稱呼。以人的生命歷程而言，出生後便具有生靈'azem，做夢是'azem離開身體漫遊，死亡時azem變成habon，也就是由生靈變成死靈。人死後之靈既為habon，但其人間的身份（tatini）並未消失，依然為在世之人認可。又以年齡及輩份來說，人到了五十歲以上，就可被尊稱為tatini，如已升格為祖父母，那麼孫輩稱呼他們時就會在名字前冠上baki'或koko的稱謂。因此，賽夏族的老人兼有兩種稱謂（tatini，baki'或koko），不但伴隨至死，並且在死後也被子孫繼續以同樣的稱謂記憶或呼喚。至於在神界與靈界的超自然神靈，賽夏人都賦予和人類一樣的稱呼，也就是tatini。換言之，tatini這個稱謂的使用範圍，是適用於天界（神）、人界（老人）以及靈界（死靈）三界的。

祈天祭儀式進行時，主祭在各個儀式場景扮演的角色並非全然一貫，甚至可說是多重的。賽夏族的各種祭典裡，在進行儀式前總會先舉行長老會談（haehae'ong），但身為主祭者在會談中大多數時間均在傾聽各姓長老的發言，本身很少發表意見，大都僅做簡單的結論。其發言大意為：「你們剛才討論的事情就這樣辦，我沒有意見」。前文提到homabes（告祖）時，主祭也是同樣少言。這種情況似乎很容易引起困惑，連經常參與祭典的族人也未必能深入其間，瞭解其中意涵。

賽夏族人深信祭典舉行期間，tatini會來到現場，並且參與各項儀式，其參與的方式就是化身為族人之一，這位化身自然就是以主祭為最

適當人選。換言之，祈天祭的tatini在祭典期間與主祭的身影，二者是合而為一的。更具體的說，祈天祭的祭祀神靈koko wa:en（雷女）在祈天祭期間藉由主祭的形體，以「人」的面貌參與各項儀式。胡台麗在〈賽夏矮人祭歌舞祭儀的「疊影」現象〉一文中提到賽夏北群矮人祭朱家主祭baonay a kalih與矮人koko ta'ay二者影像重疊，也就是說，矮人祭的祭期當中，朱姓主祭的角色除了是主導儀式進行的領導人之外，同時也是矮人的化身，這樣的現象稱為疊影現象（superimposed images）（胡台麗1995：24）。如果以疊影的觀念說明祈天祭主祭與雷女（koko wa:en）的關係時，矮人祭與祈天祭兩個祭典的tatini觀念可謂頗為一致。再以此觀念來看祈天祭的homabes（告祖、獻祭）儀式，各姓長老致祈禱詞時只呼喚前兩代的主祭（soyal的兩個兒子kalih和taboh），這樣的情形予人感覺祭典的性質與祭祀對象似乎存在著差異；再以一例來說明主祭與雷女（wa:en）的關係，祈天祭大祭期的第三天（最後一天）都在大浦祭場活動，上午儀式開始前先進行長老會談，大多數族人聚在祭場活動中心聆聽長老們發言，此時的主祭卻不時的離開活動中心，進入供奉tatini的小屋內接受族人請求施行si-sinamol儀式；這是族人如有家庭失和、意見不一的情形，可以拿siloe（貝珠）、酒或少量的金錢請求主祭予以化解。在此時空當中，主祭的角色是tatini的化身，也就是koko wa:en的化身。當族人向主祭秉告因何事而來時，主祭是以tatini的身份傾聽及回答族人的發言，據筆者於1997年大祭所觀察的兩個例子來看，主祭的回答仍然非常簡要，直接翻譯之意為：「你（們）說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你（們）回去後就會平安無事」。這樣直接以第一人稱語法來面對族人的情形，再次呈現主祭與雷女（koko wa:en）二者合而為一的現象。胡台麗教授也提到paSta'ay北祭團朱姓主祭的談話：「我就是koko ta'ay，我吃東西就是koko ta'ay在吃東西」（胡台麗1995：55）。paSta'ay也顯現矮人（ta'ay）與主祭影像的疊合，祈天祭主祭與tatini的關係並非特殊現象，因此，以賽夏人對tatini的概念，加上主祭與神靈的疊影關係，便能進一步瞭解賽夏族傳統信仰中“主祭”的角色。

當tatini的概念逐漸清晰，便可回頭討論祈天祭祭祀的主神，雷女（wa:en）下凡神話，可作為祈天祭祭典的神話源頭，也就是說，koko wa:en是'aowaz（祈天祭）的tatini。在這則神話當中，雷神將小米種子傳給賽夏人，雷女又具有在田裡工作的高效率神力，也讓失明的公公重見光明，象徵雷神家族精於農耕，也有醫療的神力。祈天祭的祭典性質本就是包含祈晴、求雨（農耕）及驅疫等功能，因此，具有農耕

及醫療神力的雷女，代表天界下凡後，自然成為相關祭典的tatini。以往的文獻中並未將雷女的形象與祈天祭作相關的連結，直至1995年胡台麗教授分析矮人祭祭歌歌詞時，才注意到waLowaLon (wa:en) 這女神，以及她在賽夏族傳統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矮人祭歌詞詞意深奧，族人的理解各有不同，因而對於歌詞的解釋也未有一致的定論與看法。有人認為koko waLowaLon指的是ta'ay，也有族人認為她是paSta'ay由來傳說中遭ta'ay玷污的賽夏婦女（胡台麗1995：12-13）。而一位北群的朱姓婦女maya a taboh則直指waLowaLon是雷神：

waLowaLon是雷（biwa）下降人間，成為賽夏人的媳婦。她的原名是yuaw，而waLowaLon是她的賽夏名，是朱姓為她取的名字。賽夏族人也稱她為koko yuaw。小米（tata）是koko yuaw帶給人間的糧食，她將採收的葫蘆瓜剖開，裡面就是小米。Koko yuaw在世時小米收穫很豐盛，旱稻（pazay）則是矮人koko taai叫老鼠到石壁中偷旱稻種子，被朱姓祖先baki aro發現，拿來播種，人間才生產稻米，以前皆為小米（胡台麗1995：13）。

maya a taboh對於waLowaLon身份的看法與雷女下凡神話情節大同小異，顯示賽夏族人對雷女及雷女下凡的神話，在認知上已趨於固定，筆者在田野訪談中得到的訊息也大都傾向waLowaLon (wa:en) 就是雷女的說法。由於小米是由雷女攜來種子，教導賽夏族人種植，所以在祈天祭的儀式過程裡，小米一直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下文中將深入討論小米的地位及其象徵。雷女為雷神之女，本身亦屬天界之神靈，是天界派往凡間的代表，其與天界溝通的管道與能力自然就被賽夏族人賦予最大期望。當祈天祭的告祖儀式進行時，各姓長老的祈禱詞是傳達給化身為主祭形貌的雷女（koko wa:en），當主祭發言說：「你們的話我都已經聽到了」，即象徵雷女已允諾將族人的祈禱與請求帶返天界，請掌管天候變化的眾神能滿足賽夏族人的期望。

雷女由天界下凡嫁給賽夏族人，同時還帶來主作物小米及農耕之法，但賽夏族人卻逼其觸犯禁忌（摸鍋），使其變成芭蕉消失於凡間，雷女自然充滿了怨懟，五峰paSta'ay祭歌的第六首hiyowaro及第七首waLowaLon就是雷女消失後發出的怨嘆之詞（胡台麗1995：10-15）。同樣的情節與後果也可適用在另一祭典paSta'ay上，賽夏族人甚至消滅了帶來陸稻文化的taai，祭歌似乎透露出賽夏族人總是對帶來新農業文

化的外來者（天界、異族）恩將仇報，而後又以祭典奉祀，作為之間充滿了矛盾與衝突的性格。再看雷女在paSta'ay儀式中的地位，南庄向天湖祭場是在行kistomal儀節時，在午夜十二時唱祭歌waLowaLon，當時不論進行任何動作，族人都必須停下，面對東方肅立而唱，這是整個paSta'ay儀式中相當特殊的情形。據報導人的說法是，koko waLowaLon在kistomal時也會來參與，因為koko waLowaLon是賽夏族最大的神，所以包括ta'ay與族人都必須肅立迎接她的到來。

觀察雷女在賽夏族傳統信仰中所居的地位，還可從潘姓參與矮靈祭儀式來看，就參與的層面而言，潘（Sawan）姓與賽夏族其他姓氏一樣，對矮靈祭的各項儀式必定參與，唯有paksaw（薦晚餐）儀式潘姓氏族不必參與或舉行。族人對此現象認為薦晚餐儀式是各姓族人祭拜ta'ay，由於koko wa:en的地位比ta'ay高，所以供奉koko wa:en的Sawan氏族也就不必行薦晚餐儀式。本文主要報導人主祭潘金旺從神靈威力的角度提出另一種說法：「潘家在paSta'ay的paksau時是必參加的，因為以前ta'ay也有控制天氣的儀式，有一次ta'ay施法後仍然無法止住風雨；經過Sawan的人施法後風雨就停止了，ta'ay認為這方面的法力Sawan比較強，應該和ta'ay平起平坐，所以pakSao:不必參加」。綜上所述，雷女的角色不論祭歌的詮釋，Sawan氏族在paSta'ay祭典裡的特殊地位，以及報導人對於神力大小的看法等角度，在在都說明雷女在賽夏族傳統信仰中的地位。

從以上討論可歸結賽夏族的神靈觀是以habon及tatini為主軸。臺灣原住民諸族普遍具有的「靈」觀念，在賽夏族稱為habon，與泰雅族的utux或rutux觀念接近，具有「祖靈」的意涵（增田福太郎1958 余萬居譯：36，陳春欽1968：91）。本節所討論的habon，確與utux性質相近，如以祖靈意涵而言，賽夏族以亡祖父以上的祖先為祖靈祭（paSbaki'）的祭祀對象，統稱為tatini habon（小島由道1917：27-28，古野清人1945：333-334，增田福太郎1958 余萬居譯：137）。簡而言之，habon兼具鬼靈與祖靈的意義（鄭依憶1987：27）。至於tatini的觀念則較habon複雜，其涵蓋範圍亦較廣，以前文敘述分析，tatini的概念與稱呼適用於天界（神）、人界（老人）、靈界（鬼靈）。過去學者研究，認為賽夏語的神（semiang）是客家語sinmin（神明）的借詞（陳春欽1968：94，鄭依憶1987：28），並無「神」的觀念存在，似乎忽略tatini概念於賽夏社會運用的廣泛，tatini不但用以稱呼鬼靈與祖靈，也稱呼賽夏族傳統信仰中祭祀的超自然存在，如ta'ay（矮人）、

wa:en (雷女)、Soro: (靈蛇) 等。本節有關賽夏族tatini觀念的討論，呈現tatini一詞使用的廣泛及多重性。其中傳統祭典的祭祀對象不能全然以habon的觀念視之，如神話中的雷女是由天界派往人間的「神」，並非凡間死亡之靈，而創造山川大地的oppehnaboon也是至上的「神」，與鬼靈或祖靈在性質與觀念上兩者是存在著相當差異。換言之，以tatini涵蓋的範圍來看，賽夏族除了鬼靈與祖靈觀念外，實際上並不能排除具有「神」的觀念。

(2) 祈天祭的儀式空間

本文所稱「空間」，是指祈天祭各項儀式舉行之地點，分為室內、室外及大祭、小祭的空間，本節將分別予以討論：

根據文獻記載，祈天祭大祭之第一日是在烏蛇 (bu:sia) 附近，阻擋中港溪河水，以及上山採柚 (葉) 子 (古野清人1945:359, 陳春欽1968:105)。烏蛇的詳細地點已不易查考，大約是在現今南庄國中至田美 (尾) 之中港溪河段，以往舉行祭典時禁止漢人進入南庄，違者將被罰豬一頭，由此可見當時賽夏族之強勢，也顯示當時之南庄居民應以賽夏族人為主體。如前述之判斷正確，則記錄此儀式之年代應在南庄事件 (1902) 之前，換言之，距離現在約120年左右的南庄，仍屬賽夏族人控制之地域。而現今已無阻擋河水、採柚子等文獻記載的儀式了，更不見罰豬之強勢作為，可見經由儀式及空間之變遷，對百年來賽夏族在南庄的勢力消長做了清楚的佐證。如依賽夏族傳說及民族關係之角度來看，驅疫祭之變遷正與賽夏族之民族命運相隨。

堵住中港溪河水並上山採柚 (葉) 子是舉行驅疫祭 (omogyo)，本祭典因原有儀式空間退讓，祭典竟隨之消失，而賽夏族其他祭典卻大多繼續運作，會產生如此步調不一的現象，筆者認為應由驅疫祭的性質及民族關係兩個方向探討。賽夏族傳說歷史及遷移過程部份曾談到明鄭時期賽夏族與鄭軍對抗的傳說，賽夏族戰敗的原因為敵方在飲水中下毒，致使全軍覆沒，造成賽夏族勢力一蹶不振。驅疫祭的儀式具有對應此則傳說的性質，堵住河水、柚葉插在房屋四周，象徵防毒驅疫。同時也以祭典儀式的舉行，延續賽夏族民族歷史的記憶。再看罰豬風俗，除了象徵賽夏族對南庄的控制力外，也是賽夏族對異族懷有戒心、不信任的具體呈現。早期賽夏族尚可絕對控制一定地域 (南庄) 時，儀式的進行與掌控較無阻礙；時至今日，南庄已成為各族群混居之地，賽夏族力量亦已日漸衰微，實已無力在行這個需要強大力

量及絕對控制力的祭典儀式，因此，驅疫祭的代表性儀式已不施於今日。

現今祈天祭大祭正式祭典前一天，章姓長老偕同主祭以及祭團成員齊赴本族女巫師處請其施行竹占（romhaep），以選出本次祭典的no-homabos（祭典最後獻祭供品者），地點視施術者住居而定，此次在小東河。在認知上，當占卜施行時，祈天祭之tatini（雷女）已來到現場，藉由竹占方式指點no-homabos人選的產生。

祭典第一天為'a'iyalaiho:（會談），儀式地點在南庄中港溪支流南河東岸，就如paSta'ay會談儀式，各姓氏長老及族人聚集在河邊討論祭典相關事宜，其實地地點則位於中港溪另一支流東河岸邊。這兩項祭典會談儀式的空間場域分別位於中港溪源頭的兩條溪流邊，而兩項祭典的氏族祭團則居住在東河、南河流域；空間位置的分佈象徵paSta'ay及祈天祭兩個全族性祭典的位階，在賽夏族人的認知上是等同的，換句話說，祈天祭不論在祭典的性質與族人的參與面，其重要性和paSta'ay一樣，都是超越血緣與地緣的全族性祭典。

祭典第二天舉行殺豬儀式，地點在中港溪支流南河邊苗124線公路34k上庄附近，殺豬後有獻祭儀式，祭場位於河邊一棵大樹旁，獻祭時眾人面向東方立於樹前，儀式完成時將肉串及竹杯插於樹前。豬隻則直接抬至水邊，由潘姓男子合作宰殺，豬血則毫不保留的全部付諸流水。潘姓媳婦待豬隻切塊後，在上游不遠處洗淨豬肉並且烹煮，沾過豬血的溪水族人不可碰觸。本祭典前兩天之儀式空間都位於溪水邊（前文也提到驅疫祭也需堵住河水），與「水」的關係密切，「雨水」與萬物滋長的象徵非常明顯。

大祭祭典第三天（小祭之單日祭期），儀式在大湳（小祭在蓬萊）祭場（屋）內、外舉行，在1997年之前，祭屋是以主祭的住宅作為祭屋（現今之小祭即是），目前以另建專用祭場，同時也專建一小屋供奉tatini，旁邊為廚房，另有一棟近三十坪之活動中心，所有房屋均為座北朝南方位。homabos之地點則位於祭場西方約五十多公尺之竹林中。供奉tatini之小屋是最具神聖性之空間，除祭團成員及各姓氏長老外，其餘族人或非賽夏族人均不得入內。屋內陳設簡單，在長方形（約三、四坪）空間中央有一火塘，這是過去賽夏族傳統民居裡固定的陳設；面向東的牆上設置一供台，高度近三公尺，用以放置圖騰箱，供台下方懸掛一串生小米以備臨時性祭典之用。供奉tatini的祭屋是祈天祭最具神聖性與禁忌的空間，與小米有關的儀式大都在此舉行，如

小米自賽夏族各居地背回後（現今已改為委託購買）於今日上午懸掛於火塘上方烤乾，而後將小米穗踩落，由潘氏祭團媳婦舂小米，到tasalba（摸背、傳接）儀式；另外主祭也在此屋內為族人行SinSinamol儀式。祭屋旁為廚房，是蒸煮糯米、小米以及處理豬肉的場所，小米在蒸熟揉成飯糰之前，僅no-komabos（捧供品獻祭者，大祭二人，小祭一人）可以觸摸及處理，糯米及小米蒸熟後，由祭團之年輕男子揉成圓形飯糰，而後以米籩盛裝送至大廳分送參與者（非賽夏族人亦可）食用，不論分食糯米或小米糰，過程中各屋門窗都必須緊閉，直到分食完畢，過程中也絕對不可飲用任何流質（包括水及酒）。最後獻祭儀式是在太陽下山後由主祭帶領各姓氏長老及捧供品者，由廚房出發往獻祭處出發，其餘族人則一律留於緊閉門窗之屋內，直到獻祭族人回屋內，在分時豬肉及糯米糰後，門窗打開，所有參與祭典之族人必須趕回住所，不可再停留。過去舉行獻祭儀式時，男子每人攜刀一把，以防止鬼靈侵犯，女子則一律留於屋內（陳春欽1968：105）。不過現今儀式男子已不帶刀；從獻祭處回祭屋時，所有成員不可回顧，否則會使獻祭的目的失效。

祈天祭最後一日的儀式都在主祭家屋（大祭祭屋1997年雖已改建，但建地為主祭老屋拆建）或祭屋附近舉行，與前二天不同的是，儀式過程禁止接觸與「水」有關事物，處理小米也大都在祭屋內的火塘旁，而火塘之火是長燃不熄的，在在顯示「祈晴」的象徵。分食飯糰及獻祭時緊閉祭場房屋門窗則象徵驅疫，以防止病菌侵入，賽夏族人認為傳染病不是habon作怪，而是風（古野清人1945：360）；而緊閉門窗亦包括鎮風、避風的象徵意義。

(3)祈天祭儀式的「物」

A.paSazo'

祈天祭祭屋內供台上放置的木盒內裝的象徵物稱為paSazo'，是本祭典的象徵，也是祈天祭司祭權的象徵，近十數年祈天祭主祭人選曾數度更迭，原因各有不同，但其司祭權是否得到族人認同的關鍵乃在於是否供奉tatini，也就是取決於象徵物是否由其「保管」。究竟paSazo'為何物，又如何轉而成為祈天祭象徵物，是值得探究的現象。盛裝象徵物的木盒平日不輕易示人，潘家祭團成員能親見者已屬少數，更遑論一般族人。1997年祈天祭大祭因祭屋改建，平日固定置於祭屋內的木盒因而必須移動，在移動過程中筆者方能首次

觀察到此盒。那麼，木盒內所裝何物？本文主要報導人潘金旺說，他本人打開木盒的次數也不多，木盒內除了些許貝珠（Siloe'）外，尚有少許人類頭髮及指甲（胡家瑜1996：85）。而賽夏族為何以頭髮及指甲作為祈天祭象徵物的原因已無法自田野訪談中得知，但如以賽夏族傳統喪葬習俗配合前文所討論的tatini觀念，或可解釋此一現象。賽夏族人病危時，家人將其由床上移至廳堂等待斷氣，如此人為祖父，則在斷氣前其子孫會將其頭髮剪下，分予子孫；再剪下其右手大姆指之指甲插入長孫右手大姆指縫中，象徵健康、好運與能力的傳承。如以此傳統習俗來看，賽夏人認為指甲具有傳承能力（或靈力）的功能，因此，木盒中放置的頭髮與指甲應為祈天祭過去曾任主祭者之遺物，以亡祖父為tatini的觀念來看，木盒內之頭髮、指甲的主人應不出kalih a soyal及taboh a soyal兩位或更上一輩的soyal。以指甲傳承本身能力給子孫的觀念來看木盒內的paSazo'，應為過去主祭將其能力或靈力藉由傳統習俗的方式傳接給下一任主祭，換言之，接任主祭者由供奉象徵物承接主祭應具備的能力。paSazo'也象徵tatini，不論是輩份上的tatini（老者、祖父）或神靈界的tatini（與主祭疊影的雷女），由此也衍生了paSazo'的重要性，何人供奉祈天祭象徵物，即承接上代主祭能力，也可享有司祭權。

B. 貝珠（Siloe'）

paSazo'除了頭髮與指甲外，貝珠串（Siloe'）與祈天祭的關係更形緊密，祈天祭最重要的獻祭場合需以貝珠串獻祭，SinSinamol（告解）時也需奉獻珠串，同時在上文中提到的paSazo'除了頭髮與指甲外，數量最多的就是貝珠串，因此貝珠在賽夏族社會的功能已有自早期交易貨幣日漸轉化成傳統宗教儀式象徵的現象（胡家瑜1996：83）。事實上，貝珠在賽夏族傳統信仰的使用範圍是超越祈天祭而擴及其他祭典的，paSta'ay儀式中也見到多次使用貝珠的場合。同一祖靈祭祭團成員如分家另創新祭團時，有互贈珠串儀式（古野清人1945：416）。而在靈蛇祭、竹占及生命禮儀中也都有使用貝珠的情形。除此之外，貝珠亦兼具裝飾、計量價值功能（胡家瑜1996：86），由此可見貝珠或貝珠串在賽夏族社會的應用層面是相當廣的，以現今各項祭典與貝珠的關係來看，仍以祈天祭最為密切，兩者關係之密切，甚至已提昇至祭典象徵的地位。

賽夏族社會使用的貝珠其來源已無法自田野訪談中得知，加上貝珠的貨幣功能早已消失，一般家庭所藏甚少，因此益增貝珠的神

密性，平日並不輕易示人，對於其製作方式、規格大小等多半不甚了了。貝珠的使用與流通在台灣原住民社會並非賽夏族所獨有，形式相仿的貝珠也見諸泰雅族、布農族、鄒族、排灣族及阿美族等（張光直1955：55）。除阿美族尚存曾經製作貝珠之文獻外，其他民族之貝珠應是與漢族商人交換而來（張光直1955：55-57）。貝珠的材質與原料有不同的說法，有認為是子安貝者，也有學者認為是碑磔貝。因子安貝殼太薄，並不適合琢磨穿鑿，所以貝珠的原料以碑磔貝較為可能。據筆者實地觀察，貝珠之造形為中間穿孔之圓管，直徑約0.3公分，長（高）約0.2公分，大小與米粒相差不多，目前所見者仍以白色居多，有時雜以黑環，也有已泛黃的貝珠，通常以十粒左右穿成一串。時至今日，貝珠的交易功能早已消失，但在賽夏社會的傳統信仰儀式中的運用卻日漸重要，尤以祈天祭為甚，張光直認為貝珠文化在台灣似無代表超自然力或精靈的痕跡，賽夏族的祈晴祭是唯一在宗教上使用的例子（張光直1955：65）。不過在前文中也提到paSta'ay也有以貝珠獻祭的情形，只是在祈天祭較被強調而突顯其與祭典的關係。而貝珠在賽夏族神話中的角色似乎不限於貨幣及宗教獻祭，呈現其多元面貌：

一名叫boataen的少年，一日趁雙親不在家，私取一枚珠裙放入井中攪攪，井水因而混濁不能飲用，雙親見此大聲斥責少年，正揚手欲毆少年時，少年一時驚駭飛跳而起，變為鷹飛走（尹建中1994：285）。

這一則神話中的珠裙（貝珠）有異於貨幣及宗教的功能，轉而成為改變環境（飲水）的媒介，貝珠似乎存在著超自然能力，同時也暗示貝珠與水不可隨意接觸，在另一則神話中也有類似的敘述：

古時候有一少年名叫karukaran，有一天，他要求父親替他做一把弓。父親叫他去請母親做，他便去找母親，可是母親又要他去找祖母，少年無奈，只好轉而要求祖母，可是祖母也沒有答應，而是要他去告訴父親。結果沒有一個人肯替他做一把弓，karukaran忿恨不平，因而盜取家中一條珠裙爬到樹上去，將其放在樹下水池裡，一面用以攪水，一面「ko kwao, ko kwao」的叫著，池水混濁了，他也變成了老鷹（尹建中1994：286）。

第二則神話依然強調以貝珠攪動水池，將池水混濁之，可見在賽夏族人的觀念裡，貝珠具有改變環境的能力，其與祈天祭關係的緊密也就不言而喻。整體而言，貝珠在過去的研究中並未顯現代表超自然力或精靈的痕跡（張光直1955：65），但在失去貨幣功能後，近年來反而在宗教性儀式的深層信函觀念上更被突顯出來，祈天祭便是個顯著的例子（胡家瑜1996：86）。

貝珠在祈天祭的儀式性利用主要是在整個儀式行將完成的獻祭（homabos）及稍早的告解（SinSinamol）儀式中，早年學者的看法認為拋棄貝珠於山上是祈天（晴）祭儀式中一種賄賂手段（張光直1955：65）。從儀式本身來看，貝珠在祭典中確實存在著賄賂神靈的性質；以告解儀式而言，族人是因為祭典期間曾發生夫妻、家庭失和之事，或曾表示參與祭典卻未遵守諾言，深懼tatini會予以責罰，故而在祭典最後一天攜酒及貝珠向主祭提出說明，請求主祭予以化解。再以獻祭儀式來看，最後在祭屋外獻祭時，米籩裡裝有小米及貝珠，告祖後將小米及貝珠拋獻在地上。另外在臨時性祭典時（久旱或下雨不停），也是以小米及貝珠獻祭。現今由於貝珠來源早已斷絕，許多賽夏族家庭已無貝珠，因此，告解儀式所需的貝珠，就以少量的金錢代替。過去文獻曾提到祈天祭祭期中，在第三天時潘姓主祭派人至各姓收取貝珠（陳春欽1968：105），目前已無此儀式，祭期也由四天調整為三天；不再收取貝珠的原因應與貝珠來源斷絕有絕對關係，而貝珠日漸稀少也影響賽夏族人對貝珠的看法，原有的經濟交換與裝飾功能已消失，但在祭典儀式中與超自然的溝通作用及象徵意義卻日漸強化（胡家瑜1996：86）。

貝珠來源斷絕、交易方式的改變，加上台灣光復後外來宗教進入賽夏社會，傳統信仰漸受冷落，連帶使得與傳統信仰有關的事物遭到族人忽視、放棄，貝珠自然不能倖免，以致目前能夠保有得貝珠數量不多。即使家有珍藏，平日也不輕易示人；能夠見到貝珠的場合只有傳統祭典以及行竹占（romhaep）時，無形中增加貝珠的神秘性與宗教性。尤其主祭將貝珠與前文所述之頭髮、指甲一起放置在木盒裡，供奉於祭屋之中，將其與tatini視為同一地位，貝珠超越了貨幣功能，與傳統信仰作更緊密的結合，甚至成為祈天祭的祭典象徵。

C.小米（tata'）

整個祈天祭祭期中，小米與儀式過程相始終，依筆者的觀察，小米在祈天祭的地位，不論是儀式中的實質利用，或是祭典的神靈象徵，都遠較前述之貝珠等「物」重要，在祈天祭甚或整個賽夏族傳統信仰具有不可動搖的關鍵性地位。祈天祭小祭的主祭潘義福曾提到過去舉行祭典前，潘姓祭團成員會先赴各部落背回小米，而各部落也會事先將小米準備妥當，以羌皮覆蓋的小米背回後，隨即放置在祭屋中，直到祭期最後一天（小祭是祭期當日）方可取出運用。在處理小米的不同階段，如烤乾小米、脫穗、舂米、去殼及蒸煮的過程均可進行tasalba（摸背）儀式，這是求福的傳接儀式，賽夏族的新生兒經此儀式才能順利、健康的成長。而最後獻祭儀式小米也是少數祭品之一，獻祭後，祭典也將告一段落。

小米，過去是賽夏族的主食之一。小米傳入賽夏社會作為農作物應早於陸稻，有關農作物起源的神話也以小米的敘述較多，《生蕃傳說集》中記錄了兩則與小米起源相關的神話：

古人採食樹果及草葉維生，有一天來了一隻狐狸，在斷崖下拉屎，不久之後，狐屎底下竟然冒出一草，祖先們奇之，但也未加理會。草長高，結了穗，祖先們試食之，覺得其味美極。於是祖先們立即將之攜回，由所有社眾分植之，這便是現在的粟。

某人見到小鳥飛來，以小石丟擲，小鳥大驚，掉頭飛走，但是，牠喙中所含的東西掉落在地上。那人未曾見過那種東西，好奇之餘把它拾起，拿回去栽植，結果竟是美味的粟。當時，只要播下一粒粟種，就能夠有兩斗左右的收成（尹建中1994：283）。

《台灣的蕃族》一書也蒐集一則相關的神話：

最早之祖先只有男女二人，一日有一小鳥飛來岩石上頻啄而啼鳴，二人前往細看，發現有黃色穀粒，恰好岩旁有一古舊鹿角，就用它來耕多泥土之處，並拿小黃穀粒播下，不久長出芽，生出穗，得到許多穀物，試之美味可口，由此為耕作之源，其穀物即為粟（尹建中1994：283）。

以上神話透露出小米在賽夏族社會耕作的長遠歷史，也說明小米的出現是偶然發現的，較符合農業發展的實際情形，與前文敘述小米種子是雷女自葫蘆剖開而得的故事有些差異，但不論是偶然發現或天降神授，兩者都認為小米耕作自遠古以來即存在於賽夏族社

會。現今賽夏族祭典仍以小米獻祭為多，雖然目前小米已非主食，種植數量也非常少，但即使向他族購買，小米仍是獻祭時必備之物。

祈天祭使用的小米均為當季生產，新米在祭屋內放置，處理小米的第一道程序烤乾小米開始前，主祭必須在新米中取出一束，而後將其掛在供奉tatini供台的下方牆上，再將上次（兩年前）祭典掛上的小米取下混入今年的新米中一起烤乾。這一束小米的作用在備用於臨時性的祭典，換言之，祈天祭之大、小祭典均有其固定之舉行日期，如祭期以外之時日天候異常，因而影響族人之耕作及農作物生長，則主祭可應族人之請求舉行臨時性祈天祭；實施的方式較正式祭典簡略，只需持貝珠及數粒小米（以手搓揉使小米脫殼）獻祭即可。以一束新、舊小米作為祭典前後時間的銜接，而由於新舊交替，小米也永久存在於祭屋之內。由此，再重新審視小米在祭典中的角色定位時，仍可賦予另一層詮釋。前文曾提到祭屋內的小米是掛在供台下方，在屋內與盛裝頭髮、指甲及貝珠的木盒同一面牆（座西朝東），當族人在祭屋內向tatini敬拜、祝禱時，面對的是pasazo、siloe以及tata'；換言之，祈天祭tatini的象徵，除了前二者外，還要加上小米。小米的角色在過去是被忽略的，當祈天祭的司祭權以貝珠及pasazo等象徵物的供奉與否決定時，小米卻始終存在於祭屋之內；雷女下嫁的神話是以小米作為koko wa:en（雷女）的象徵，因此，以神話的角度來看，小米應比貝珠等更具祭典的代表性。

如再深度觀察tasalba（摸背、傳接）儀式與小米的關係，就更可佐證以上之看法。在祭屋內處理小米的不同過程中，主祭及持獻祭供品者（no-komabes）必須先象徵性的接觸小米，而後氏族祭團媳婦方可接手處理，其過程諸如：在火塘上方烤小米、以腳踩落小米、以米臼舂小米、以米籩去殼及到廚房將小米洗淨置入蒸籠內等，當主祭或該次選出之持供品者象徵性處理小米時，族人可依序摸上述二者之背，祈求新生兒順利成長、家庭和樂。tasalba儀式藉由碰觸特定人物而獲得神力的傳接，類似大洋洲美拉尼西亞及波里尼西亞的自然靈力（Mana）觀念（《人類學導論》，宋光宇編譯，台北，桂冠。1977：377-378），但二者仍有若干差異，Mana的傳接以「人」為主體，每個人都具有靈力，其威力的大小視身份而定；而祈天祭的tasalba則有所不同，雖然祈福者是以觸摸「人」來承接神力（靈力），但這個「人」卻是特定，並非人人皆可。同時靈力的來源亦非此特定之「人」，而是進行tasalba儀式時，特定「人」接觸小米

時產生的，換言之，祈天祭主祭及持供品的祭團成員，在處理小米的儀式裡是擔任小米與祈福者之間傳接靈力的中介角色，其本身並不具備自然靈力。靈力的來源既為象徵雷女的小米，那麼tasalba儀式應是祈福者經由觸摸特定人的身體承接來自雷女的靈力，以遂其所願。因此，以靈力的角度來看，小米的超自然力量顯然超越paSazo'及貝珠，與現今祈天祭以後二者為祭典象徵的情形是頗有差異的。

(4) 占卜與禁忌

A. 竹占

竹占(romhaep)在現今的賽夏社會仍普遍受到族人信賴及重視，以祈天祭而言，現任大祭主祭人選的產生是由竹占決定的，同時不論大小祭，均以竹占的方式選出每次不同的no-komabes人選，這是祭團男子的榮譽職，十分受到重視。竹占所得的結果具有絕對權威，也充分得到族人尊重，因此，竹占在與超自然溝通上仍具重要地位。

賽夏族傳統的占卜方式並非竹占而是水占，主要分成兩種不同型式：解決疑難問題及治病的是Saralom，尋找失物的是ponapis。Saralom的實施方法是用碗裝滿水，水中放茅草的新芽，再豎立一根和耳飾同大的竹管；占卜師持碗向神靈祈禱之後，以耳附在竹管上，傾聽神靈的指示，據此判斷問題的癥結以及生病的原因。至於尋找失物的ponapis是占卜師一手持裝滿水的碗，另一手持一根長約五、六公分姆指粗細的竹管，將竹管一端插入碗中吸水後，取出竹管向空中強力吹出，水珠噴出後落地的方向就是失物所在之方位，如遇岔路再做同一動作，依此方式就可尋獲失物。如果水珠是向相反方向吹來，就表示失物在反方向，必須重新尋找(小島由道1917:40-41，胡家瑜1996:97-98)。

現今名為romhaep的竹占，原是泰雅族的傳統占卜方式，據說是因為通婚的關係，賽夏族習得這項以竹管及巫珠作為媒介的占卜方式(小島由道1917:40，陳春欽1968:106)。至於目前竹占施術的方法與以往文獻記錄並無太大的不同，以筆者連續觀察1997、1998兩次祈天祭竹占選出no-komabes人選的過程來看，romhaep一直維持傳統的施術方法，其過程大致如下：

女占卜師坐在矮凳上，用雙膝將一根長約10公分、直徑約0.5公分之竹管夾緊，口中唸唸有詞向神靈祝禱，而後將一直徑1公分、高約2公分之巫珠（其材質應為鉛）平行置於竹管前端，以兩手大姆指來回磨擦（也有穩定巫珠之意），口中仍不斷祝禱與神靈溝通，約30-60秒溝通完畢後雙手放開，如巫珠與竹管黏合，占卜師再以手扇之，如巫珠未落下就表示神靈同意占卜師祝禱之事；反之，如巫珠未能與竹管黏合，或極容易被扇下，就表示神靈不同意，占卜師必須重新祝禱及重覆前述動作，直到神靈同意占卜師祝禱之事為止。由於竹占使用之竹管與巫珠均為圓柱體表面光滑，且二者直徑不同，巫珠能與竹管黏合之機率不高，因此占卜師需長時間全神貫注，耗費之精神體力極大；委託者或旁觀之族人肅穆等待，待占得結果則對占卜師之解釋充分尊重，不再改變。近年來，由於種種原因，祈天祭主祭之人選發生數次更迭之情形，祭團內部也因而產生若干爭議，至今仍餘波盪漾；但不論事件當事人如何堅持己見，一旦以竹占決定人選後，他人即服膺神靈的指示，接受此決議。此一現象彰顯出即使外來宗教逐漸影響賽夏社會，但有關傳統信仰之事務，仍以傳統巫術最具關鍵性影響力。

以祈天祭主祭及竹占施行者（女占卜師）在祭典中與神靈溝通的工作來觀察賽夏族的占卜師的角色，二者均非職業性祭師及世襲制為共通之處，平日均各有其職，主祭只在祭典期間與神靈「疊影」，接受族人告解並為之祈福，女占卜師也僅於族人要求及委託時才擔任與神靈溝通的角色，同時二者也不以此取得報酬，族人在祈天祭期間向主祭告解時，緊攜少量的酒、貝珠及現代貨幣做為奉獻，主祭並不納入私有。占卜師在替族人施竹占後，也未有定量報酬，視主人準備何物而定，通常不出酒、豬肉或少量金錢等範圍。

B. 禁忌

賽夏族paSta'ay舉行期間，如族人觸犯禁忌，ta'ay會予以處罰，使觸犯禁忌者失去意識或使身體扭曲，此時朱姓主祭需以芒草為其化解，這種ta'ay施罰的現象賽夏語稱為rakep，其意為“抓”，ta'ay處罰犯忌者就是抓其靈魂，族人因ta'ay有此威力，故而在祭期間會相互告誡遵守禁忌。至於祈天祭則未有觸犯禁忌被抓的說法，雷女在賽夏族人觀念裡屬於較平和的神靈，較少聽聞族人在祭典期間被處罰的事例。但對於祭典儀式的變動或爭論因而造成祭團成員負面影響卻也被賦予觸犯禁忌的解釋，1970年代以來，祈天祭Sawan祭團

成員遭逢諸多意外，許多家族命運竟因此中衰，造成意外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族人大都同意Sawan氏族未妥善處理祈天祭團內部事務而遭tatini懲罰的說法。換言之，儀式的常軌及主祭的傳承是否正常的運作，應是祭團面對tatini時絕不可輕易觸犯的禁忌。

祈天祭儀式進行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禁忌，過去舉行祭典時不工作，不可和異族人（漢族、泰雅族）來往，甚至在空間地域上也以強勢作為來維持儀式的進行；由於祈天祭性質與農作物有關，故祭典期間不可損傷植物，尤其是植物新芽，但已乾枯者例外。因祈晴忌水，祭期中不可使用酒類，不能洗滌衣物，更不可在戶外晾曬。求雨時，也不可吃竹筍（古野清人1945：358）。平時不可砍刺竹，砍生的刺竹會引起風雨，砍枯的刺竹也可能引發大風；而祭期中也不可接觸生麻。祈天祭雖為全族性祭典，所有族人均可參與祭典的進行，但孕婦及其丈夫在若干儀式中卻是禁忌，絕不可參與，如與小米有關之儀式不可碰觸小米，不可分食小米、糯米及豬肉，而獻祭儀式也禁止參加。事實上，懷孕者夫婦的禁忌在賽夏族社會不僅表現在祭典上，也呈現在一般生活及生命禮俗上。在殺豬儀式裡，豬血並不保留而直接流入溪水中，混有豬血的溪水也不可碰觸，當日曾經調理豬肉的祭團媳婦不可再接觸小米。

(5)、小結

本文雖以祈天祭儀式分析為討論議題，但內文中所討論者並不限定於祈天祭，而是賽夏族人信仰本質的諸多面相，同時也以本族人的身份及透過儀式運作的參與，提出有別於以往文獻及研究者對賽夏族傳統信仰既有研究的看法。首先筆者以賽夏族人對tatini一詞的界定及涵意以本族語言的角度提出個人的看法，從而將賽夏族人的神靈觀賦予不同於以往的詮釋，賽夏族人對老人、祖靈、鬼靈及神祇皆以tatini一詞稱呼，同時在使用上有避諱的習慣，因此，在各種不同場合、不同形式的homabes儀式上，並不容易區分出賽夏族人所稱的tatini究竟意指為何？本章以祈天祭獻時的祈禱詞稱謂，及祭典進行中主祭身份的詮釋，以「疊影」的觀念說明賽夏族祭典中主祭身份的多重性，當主祭同時是雷女、已逝去的前任主祭及在任主祭的多重角色時，賽夏語tatini指涉主祭此一角色，顯然是包含神格的雷女、祖靈的前任主祭及仍在世的現任主祭。一般人對tatini一詞的了解僅止於在世的老人、長輩或已去的長輩及祖先，加上賽夏族人在祈禱時並不直接稱呼天界

的神祇，予人產生賽夏沒有「神明」觀念的印象；而筆者以賽夏語tatini一詞的涵蓋範圍及在儀式中主祭與族人的互動模式來分析與觀察，提出賽夏族對「神明」觀念的看法。

而有關tatini的討論在祈天祭儀式的「物」及占卜與禁忌的各節中，筆者在祈天祭tatini的象徵物及tatini對賽夏族人的影響力呈現在占卜時對其結果的信任與服從以及在祭典儀式為敬畏tatini而產生的禁忌等均再分別強化討論，其中以對小米（tata'）象徵意義的確認，筆者認為較符合雷女攜小米下凡人間的神話本質，故而認為祈天祭的象徵物不論由神話的源頭或祈天祭農事祭典的本質來看，顯然小米較貝珠等物更為恰當；而自靈力的角度去看，小米更是唯一具有傳接神力功能的「物」，其做為雷女的象徵，應至為允當。而談到卜占與禁忌中tatini的角色時，賽夏族人相信當族人在商議祭典的相關事務時，與祭典相關的tatini即已降臨人間，並且藉由各種不同形式參與各項儀式的進行，祈天祭歷次大、小祭典均以竹占方式選出no-komabes的潘姓男子，這項職務相傳對其個人及家庭都會有好的福報，因此潘姓男子都希望本身能中選，但由於選擇方式是以竹占輪流詢問tatini的意見，過程漫長而緊張，但一旦竹占得出結果，眾人便無異議地通過；而祈天祭的相關禁忌也相當多，族人也能遵守，其主要原因在於害怕觸犯禁忌後，tatini會予以懲罰，影響個人甚至家庭的發展。

總之，tatini的影響不論是否在祭典期間都非常明顯，例如祈天祭祭屋的火塘平時需每日早晚燃火，象徵與tatini的溝通不斷，而是否依時舉行祭典更是祭團視為整個氏族的大事，而祭典期間各項儀節的運作，族人更是堅持其傳統於不墜，雖然現代賽夏族社會已滲入許多外來宗教，但傳統信仰的觀念仍深植於賽夏族社會當中。

四、矮靈祭(paSta'ay)⁵

(一)傳說與由來

矮靈祭又稱為巴斯達隘(paSta'ay)。傳說中，賽夏族的祖先們不懂得如何種植小米，糧食不足，還必須面臨泰雅族的侵擾。有一天，居住於對面山谷的矮人來到部落中，改善了族人的生活，但生性好色的矮人，因為經常侵犯部落婦女，引起族人的反感，最終族人用計消滅了矮人全

⁵ 台灣賽夏族paSta'ay(矮靈祭)儀式紀錄與保存(2016:文化部)

族。逃過一劫的矮人長老，要求賽夏人必須以矮靈祭歌與祭儀來弔慰矮人，否則可怕的詛咒將會臨及整個部落，這就是矮靈祭的由來。

(二)矮靈祭paSta'ay祭儀項目程序

1.結芒草約期 (papoe oe') :

(1)趙姓族人祭典前之提醒：

矮靈祭前先由朱姓商議矮人祭時間，大都於農曆之10月15日前一個月（亦即植物之樹葉呈現紅黃色即將入秋之際），尤以蘆葦草之飽滿將吐出花序（族人習稱蘆葦草懷孕）時，朱姓長老乃不動聲色，假裝不知時間，待趙家頭目派遣人員前來提醒矮靈祭將到了。

趙姓派遣人員到達朱家長老家中或祭場，雙方互動及言語交談內容大致如下：趙姓：「今天我前來目的係提醒朱家本族矮靈祭時間將到來，我們應著手作準備工作了（並將攜帶之酒敬奉朱姓）

朱姓回應：「若按植物之生長狀態（如蘆葦草），矮靈祭時間確實快到了我們不能忘記祖先所留下之傳統習俗，我們會籌備相關祭儀活動並告知族人（亦以酒回敬趙姓前來提醒人員）。

(2)結期日：

10月15日（矮靈祭約定時間）前一個月，由南北賽夏族群每二年輪流赴冬祭團商議祭典時間，族人稱之（papoe oe'）。

A.由南、北群朱姓長老對談，雙方交換贖金（其意為過去二年時間或許雙方事務互動上有所誤解，或對事務處理上有言詞爭執等不愉快情事，表達和解之意），及備妥酒（pinosakan）數瓶。

B.商談研定祭典時間，一般為尊重來訪之祭團，會希望由該祭團決定時間，（亦即如該年係由北賽夏祭團前去南祭團商議時，其祭典時間之決定權原則為北賽夏祭團。此亦顯示賽夏族固有民族性講求尊重，事求和諧）。然就過去而言，通常視自然植物之生態變化即訂下祭典時間；近代則有些為配合社會環境，如希望外界參與文化交流機會及外界遊客參與之方便性，會擇定於農曆10月15日上下之例假日舉行。

C.雙方敲定祭典時間後，由南、北祭團朱姓長老合飲自釀糯米酒表示商議過程圓滿順利。

D.雙方朱姓長老各結芒草

北祭團結10結，南祭團結11結，結完相互交換。「按本族矮靈祭之舉行，通常由南祭團早一天舉行，所結之芒草經交換後南祭團10結，北祭團11結，各祭團就依所共訂祭典時間之前10天（南祭

團)，11天（北祭團），由各祭團總主祭者每日剪下一結，直至剪完即為祭典開始之日」。（註：所交換之芒草結需放置靈屋內，並須升烤火以迎矮靈之到來）。

- E.上述程序完畢大致結期儀式完成，南北雙方族人開始練唱祭歌。祭歌從第2首ro：f起唱（祭歌總計16首），第一首屬迎靈歌，因尚未至迎靈階段，此首不可唱）。
- F.雙方共用晚餐後，南北祭團族人仍須留下繼續演唱祭歌至翌日天亮為止。
- G.翌日清晨，地主祭團為留下到訪之朱姓長老及其朱姓族人會提供早餐享用，舉行類似早餐會之形式商談。其談話內容如下：「我們祭典時間不要任意更改，應按照祖先遺留下的文化習俗遵照辦理」。最後，唱起祭歌第11首binbinlayen，該首歌詞意涵為：「我們的合意討論，就像是魚腥草的白花一樣純潔。」
- H.所有結期儀式至此暫告段落，來訪祭團離開時，身為地主祭團會備妥路程中之糧食午餐，供返程來訪祭團充飢。（過去因交通不便，南北祭團每兩年均需翻山越嶺至到訪祭團，途中有解飢腸轆轤之需）。而今因交通已為便利，糧食午餐改以交通費替代。（由此亦看出賽夏族人相互扶持之良好習性）。

(3)召開祭典籌備會議：

籌備會議主要係針對祭典活動各氏族任務賦予及選出各氏族爐主，尤以推選朱家總主祭（祭典儀式之總指揮）為核心討論事項其程序如下

- A.選出各氏族祭儀主祭（a'za），原則上族人只要係成年人就具備被候選爐主之地位；惟對於家中有懷孕者及喪事者，不得選任為各氏族祭儀主祭。
- B.各氏族選出祭儀主祭後，假設朱姓以外之爐主要取得 rinraw（取得朱家福氣者）地位時，朱姓所選定總主祭人選必須為正統之朱家系統擔任之（意即嫡系輩之朱家不能擔任總主祭職務）；反之，朱家如經合意推舉嫡系輩為朱主祭時，他姓氏就無取得 rinraw 之地位；惟 10 年大祭之總主祭必須為朱家第一順位之朱姓擔任（即已故朱耀宗之家族系統），因此，必有他姓氏擔任 rinraw（如 10 年大祭須由正統第一順位朱家擔任主祭，而夏家為 sinaton 之執行者，該年夏家視為當然之 rinraw 取得者）。

10年大祭時若正統（第一順位）朱家系統無意願或無人擔任總主祭工作時，即退由第二順位（即朱秀春及朱添進家族系統）系統擔任。而每二年小祭並無硬性規定係由朱家何系統出任總主祭職務，視協調結果而定；然若為朱家的一、二順位取得總主祭職務時，當年送靈搶折之樹橋為-臺灣赤楊；反之，如係養子系統（即朱家第三順位朱禮沐家族系統）取得總主祭職務，當年送靈搶折樹橋則為山胡椒樹。

C.選出各氏族主祭後，由朱姓長老結芒草，交付給選出之朱家總主祭，並由總主祭將所結芒草交給各氏族主祭，以為任務交付，要求各氏族主祭協助祭典相關事宜之配合。

D.上述儀式完成後，午餐前演唱祭歌第 2 首 ro : i。

E.召開協會臨時理監事工作會議，籌劃分配祭典活動事宜。

(4)祭歌巡迴演練：

籌備會議召開後距正式祭典尚約有一個月時間，由協會負責排定祭歌預練期程，原則上由各推選出之各氏族主祭指定祭歌演練場所，利用週五、六日由全體族人輪赴前往練唱，時間自下午6時至午夜12時。

(5)中港溪河邊會議（aiyal aho）：

正式祭典前二個星期，由南北祭團族人前往南庄鄉中港溪進行河邊會議，由南北祭團朱姓長老共同主持，透過該會議由族人提出相關對祭典疑難問題。會議主要目的約列如下

A.宣告本族矮靈祭即將到來，請族人以虔誠的心情迎接文化盛事，並準備相關事務（如臀鈴，祭服，背鈴等），並告知在外年輕族人踴躍參與祭典。

B.就結期日後，對於祭務之準備情形提出說明。

C.針對祭典之相關疑難問題或涉及習俗不了解須提出說明解釋之問題提出。

(6)祭典前祭祖迎靈儀式：

正式祭典前二日舉行，舉行祭典前之祭祖迎靈儀式，相關程序如下：

A.上午各姓氏聚集祭屋，對於過去二年生活過程中，族人如有與人結怨或與人相處不睦造成紛爭者，需至祭堂靈屋室告解，尋求解厄（告解者攜帶酒及贖金）。一般由朱姓長老處理他姓氏告解者之告解儀式，意即透過朱姓長老（即總主祭）與矮靈溝通尋求諒解。

B.上述告解完畢後進行殺豬祭祀儀式，程序如下：

a.各姓氏族主祭全體參加，並備妥祭品（6-7串之魚肉及竹杯酒）。

b.由朱家長老率朱家總主祭往東方祭祀，各姓氏族主祭各持一串肉、魚蝦及一竹杯酒，由朱家長老主持祭祀祖靈。

c.長老祭拜祖靈詞意概略如下：「祭典時間到了，在這裡我們鬥祭拜您們，請您們邀請矮靈回來。籌備祭典活動期間，我們若有疏漏或不知之處，請給予指導；如有未盡之處，亦請您們體諒。今天前來贖罪的族人，請您們接受與原諒，希望祭典活動圓滿順利，並請矮人護佑我們。」。

d.除朱家長老致詞外，各姓氏族主祭如願意向祖靈溝通者，亦可給予向祖靈溝通機會。（如總主祭及各氏族主祭）。

e.宰殺祭品並分配祭祀品（豬肉）後，至中午分食祭拜之祭品（豬肉）。

f.各姓氏攜帶分配之祭祀品（豬肉）回到姓氏族主祭所選定場域，準備次日凌晨5時迎靈儀式。

g.祭祖當日下午6時，族人分別前往自己姓氏主祭選定之祭儀場域，各戶動員攜帶糯米數斤，酒數瓶至各氏族報到，奉獻上述物品。其中奉獻之糯米及酒須區分為好米及劣米，好酒、劣酒，並分別置放在不同之容器，（所謂劣米非指該米為劣等品，而係指家中有懷孕之婦女或往生未滿一年之家戶族人所攜帶之米，稱之劣米）。不能混充於一般米（好米）。

h.此段時間為各姓氏迎靈前之溝通協調時間，於各氏族主祭所選定之祭儀場域過夜，商討本次祭典活動應行注意事項及因應數小時後（翌日凌晨五時）迎靈之工作之分配，其應分配工作細項如下：

推選滾杵白人選2人（正，副）：正角色為所選定之各氏族主祭，副角色一般以自告奮勇願意承擔者為先；然若有二人以上者，以輩份大或同儕中之兄長為優先。

●推選主祭者之副手（女性），為進行送靈儀式之配角，係為輔助主祭之角色。

●選定提篩籃人選1人：由上述主祭者所選定之女性副手擔任之。

●選出持領芒草人選1人：負責鋪設椿白滾出祭屋路線鋪設芒草工作。

（須為媳婦擔任，一般以主祭者媳婦擔任）。

- 安排火把持有者2人：以媳婦擔任之。
- 杵2個：選出一名媳婦、一名女婿（或均為媳婦）。
- 小米1把（事先須從小米梗剝下）。

以上事項分配完後，演練祭歌到天微亮至迎神止。

(7)迎（召）靈：

凌晨5時由朱姓氏族先行進行迎靈儀式（其他姓氏族約5-10分鐘後各自進行迎靈儀式）。迎靈程序步驟如下：

- A.由選定之滾椿白 2 人及鋪設芒草 1 人開始自祭屋內滾出椿白，前有 1 人沿線鋪設芒草至祭屋外。（眾人於椿白滾出之同時起唱祭歌第 1 首 rara: ol）（2）媳婦、女婿將備妥之小米放入椿白內，雙方各持椿杵，交互杵打小米，直至小米完整脫殼，（此時祭歌仍吟唱至第 2 首 ro: i'天明亮止，約至上午 7 點）。原則小米脫殼約近一小時結束，並由媳婦拿至廚房以番楠樹燒煮，供當天矮靈早餐食用。（早餐食用小米、溪魚及蝦時，由總主祭及所選定之女性副手於祭屋共同與矮靈共餐，並備妥 3 張矮木板凳，其中一張係虛擬為矮人所坐）。
- B.2 人持火把分別站立杵白及吟唱之族人前方處，不使火滅掉。
- C.此時祭歌仍吟唱至第 2 首 ro: f 至天明亮止，約至上午 7 點止結束迎（召）靈儀式。
- D.各氏族於迎靈日下午約莫 6 時，由其主祭將迎靈時祭拜矮靈剩餘之小米飯、酒及迎神前各戶所捐獻之贖金交付朱姓總主祭，贖金放入靈屋室內，為靈屋贖金之一部分。

E.赴南群參加第一天祭儀：

- a.與南群約定前往參加第一天之祭典儀式。（人員採自由參加，並由個人備妥贖金，至南群祭場後先行請綁芒草，以示安全參與祭儀）。
- b.此日北祭團亦需於6時30分左右，由趙姓族人領唱祭歌第一首 rara: ol於祭場內帶領各姓氏主祭進行歌舞，吟唱第一首rara: ol或第二首ro: i部份祭歌。（此係表示南祭團祭典第一天，北祭團亦象徵性之開始，與矮靈共迎祭elae'ak-典之意）。
- c.此日所選出之各姓氏族主祭，各別於各主祭場域，帶領族人準備祭儀工作，不能參加南祭團之祭典。

(8)核心祭儀日

A. 祭典序幕一第一天 (kiStoma) 祭典活動第一天，由總主祭者指揮全體朱姓媳婦，女婿整理打掃祭場，並從祭場四角處升起火堆，族人穿著傳統服飾並繫上芒草。約於 17 時長老於靈展內先行進行祭儀前說明，由總主祭出面賜酒給準備入場跳舞之隊伍成員並說明事項給予鼓勵後，首先由趙姓族人於隊伍前頭引領朱姓族人自祭屋緩緩至祭場內。此時由朱家起音領唱第一首 rara:ol 迎靈歌，引領朱姓及他姓氏族人雙手交錯一字排開，往舞場方向前進，載歌載舞至翌日太陽升起為止。

kistomal 祭歌吟唱規範如下：

- a. 第一晚 kistomal 祭歌舞只能唱跳第一 rara:ol 至五首 kap'aeae: aew (午夜十二點以前要嚴格遵守)，但第三首 ka papabalay 的第三節與第四首 boe:oe' 的第三節不能唱，第五首的第六節 (最後一節) 也不能唱。第十一首 binbinlayen 的三個調子只能唱其中的一個調子。
- b. 此晚從主祭屋內出發，唱第一首 rara:ol (應由朱家領唱) 人在隊伍前領頭，將朱姓帶入祭場，一人肩頂祭旗 (kilakil) 在隊伍最前面，後面跟著一排臀鈴 (tapangasan) 隊伍，再來是歌舞隊伍，入祭場後以逆時針方向繞圈，舞隊的尾端常常向內轉，舞隊的前端去包尾端，一開一合，臀鈴隊伍也併入大圈尾部。
- c. 第一至第四首歌的舞步都是右腳前左腳後地踏步，唱到第五首 kap'ae ae: aew 時，臀鈴隊伍再分離成一行，舞隊開始跑步。主唱者站隊伍近中間位置，跑步時舞隊前端試圖去包尾端，舞隊頭尾一開一合，有些舞者嘴中呼叫 he-he-he 聲中唱 a Lim 的三個調子 (最後一節第一晚不能唱)。
- d. 跑步時舞步大約是向前跑 12 步，再後退 12 步，有一個祭帽 (kilakil) 帶領舞隊頭端，另一個祭帽帶領舞隊尾部向內捲。唱完第五首後再重唱第一首 rara:ol，臀領隊伍再歸隊。

B. 祭歌與訓示一第二天 (papatnawaSak)

祭典活動第二天，此夜祭歌全部自第一至第十首全部反覆唱完，至午夜零時則停止歌舞，由總主祭者及頭目訓示，訓勉參與族人並給予鼓勵，凝聚族人向心力，並歡迎在場所有來賓之蒞臨指導，載歌載舞至翌日太陽升起止。

papatnawaSak祭歌吟唱規範如下：

- a. 第二晚 papatnawaSak 半送歸（即先送走一半「矮人」）歌舞可唱第一至第十首和十一首的第一，二調。
- b. papatnawaSak 最特別的是第七首 waLowaLon 必須等到午夜十二點才能唱。接近十二點時，杵白由主祭屋滾至祭場中央，媳婦持火把前導，總主祭手持芒草結走入祭場。舞隊在十二點時形成一個面向東方的開口大圈，臀鈴另站一排，眾人手相互牽繫肅立，一定要在朱姓（titiyon）領唱下唱第七首 waLowaLon 的第一節。接著朱姓總主祭及趙家頭目先後站立白上訓話（kumawas）。訓完話眾人才再開始移動舞圈，繼續唱 waLowaLon 的第二節，此時臀鈴隊伍又返回舞隊接合在一起。
- c. 歌舞到第三日清晨太陽初升時，因為南庄南祭團此日要送「矮靈」來五峰，所以五峰這邊也要跟著有所行動。先唱第十首 kaptiloloL，舞隊變成面向東方的半圓，眾人唱一遍第十二首 papaosa 送行歌（但不丟芒草），再唱第十三首 alibih 緩行歌挽留。最後唱第十首 binbinlayen 第一調和第二調結束。

C.送靈儀式一第三天（papatna oloral）

祭典活動第三天，依例於傍晚六點時分，各姓氏族聚集在祭屋聽後總主祭指示，族人們相互牽著手往舞場前進，通宵達旦至翌日天明進行送靈儀式。

papat na oral祭歌吟唱規範如下：

- a. papat na oral 送歸之夜歌舞仍是從第一首 rara：ol 唱起，但這首歌只唱一遍就不再重複唱了。
- b. 另外，第七首 waLowaLon 不能唱，第二首 ro：i'的第二節，以及第四首 boe：oe'的第三節也禁止唱。至於第十一首 binbinlayen 的三個調子，在午夜十二點以前都可以唱，之後逐漸去掉第二，三個調子，最後天亮時只剩下第一個調子。

D.送靈儀式一第四天上午（papaoSa'）

是日大約上午9時至12時左右，進行送靈儀式。總主祭召集各姓氏青年代表數名指示前往山上伐採一株赤楊木（臺灣赤楊），帶

回並橫架於舞場中，採傳統儀式由青年人合力搶折（斷）後，將台灣赤楊木隨即擲向東方，相繼結束整個送靈儀式。

papaoSa'祭歌吟唱規範如下：

- a. 此日清晨，真正要送矮人靈走了，才唱第十二至十五首歌。
- b. 太陽升起，在唱第十二首 papa'osa 送行歌之前要唱第十首歌 kaptiloloL（最好由朱家領唱此首歌）。唱完可接唱第十一首 binbinlayen 的第一個調。
- c. 此時，主祭屋內已把所有芒草取下放成一堆，準備在唱第十二首歌時拿去丟掉。朱家主祭再拿芒草到祭場中為眾人綁芒草。
- d. kaptiloloL（或 binbinlayen）唱到一半停止，臀鈴隊伍分開，舞隊呈現張開的半圓，面向東方，由朱姓主唱第十一首 papa'osa 送行歌，唱此首歌時眾人手牽手，連續地舉手向前跑幾步在向後退幾步。每一反覆句型唱到結尾時眾人合叫一聲 pie！同時把頭上、手上的芒草丟掉。
- e. 唱完 papa'osa 送行歌，再由朱姓領唱第十三首 alibih 緩行歌（與第一首招請歌 rara：o1 調子相同），臀鈴再返回隊伍，繼續唱第十一首 binbinlayen 的第一個調子。

採取（台灣赤楊）或山胡椒樹程序如下：

- a. 由總主祭召集各姓氏代表由朱家帶領下上山砍臺灣赤楊或山胡椒樹由總主祭交代事項。
- b. 第一次上山只是砍支架，選擇一株鹽膚木（kapoehoel）和一株烏皮九芎（binbinlayen），將枝幹砍下置放，然後在胸前交叉綁芒草，空手返回祭場，並與祭場中一隊族人對峙，雙手前伸，以跳躍的步伐前進，再放下手後退，反覆此動作並作鬼臉，對唱第十五首歌，mataLa no si boLok（等待臺灣赤楊）。
- c. 總主祭拿米糕（tinoben）與酒請上山取臺灣赤楊或山胡椒樹者吃喝，他們又返回山上。
- d. 此時，在祭場中仍穿著祭服的舞隊人群唱第十四首歌 korkoroy（隊形跳躍頭包尾）與上山砍台灣赤楊或山胡椒樹者相互呼應。
- e. 上山者於選定之臺灣赤楊或山胡椒樹圍著手牽手唱跳第十四首 korkoroy。唱完一遍 korkoroy 後每人輪流（承接住同一刀柄），砍一刀樹幹；未斷，在唱一遍 korkoroy，再砍。

- f.最後臺灣赤楊及山胡椒樹倒下的方向為東方，（砍斷樹者為總主祭指派之人）眾人大聲呼叫。砍樹隊往祭場走，在半路把樹橫架起來，上面綁許多芒草結。
- g.然後，再空手返回祭場，與祭場中的族人唱跳mataLa (komin) no siboLok（等已砍臺灣赤楊），狀似戲謔揶揄。
- h.砍樹人再次上山，最終把砍下的樹與兩根支架帶回祭場。此時，於祭場穿祭服的舞隊群眾唱完korkoroy後離開祭場路口。
- i.上山代表把臺灣赤楊或山胡椒樹與支架鹽膚木及烏皮九芎扛回祭場時，場中族人唱跳第十五首歌mataLa no siboLok，扛樹者未參加對唱，在場中將樹架起來，讓祭場中之族人跳取半段之樹梢，以及綁在樹幹上的芒草。
- j.最後，由一預先選定的家族跳取（選取riraw的家族成員）樹幹拉下後眾人合力折成一段一段，丟到祭場東方外。

E.marikarinraw

前述儀式結束後，由朱姓總主祭帶領rinraw的家族成員於祭屋內提供酒給扮演重要角色取得riraw者（視哪個姓氏取得該職務），以示辛勞與合作無間；然後唱第十一首binbinlayen的第一調。同時rinraw者隨即邀請朱姓族人並回饋提供豐盛午宴款待，族人稱：「marikarinraw」。

F.送行 (paSoSowaw)

完畢前三日核心歌舞後之次日，赴上坪溪上游相傳矮人居住之山洞下方溪畔，進行恭送矮靈儀式，也是整個祭典活動之最後一天。朱姓總主祭召集各姓氏主祭及長老代表集體向東方「ta'ay」之住處送行並恭奉祭品，祈求保佑族人平安順利，豐衣足食。此日極盡歡樂氣氛，歌聲嘹亮，在依依不捨中互道珍重再見。

恭送矮靈程序如下：

- a.各氏族自行於約定時間至上坪溪上游，傳說矮人居住處下方溪畔進行恭送矮靈儀式，由各氏族自行選定炊煮之地，自行憑藉野外求生能力發揮所長。
- b.分配相關祭品，主要物品有三項：豬肉、苦花魚、酸菜。其餘均由各家族自行攜帶足以填飽肚子如米、麵包之類。

- c.由長老召開祭典缺失檢討會，會中主要討論相關於祭典習俗進行有無疏漏或紛爭之檢討。
- d.最後，由今年總主祭備妥祭拜矮靈之肉、蝦、溪魚之竹串祭品及酒，在朱家長老帶領下，各姓氏主祭等或南祭團前來之姓氏代表一併入列共同面向東方恭送矮靈。
先後由朱姓長老，趙家頭目及總主祭分別致歡送詞，同祭團朱姓代表亦請其致詞。

(三) paSta'ny (矮靈祭) 禁忌

賽夏族具有嚴謹之社會組織及傳統規範，向來民風純樸，此係緣於具有多項文化祭儀。賽夏族之敬拜祖先及對於神靈的忌諱較其他原住民族更為明顯，尤以每兩年一次之paSta'ay (矮靈祭) 為最。矮靈祭與其他族群之如豐年祭，從表現型式及儀式所呈現的樣貌均有相當之差異性;它非一般歡樂的豐年祭之歌舞展演;也非傳統祈求豐收之文化祭儀，矮靈祭在繁複且具有規律的儀式過程中進行，所呈現之文化意涵自有其獨特性及神秘性。矮靈祭典儀式繁複中參差許多禁忌及神秘性，此亦凸顯該文化之價值所在。根據過往歷史及長輩留傳paSta'ay (矮靈祭) 禁忌約有如下：

- 1.洽定 paSta'ay (矮靈祭) 日期後 (即結期後)，嚴禁夫妻吵架或無理打罵小孩，否則一會遭致矮靈懲罰。此為矮人過去事求和諧相處之故，進而要求族人遵守之。
- 2.對於原住民狩獵慣俗，於 paSta'ay (矮靈祭) 結期日前所設置之獵捕野生動物施設之陷阱必須綁芒草 ('oesoe')，以表慎重與期待收穫;然祭典期日訂定後，對於所裝設之陷阱必須暫時收回或予以關閉，此為族人預防矮人前來相聚時誤踏陷阱受傷，對矮靈不敬。
- 3.祭典期間嚴禁任意丟擲石頭，避免丟到矮人而受傷。
- 4.祭儀期間不能口出穢言或對祭儀質疑，應保持誠心誠意，謹言慎行。
- 5.各姓氏所欲選出之主祭，如家中有身孕者或一年當中有往生者，不可出任主祭。職務;若經選出人選而恰遭有上述情事者，須經該氏族研議更換主祭人選並向朱家長老及總主祭報備說明。
- 6.核心祭典前練習祭歌時不配舞，對於如迎靈歌及送靈歌禁唱 (因尚未至迎靈，送靈階段)
- 7.結期後各家戶之房間、廚房、客廳、穀倉或車子等處，須掛 (放) 芒草 ('oesoe')，以保平安。

- 8.在過去二年中（亦即自上次祭典至今時間）個人如有與他人發生重大紛爭，包括與夫妻及他人之間之不愉快等，必須於祭典祭祖迎靈儀式前向矮靈告解。（攜帶贖金及酒至祭堂靈屋告解），以求祭典期間矮靈之護佑。
- 9.祭典前二日提前過夜（族稱：moha ha：oe'），各家戶前往各氏族主祭所選定之祭儀場域，所攜帶的酒及糯米，須先表明家中有無身孕或一年中家族無人往生情事，以為區分所奉獻之米為好米或劣米及好酒或劣酒（家中女子身孕及有往生者，其所奉獻之糯米及酒區分為劣米及劣酒），不能混充至一般之好米 a'oka'、好酒內。
- 10.迎靈（清晨各氏族迎靈）及送靈（搶折臺灣赤楊或山胡椒樹）儀式，如有身孕者不能觀看，應予迴避，以保平安。
- 11.祭典如逢10年大祭，其祭旗（sinaton）除夏、胡、樟三姓外，其他姓氏及外人不可觸碰。
- 12.祭堂中之靈屋除經特許，嚴禁女性進出；另外，祭堂之廚房除朱姓及其媳婦、女婿外，其他姓氏及外人不得進入。
- 13.送靈（papaosa'）後，祭歌中除了第十一首第一個調子外，其餘章節均不可再唱。

(四)祭儀意涵

paSta'ay在賽夏族人心目中是最重要的祭典活動，連續幾天的祭儀是賽夏族精神的具體展現。實際上就儀式本身的繁複儀節，儀式結構來看，paSta'ay的確是一個大規模而複雜的祭典，是賽夏族最著名的文化表徵。paSta'ay舉行的時間是收穫完成以後的月圓時候，目前大多在農曆十月十五日前後，日治以前每年舉行，因日本人禁止經常性的大規模聚會，故而改為現在的方式，每兩年舉行一次，十年舉行一次大祭。祭典場地隨著朱姓主祭的遷移而有過多次變動，過去全族共同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祭典也在日本時期分為兩個祭團，一在苗栗縣南庄鄉向天湖，另一則在新竹縣五峰鄉的大隘村。

paSta'ay的意義是全族性的，因此在祭典運作中可觀察具有全族性意義的族群關係，以向天湖祭團為例，祭團包括分佈在南庄及獅潭的賽夏族，總計有十多個姓氏。目前雖設有與祭典有關的人民團體，但其主要成員仍是各姓氏的代表，祭典的重要事務仍由傳統上具有發言權的各姓氏長老商議決定，這些決議並不涉及儀式部分，而且無論商議結果如何，其效力都必須通過朱姓主祭的同意才能實施。雖然朱姓在paSta'ay的儀式

中有其重要地位，但就儀式的進行而言仍必須仰賴其他姓氏的配合才能完成，這一形式突顯各姓氏成員必須透過朱姓與達隘溝通而後儀式才能運作的意義。

paSta'ay儀式的送靈部分是祭典的最高潮，藉著緊湊的儀式過程象徵性的重演賽夏族與達隘過往的恩怨情仇，以及表達賽夏人對ta'ay的態度，如伐赤楊木與折赤楊木的儀式是象徵賽夏人與達隘的衝突，折斷赤楊木象徵當初設計山枇杷樹在達隘爬上後忽而折斷的情節。但儀式並非由朱姓獨立完成，而是與其他姓氏共同進行的如砍竹梢、塗泥、伐赤楊木等儀式都不是僅有朱姓賽夏族人參與，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與朱姓一起進行儀式的姓氏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每次paSta'ay輪流由各個姓氏擔任，因此形成各姓氏共同對抗ta'ay，也就是全族一起對抗異族的儀式象徵。

賽夏族以巴斯達隘paSta'ay祭典聞名。文獻紀載，相傳在四百年前，教導族人農耕，身高不及一公尺的「達隘」(ta'ay)，他們教導賽夏族耕耘雜物及種植農作物。在某次豐收歡樂之夜，ta'ay調戲賽夏婦女後被族人發現，心中不悅而發怒，當即磨刀獨自趁黑夜至深山，將達隘與族人必經之懸崖上，以枇杷樹幹架設之獨木橋，砍成一半，再用泥土覆蓋，「達隘」群途經此橋時，因重量不勝負荷，致斷橋墜死河谷中，事後族人年年農耕欠收，災害頻繁，民生凋萎，生活困苦，嗣後族人為了祈求「達隘」能消災祈福，保佑族人平安與豐收，就在秋收後舉行三個夜晚慶祝活動（太陽西下至翌日太陽出來）直到目前為止，族人仍沿襲不變之固有傳統文化祭儀活動，每兩年舉辦一次（小祭），十年為一大祭，又因族人感念對「達隘」的護佑，教導並祭慰死去很矮的「ta'ay」，故稱為「矮靈祭」，實際族人稱該祭典活動為paSta'ay。

五、龍神祭(baki So'ro)

(一)文獻分析說法

長老帶著狗到山上打獵，經過一天的打獵，發現狗怎麼會退縮往回家的路走了。仔細觀察，像穿山甲又像蜥蜴不知道是何物？像這樣徵兆，老人家說過不要再去打獵。賽夏族傳統家屋都設有烤火室。因應現代化建築許多家屋不再設烤火間，目前只有工寮才有設置。以前的婦女織布時要烤火，不然手腳會凍僵。烤火的碳灰不但可以烤地瓜、芋頭，餘爐可以待早上時做早餐用。這「karang⁶」跟隨獵人回家，怎麼樣了呢？被

⁶ 傳說karang是像穿山甲又像蜥蜴不知道是何物？現代意指“藤製容器”

長老關在烤火間。「karang」看起來有何不同？這「karang」的身體可變大變小，老人家晚上會生火烤火。「karang」吃的食物是什麼？「karang」吃火灰。這「karang」睡在哪裡？「karang」是睡在織布機箱裡。以前karang最早由誰家供奉？最早由潘家供奉。karang由潘家供奉多少年？大約有百年了。以前老人家為什麼說放下背上的柴時，不要出聲音？因為怕嚇到karang祂會生氣。以前曾聽說對karang不敬者會如何？將會有不好的事發生，或出人命。以前老人家是怎樣生火？木炭可以用火灰埋，不易滅火，則可升火。早上老人家起床發現了什麼？發現火灰不見了。多少天了呢？三天了。後來發現是什麼東西吃了火灰呢？原來是karang吃了火灰。聽說karang由潘姓傳給夏姓時有分頭部，尾部是嗎？是的，頭部分給哥哥，尾部分給弟弟。分開的karang分佈於哪裡呢？聽說分到頭部的哥哥從藤坪往北埔內坪處定居，分到尾部的弟弟往東河處到向天湖後方居住。現在karang頭尾部分已經整合了嗎？是的，在民國92年時與南江村的解姓整合，但因又沒照顧好，有一次家中發生大火，骨骸燒成了灰，之後蟹家又因為不重視，把蛇尾遺失，兩家因而逐漸沒落。

目前唯一有karang的足跡的地方在哪裡？在頭份興隆里由供奉karang的'itih a ta : oS (夏茂隆) 家裡。

歷代祖先將很多優良文化分配給所有賽夏族各姓氏，現代年輕小孩甚至中年人，如問起「karang」，這祭典都陌生不知道，家長疏忽平常不給年輕小孩，像這個好的習俗文化絕對不要放棄或遺忘，最好代代相傳。自從潘姓傳給第十代夏姓茂隆負責供奉後，便將karang帶到平地取名baki'Soro :當時有些族人反對的，有該將屬於傳統的文化帶到平地，像karang遷移都市是好？是壞？後代人自己看。

現在“baki'Soro :”被供奉於苗栗縣頭份鎮興隆里五福龍賽宮裡，每年農曆元月25日為祭祀的日期。

五福宮⁷主要供奉的賽夏神是Soro，不過在宮中所供奉的賽夏神並不止於Soro，還有其他各姓氏分奉的神：

- 1.baki' bo:ong (風神)，風姓。
- 2.baki' tinato' (戰神)，趙姓。
- 3.baki' kathethel (水神)，趙姓。
- 4.baki' Soro (天王龍神)，夏姓。
- 5.koko' wa:on (雷女)，潘姓。

⁷ 鄭依憶，2004，《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臺北：允晨文化。

- 6.koko' maya', 風姓。
- 7.baki' biwa', 芎姓。
- 8.koko' biwa' (雷神), 芎姓。
- 9.koko' ta'ay (矮靈), 朱姓。

不過五福龍賽堂，為申請政府立案，而必須另設漢人信仰的神像，因此主堂外也供奉漢人信仰之觀世音、關公、瑤池金母等道教神祇，而在2001年，「五福龍賽堂」由神壇升格為廟宇，更名為「五福宮」。

(二)田野訪問說法⁸

賽夏族與客家人的接觸很早，在語言、服飾、住屋及生活方式上都表現出受客家人影響（鄭依憶1987：141），在信仰方面，客家人的伯公（土地公）、三山國王、祖先崇拜等也漸為賽夏族人接受（陳春欽1968：95）。以南庄鄉蓬萊村為例，當地建有道教廟宇七星宮，奉祀三官大帝，賽夏族人在建廟及立壇建醮方面頗多參與。值得注意的是，民間信仰與賽夏族傳統信仰之間並無明顯的排斥作用，二者都參與其中的族人頗多，以祖先崇拜而言，客家人祖先崇拜與祖靈祭性質接近，故近年許多賽夏族家庭立有祖先牌位（客家人之阿公婆）並焚香祝禱，與客家人並無不同，而掃墓習俗更是直接習自客家人，從而成為本族習俗。由於排斥作用不明顯，賽夏族人較少將天災、人禍歸咎於漢族信仰，所以民間信仰的各種形式也開始相繼傳入。近三十年來賽夏族傳統信仰卡蘭祭(karang)結合道教觀念，發展成為制度化的宗教信仰（胡家瑜1996：91），則是傳統信仰與外來宗教融合的例子，其發展值得持續觀察。卡蘭祭又稱靈蛇祭或蛇祭，其傳說故事的版本大同小異，主要是說明名為Soro:的靈物，一般人見之即死，其形其實並非像蛇，而是如狗大小，身披美麗花紋，有四隻腳。在族人行獵時出現，由夏家帶回飼養，靈蛇用織布機胴安置在火塘邊，靈蛇喜吃火灰，在家人外出時就出來火塘吃火灰。某次夏家主人出外訪友，未將機胴關好，Soro:跟隨主人身後，在過溪時不慎掉入溪中，且被魚筌網住而溺死，經尋回後，由解姓保管頭部，蛇尾則由夏姓保管，而後夏姓保管的蛇尾因失火而燒成灰，以布包好後供奉於祖靈籃內，據傳蛇尾用於祈晴及治病非常靈驗。本文引用較早紀錄的版本：

⁸ (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11) 併(潘秋榮2010年訪問逐字稿)

從前某處的石洞裡有一條蛇，這條蛇有毒，看見牠的人都會死亡，大家因此害怕不敢接近牠。然而，有一位夏姓老太婆去看牠時，蛇嘶嘶鳴叫。老太婆不畏其毒，把牠捉到籠裡帶回家飼養。這蛇條蛇有四隻腳，能像狗一樣行走。老太婆常帶狗去耕地。有一天從耕地回來的途中，在涉溪時，蛇被水淹死了。當老太婆回到家後發覺蛇不見了，也不知牠的去向。而蛇的屍體流到月眉庄時，該庄有一個常攜帶籠子到溪裡捕蟹的庄民，他一看看到蛇屍即突然死亡，而其他看見的人也都中毒氣而亡。民間有人聽說本族有養妖蛇者，認為這蛇屍可能是妖蛇，於是通知本族。夏姓老太婆到月眉一看果然是自己所飼養的蛇，於是就把骨頭帶回家祭祀。這蛇骨很靈驗，久雨不停時向牠祈禱，天就會放晴。後來，夏家失火房子被燒掉時蛇的骨頭也燒成了灰，他們拾起該骨灰，把牠用布包好，放進籠子裡祭祀。後來骨灰也分給該姓的分支蟹姓，從此以後，這兩姓就成為本族掌管祈求天晴的祭司。(番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卷：賽夏族：11)

陳春欽於1964年在向天湖部落紀錄的〈蛇與二媳婦〉(陳春欽1966：175-178)是由風榮昇(kakih a iban)講述，與前則故事大同小異，比較特殊的是風榮昇已指出前述的蛇名為Soro:，另外就是夏家(或解家)懷孕的二媳婦因為好奇心擅自探看，結果蛇和二媳婦同時死去，這則故事強化賽夏族各種祭典中的孕婦禁忌。也有田野訪談中族人提到，首先將Soro:帶回飼養者是潘姓，二媳婦因好奇心見蛇而死的情節就是發生在潘家，靈蛇溺死後，供奉於潘姓屋內。某次族人在外工作，房屋突然失火，族人搶救靈蛇，由解姓得蛇頭，夏姓得蛇尾，此後才由此二姓分別供奉。由於Soro:畏水、噬火灰的特性，夏家蛇尾對於久雨連綿的祈晴非常靈驗，也可以治病，因此，卡蘭祭在過去的傳統信仰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以下是夏茂隆先生在2010年講述的靈蛇故事：

我們幾百年前在龍門口，那時龍神是潘家供奉，那時潘家參加很多喜事，龍神要跟著潘家主人到龍門口那邊喝喜酒，結果呢！三番兩次叫龍神不要跟，結果到第四趟，叫牠不要再跟去喝喜酒了，結果牠就偷偷的跟，跟到龍門口，那時在河邊很寬的兩邊分為夏家、潘家，結果第四次偷偷的跟著，跟到某一座橋，以前是隨便搭的竹製便橋，沒想到因為牠體積重，橋就垮掉了，牠就沖到三灣那邊去，被沖掉之後潘家派年輕人去找，找到之後就放在籠裡帶回去，之後潘家就吊在棟樑那邊，後來又有一個喜事，然後就颶風下雨做洪水，當時龍神那棟房子又失火，喝喜酒的人看到

了，就說趕快去救火，結果每一個姓氏的人腰纏藤條，卻沒有人游得過去，唯獨夏家兩兄弟游過去了，之後火熄了，水也消退了，潘家就說祈天祭要傳給夏家了，結果夏家老大，那兩兄弟老大先到，老二後面到，結果兩兄弟就等著功勞，那老大分到頭半部，老二分到後半部，分好之後，老大就住在新竹縣北埔鄉叫minrako'的地方居住，老二背著尾巴骨灰就向南庄東河去了，到東河的時候，這個骨灰呀，很重，變成用爬的，像毛蟹一樣爬，那時候我們夏家的就說：怎麼像螃蟹一樣的爬呢！那時候日本就稱為螃蟹的蟹，其實那時我們夏家是兩兄弟之分，為了背骨灰太重了，變成毛蟹的蟹，之後因為不雅觀，變成解釋的解，破音字。當時老大到mirako'的地方，在北埔鄉一代傳一代，有一分支夏家供奉龍神的移居到台東去，又傳承到夏阿龍，他供奉之後，也放了幾年，結果他到五峰，認為供奉的不錯，後來大概是年邁了，五峰那邊的夏家就接過去了，到我就第十代了。後來要甄選我們夏家傳承龍神的，就召集我們夏家年輕人，大約20幾位，以我們夏家占卜方式決定，結果20幾個唯獨我夏茂隆占中了，接受之後，我就到頭份地區來創業，我們這邊興隆里，我想既然已經做主持了，我就召集大家，我們五峰地區的說，既然要供養，就答應我遷到頭份地區來，那是78年的時候，79年的時候，龍神就找乩童，身為龍神要出來祭祀，那就找到夏義輝。(潘秋榮2010年訪問逐字稿)

祭祀儀式在日治時代停止一段時間，原因是蛇尾骨灰遺失（胡家瑜1996：90），直到三十餘年前骨灰再被尋獲，靈蛇才又出現。約1992年時，夏姓人士被附身，聲稱需尋一固定奉祀場所為人治病及解決疑難，於是夏姓人士輾轉設法，最後於頭份興隆里建立一神壇，名為「五福龍賽堂」。

六、帝那度(tinato')⁹

(一)tinato'(帝那度)的介紹

tinato'(帝那度)祭典是賽夏族祭儀中，由tawtawazay家族—即為趙家(族語原為豆家)所負責之祭典。

趙家在五峰鄉境內分為三支系，分別稱為趙一、趙二及趙三，也在tinato'(帝那度)祭典上，分別負責不同祭祀工作及對象。tinato'(帝那度)祭典的主要目的，在一般賽夏族人的基本認知裡，有人認為是主司供奉戰神

⁹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賽夏族 tinato' (帝那度)祭儀文化與組織重建之研究

(賴盈秀,2004)10 (決定是否出草，由趙二負責)，或進行敵首祭(獵首祭)以撫慰敵首之靈，有人則認為是祭祀天神(由趙一負責)。另有趙三所負責的kathethel(阻擋風雨祭)，目前暫放在tinato'(帝那度)的祭典空間。

tinato'(帝那度)為賽夏族社群現有的姓氏家族所主持的祭儀，代表了一個傳統信仰，而這個信仰有其需要對應到姓氏家族所要祭祀的對象，這個對象也就是氏族所信仰的karang，而祭祀對象的證明就是姓氏家族所保存從以前舊有傳承下來的kakro:o'an(神明信物)，所以祭儀祭祀的對象也要對應到容器內的信物上，並賦予神聖名稱，存放信物的容器賽夏族稱為karang。放在容器的信物平常不可輕易取出，亦也不能予主祭家族以外的人觀看或碰觸，信物是非常神聖莊嚴與禁忌的，祂所代表的就是祭祀的對象，只有在舉辦祭儀的時間中才可以取出整理或作為法器使用，因此所要祭祀的對象也正是賽夏族祭儀舉辦之核心價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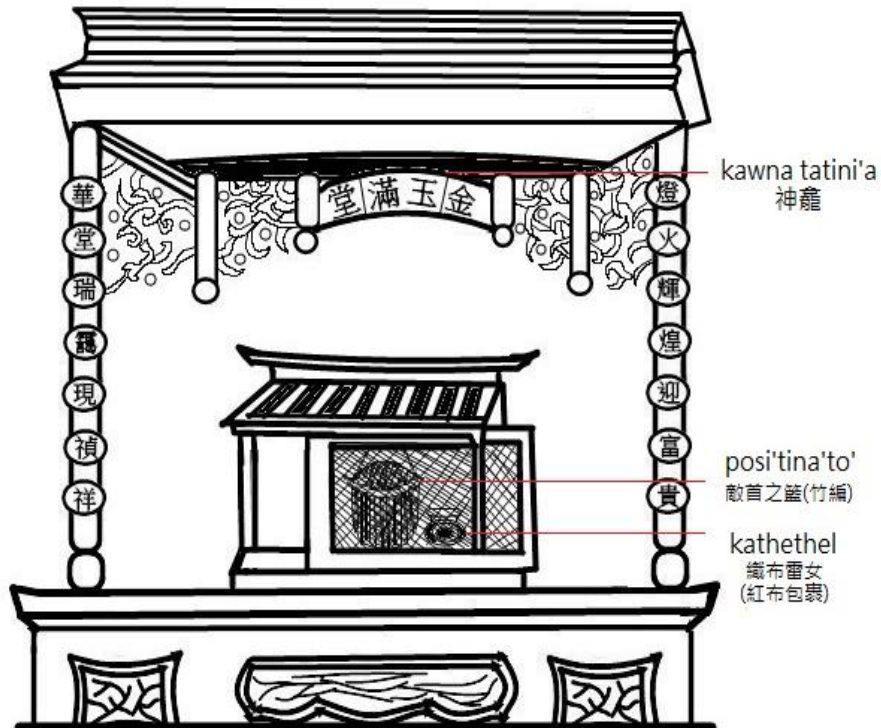
賽夏族tinato'(帝那度)祭典的辦理已制定為每年一次舉辦一次為主，並以農曆為換算基準日，定期於農曆的2月15日傍晚舉辦祭典儀式。制定此時間點是遵照賽夏族各分工氏族負責之祭儀及傳統農耕季節生活時序所換算，目的是為祈求護佑賽夏族人新的一年裡如星火般遼遠無止盡、生生不息繁衍子孫、農耕五穀豐收、豐衣足食、家和平安萬事興。因此，所有年度賽夏族的各種歲時祭儀的時間日期，tinato'(帝那度)祭典年度為首之祭儀。

而過去賽夏族tinato'(帝那度)主要是以征戰為目的舉辦之祭典，後來因時代而有所變化，惟其祭典儀式本質仍不變，除舉辦祭典外，平時主要是針對族人的需求而定，例如：要去服兵役退役、參加各種公務考試、參與公職、政治選舉及還願等為祈福為主了。

(二)tinato'(帝那度)祭場及相關神器

tinato'(帝那度)祭典之祭場位於上大隘，族人稱為samsam-ma-an(即水漫之地)，亦為趙家趙二家族聚集最密集之所在。

圖2- tinato'(帝那度)祭堂(本團隊現場拍攝描繪)



tinato'(帝那度)是指一個藤製的容器，裡頭裝放著打火石、芭蕉絲，亦有耆老說尚有敵人的髮絲，以及鐵片、杪擺、黃藤製便當盒共六項內容物(圖2-2)，至於該六項內容物用途為何，問遍所有耆老，不得而知。而訪談主祭時，主祭告知其所知，內容物僅剩三項，包含打火石、芭蕉絲及鐵片。

目前tinato'(帝那度)被供奉在祭場搭蓋的祭屋，最裡層的供桌上，並珍藏在圖2-1裡的閩式神龕裡。據說此神龕是當年由賽夏族夏家(負責供奉龍王(baki So'ro)主祭所捐贈。惟真正傳統放置tinato'(帝那度)的方式，是在火塘正上方，以吊掛之方式為之。

過去要進行tinato'(帝那度)祭典時，乃由主祭取出，引燃供桌前地面之火塘後，開始舉行相關祭典儀式。

paS'ala' 神聖器物



圖2-tinato'(帝那度)神聖器物內容

(三)主祭及祭儀日期

目前之主祭是趙勝雲耆老(圖2-3)，乃是日據時代大頭目趙明政(達陸武茂)的孫子，趙傳華之大兒子。

主祭之位置乃由當年之北賽夏大頭目趙明政(Taro O'mao)直接傳授，祭典之工作分為趙一、趙二及趙三，各負責不同之祭典工作內容。至於趙家祭典分工方面，趙一負責祈天儀式，趙二負責照顧tinato'(帝那度)，趙三負責水神kathethel。

祭儀的日期目前訂在每年之農曆二月十五日，但過去實際舉行祭典的時間，似乎並未固定。

(四)tinato'(帝那度)祭典之完整流程

tinato'(帝那度)，透過過去長輩之口傳及記錄，撰寫出下列祭典之流程。

第一階段：tomil'itol ka tinato'(祭典起動式)

賽夏族tinato'(帝那度)祭典前1~2週間，擇一日做起動起靈式，由朱家長輩代表人攜帶一袋糯米(2-5斤)及糯米酒前往tinato'(帝那度)主祭及頭目家中進

行起靈式，主要是提醒主祭稟報祭典訊息將至，並且商議選定tinato'(帝那度)祭典最佳的日子時間，以利通知賽夏族各姓氏族人周知屆時來參加，並為tinato'(帝那度)的祭典事務做好先期的準備工作事項。

祭典準備項目：

- 1.嚴選kaphoel(鹽膚木)日曬烘乾
- 2.haha:op(竹篩)一個
- 3.kapahiyo'(竹製火把)
- 4.bae:aeh(柴火木炭)
- 5.ra:bos祭祀祭告品(細項)
- 6.採購祭祀食用料
- 7.製作祭祖牲禮竹器祭祀用具：ho'ol糯米、'aelaw鹹魚、'oeson蝦、'ayam肉等。
- 8.烹煮hool糯米、aelaw鹹魚、oeson蝦、ayam肉等。

第二階段：Sememe:(募資)

由主祭帶領至賽夏族部落挨家挨戶募資，募集的目的一方面要讓族人回饋及得到tinato'(帝那度)的福氣，另一方面傳遞祭典的時間已經來臨。募集的物品依照各戶意願自由樂捐方式捐助，捐的越多所得的祝福更多更大，募資募集大致既有糯米、小米、釀酒、蔬果野菜、魚蝦、山產肉、醃肉、錢幣、竹木材等等。主祭募款至各戶募款時必須攜帶kaway揸袋或takil竹揸樓，揸樓上面要披掛著大的獸皮衣覆蓋起來，家戶所捐得的物資必需覆蓋隱藏好，不能被天日瞧見看見或照到，以免被天搶去，此乃禁忌。

第三階段：祭典開始儀式maehrahrang(密室會議儀式)

- 1.在tinato'帝那度祭屋內進行密室會議，此會議僅限tawtawazay(豆、趙)氏家族男性參與入內商議，其餘姓氏外族人及婦女性禁止進入祭屋內，此為大的禁忌。
- 2.'a'iyalahoe:(各姓氏研商儀式)於正廳內全體人員參與研討會議。
- 3.主祭致歡迎詞及介紹各姓氏耆老及來賓介紹
- 4.tinotatini'(頭目)說明「tinato'帝那度」緣由來歷。
- 5.各氏族耆老致詞發言並宣揚賽夏族文化傳承與勉勵。
- 6.議題討論
- 7.意見交換自由發言
- 8.問題解答
- 9.homabos(祈福祭告祖靈儀式)

- 10.派各姓氏代表外加一位他族，以人手一個持ra:bos(牲禮)、talobong(竹酒杯)、Sinpaehpae:(糯米糰)祈福祭告，並由主祭引領面向東方獻祭慰詞，獻祭牲禮以尊慰祭告天地祖先亡靈。
- 11.感恩歷代列祖列宗靈位護祐恩惠。
- 12.安慰過去我族人出征在外未回及遭意外的烈士靈魂。
- 13.慰藉被獵亡的異族亡靈獻祭。
- 14.祭告邪靈惡氣請走開，不要加害後輩子孫們。
- 15.祈求祖先賦予後輩子孫們原有的力量，保佑顯揚固有傳統文化傳承，有如天上繁星般的繁榮，亦如星火燃燒般的力量展現。

第四階段：tinato'(帝那度)祈天儀式

tawtawazay(豆、趙)家族tinotatini'(主祭耆老)領著tinato'(帝那度)的parat火種，將第一把kaphoel(鹽膚木)末端燃燒點燃，燃燒之後從祭屋內快步往外走出，面向東方口頭念咒祈天祭詞，祭詞完畢再將kaphoel(鹽膚木)向天上舉起來，之後火把交叉互敲打三次，讓kaphoel(鹽膚木)所噴出來的火星撥雲見日，星火延燒整個大地直上天際，氣象萬千將天門開啟。之後再將火把往東方丟棄，盡速折返回祭屋正廳，續由tinotatini'(主祭耆老)再手持握著藤箕向外揮搥敲擊門三次，藤箕向外揮搥擊門外的意義一方面是為了避免遭噴出來的火星延燒反射燃燒到自己族人，另一方面是驅靈邪氣。tinotatini'(主祭耆老)再回祭屋內繼續重複進行第二次祭天儀式，即告完成所有儀式。

(五)tinato'帝那度祭儀禁忌

- 1.烤乾kaphoel(鹽膚木)時不能被其他人看見要秘密烤乾，此為禁忌。
- 2.tinato'(帝那度)祭天儀式起動時，所有在場人員必須強制進入屋內避躲，避免遭噴出來的火星延燒反射燒到自己族人。
- 3.祭場內所分發的食物及所吃進食物時要在屋內或有遮蔽物的地方，不可在月光下及天際可看到你的地方進食，以免自己的食物被天際及月光搶走了自己的食物被帶走了福氣，未吃完的食物要放在口袋裡隱藏起來可帶回家去吃。

(六)tinato'祭典意義及內涵

tinato'祭典之意義，如下：

- 1.tinato'是祭祀"火(hapoy)"的祭儀，火，有生命之源之概念。因此，象徵本祭典司祭之趙家(Tautauwazay)，要負責保護及延續賽夏族之生命火種。
- 2.有關tinato'是專指敵首祭之祭典之說法，於本研究裡，透過與幾位耆老之訪談確認，敵首祭另有其他儀式。至於族人前來tinato'商討及祈求之動作，

為所有對於未來未知之事進行諮詢之相同儀式，並非專為出草所舉行。因此，不能因而將tinato'簡單視為敵首祭。

3.tinato'是賽夏族自古以來，分配給趙家主司之祭典。

4.tinato'是賽夏族每年之第一個祭典，在撥種祭以前舉行，因此，用以祈佑賽夏族年度風調雨順之功能非常明顯。

5.tinato'用以祈求風調雨順之外，當兵、升官、考試、選舉、生意以及婚姻等等，皆受其祈佑。

(七)tinato'(帝那度)亟待釐清之祭儀緣由

以下敘述，來自趙家耆老趙山琳之口述及撰寫，談及有關tinato'之由來，似與koko Ta'ay有非常重要之關聯。茲節錄如後，在透過焦點座談方式，請其談論此一說法之來源，並由其他有關家族包含故事其中提到的祈天祭，以及其他家族作回應，以確認其信度及效度。

遠古前，賽夏族因設陷害了ta'ay(矮人)族之後的好幾年，一日bo:ong(賽夏人)在林間狩獵中巧遇了唯一倖存的ta'ay(矮人)baki' 'aro'及koko' toway二位老人家，閒談中bo:ong(賽夏人)明白了他們的處境非常困苦之後，誠摯地邀請二位長者至bo:ong家一起生活，讓二位已年邁的長輩無須再四處躲藏奔波。baki' 'aro'及koko' toway二位老人家允諾欣然接受答應了bo:ong(賽夏人)的請求與邀請。

因此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二位長者被bo:ong(賽夏人)收容後照顧了好一段時間。之後，兩族間之仇恨敵意和矛盾誤會心理，也因時間的相處逐漸了解淡化歧見，因此，兩族雙方便有了甦醒情誼的機會，互動互諒而有了共識產生信任感。也因此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自己知道要在臨行前，必須要傳授教學給賽夏族人許許多多如何祭拜紀念ta'ay族(矮人)亡靈之祭儀、祭歌、祭舞及禁忌等方法，好讓賽夏族人去學習、傳授、追思、感恩、祭拜、祭慰詞等方式，以對於滅ta'ay族(矮人)之事實能有機會懺悔及彌補贖罪。另一項是為了先前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在逃離時對賽夏族人施法所下的詛咒重語，尋求如何解除咒語之方法化解成祝福善意。而整套祭祀paSta'ay(矮靈祭)的祭典儀式初化形式結構，最大的意涵是要重新還原勾勒出當時ta'ay族(矮人)被賽夏族人所陷害的情境做為背景基礎，以及賽夏族人每年所舉辦的豐年祭同時融合併列祭典儀式之規劃範圍內，且以定時“期約相會制”做為兩族之間最大的共識承諾，融合併列祭典形式亦可朔回賽夏族與ta'ay族昔日間的和睦相處與歡樂

時光，只要賽夏族人能遵守承諾定時於約期的時間內，每年舉辦紀念矮靈祭典儀式，ta'ay(達隘)的咒語方可解除。(現在辦理paSta'ay矮靈祭定為2年一次)。

在paSta'ay(矮靈祭)還沒形成之前，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傳授了所有相關矮靈祭之儀式事由，並且完整的教導教會了賽夏族人，並立位了由朱氏'aro'為矮靈祭典的主祭確定...。交代清楚了之後，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自己知道將要遠行了，最後的遺願就是為表示要感恩與答謝bo:ong家族對他們二位老人家的收留長年善待與照顧的心意，因此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特別前往負責祈天祭(雷神)的「潘氏」取(借)一份禮物送給了bo:ong(賽夏人)當做小小厚禮。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另特別囑咐bo:ong說：tinato'(帝那度)此火種雖然是一個小小的一份紀念信物，但祂所持有的威力法力強大無際...又再囑咐說：tinato'(帝那度)信物要善加以運用看守保管，有朝一日如果您(bo:ong)功成名就時，不要忘記了也要好好照顧與提攜朱氏族，如你們照顧我一般的善待，因為朱氏是我的徒弟了、我的化身、代言，看到朱氏時形同看到我一樣，看守保護好paSta'ay(矮靈祭)的進行(malahang ka rape:)以防外族擾亂，讓祭典儀式順利完善。baki' 'aro'及koko' toway(矮人)兩位老人家朝著東面方向忽然遠離了，從此再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因此賽夏族內有任何事情，都會跑來與趙家商量，此時若涉及重大事件，例如必須出草或進行其他紛爭之解決，就會由趙家頭目在tinato'(帝那度)前，點燃火苗共商解決之道。一旦決定如何處理，各與會家族代表，即會引此火苗，攜回煮食，作為解決事件之準備工作。因此，任何時間，只要族內發生事故需全體族人共同解決，即會一起前來tinato'(帝那度)共商。

賽夏族就靠帝那度生火，讓族人來取火，(tinato') 其它的用處，就是每一年每家庭都用竹子火把，來這裡點燃帶回去，你家就會興旺。

七、雷神祭(koko biwa')¹¹

雷神文化過去確實存在，前輩們在傳說這個口述說：於五百年前早已消失之傳聞，雷神文化為何被祖先遺忘了，賽夏族有好多種的祭儀文化祖先已清楚交代給賽夏族各個姓氏，唯獨雷神被遺漏，什麼原因不清楚，以下我加一個與雷神有關係故事。祖先以前有很多故事，賽夏族以前曾發生過一次大災難“洪水氾濫”有神仙下凡提醒所有地方賽夏族村莊，挨家挨戶對族人說：會發生水

¹¹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賽夏族歲時祭儀教材》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

災，叫人製造一艘船，很多人不相信，有一天真的發生了，突然變天天空一片黑暗，雷霆大響，霎時雨嘩啦啦落下來，一陣閃電過後，突然雷聲大作，大家都被嚇到了，水一直在漲潮，人不知所措，有造船的人安全飄在水面上，夜裡人在驚慌中，誰也管不了誰，這村莊一片荒涼什麼都沒有了，人和家畜也都沒有了，這就是雷神文化起因嗎？地球也都變了。奇怪的是這個雷神文化，原始時期，賽夏族人是否都在被災難大水沖滅，這情形誰知道，不然為什麼沒有姓氏供奉雷神。

八、鎮風祭(baki'bo:ong)

這個baki'bo:ong往上追溯是風氏之始祖歷代先人，有一位風姓耆老作夢說：在那遙遠高山上有叫baki'bo:ong名字，他是我們的始祖。邀請所有耆老和baki'Soro:主祠人為此事舉行討論會議。經決議擇日期通知各姓氏至河邊宰豬祈福（求）在天之祖先（靈）保佑全族平安。現由'oemaw a taro'擔任主祠供奉，每年農曆元年二十日祭祀日期。祖先有傳承珍貴信物裝在藤編籃，目前置於龕內供奉，平時不許給人隨意觀看。

風氏祖先叫bo:ong tatini'，口述者風秀雄主祭，這歷史已五百餘年之久，有傳承之信物用紅布包裹裝在黃藤編製四方形籃子裡，包裹裡不知是什麼東西呢？'omaw a taro'說裡面有好幾樣，依我所知有一樣貝殼（siloe'）而已，因為前代交代這些信物不許任何人看，我生為供奉者也沒見過，祭祀日大家都會來拜拜，而且自帶供品依漢人方式祭拜。開光完後先到外面傳統祈福，接著再祈天祭，所有的人都到屋內不得有人在外面走動，儀式中也不讓人觀望，會影響天氣整個祭儀。祈天儀式把門窗全都要關門，主祭穿著獸皮衣，外套搭在肩上不要給太陽照射進行祈天祭，'omaw a taro'又說，tatini'換入新房子，在行走路程不要曝陽光，拿一塊乾淨的披肩，皮衣遮蓋。祈天祭完畢回屋子裡把所有門窗打開，然後大家就緒每人一個糯米飯糰用中餐，有人要喝就喝，有要事可以先離開，其餘當下邊吃邊聊天，再各自賦歸。

總從耆老口述，祖先把鎮風祭（pongiyo'）很清禁交代風家氏族鎮清供奉，至今年久有很多人不知甚至被遺忘，祖先留下這麼好的文化，大家應重視學習傳授後代子孫。我幼年時常去母舅家，那裡表兄弟很多，年齡、樂趣相近，玩在一起至山上放陷阱捕捉小鳥，到河溪撈魚、蝦、蟹，甚至田間賽跑，相撲攀登高處，膽識過人，精氣不怕，反而強健體魄。

想想童年的趣事，總覺得特別溫馨。有一個晚上我們被舅舅叫去，說真實故事鎮風祭給我們聽，我們坐在板凳上傾聽，以前本庄有發生大災難，你們常去那河溪以前是狹隘，現在已寬，有日的白天氣候突然變天，山中

的黑雲霧變化多端，群山相連看不清，到了深夜屋外風聲夾帶狂風豪雨，至清晨一看造成農作物及茅房受到嚴重損害。舅舅又說野外河溪動物被沖流的屍體漂浮在湖邊腐爛發臭。耆老派年輕人至上游砍伐酸橘樹（kabo'）把河溪架設柵欄，防止瘟疫傳染疾病，架設完畢趕緊回來，避免與人談話把家門窗關緊不得出外工作，都在家休息，以免被禽流感傳染疾病。

舅舅講完又說了，祖先創造這鎮風祭非常有意義，以後如再發生颱風時，取弓箭站在門往外射出去，讓颱風轉向，再說如打響雷聲時，拿番刀擺放門檻刀尖向外，這種方法很有效對族人保護安全。我聽到鎮風祭儀跟大家分享。

九、織布女神(kathethel)¹²

遠古時代祖先傳說：賽夏族群是個狩獵維生。有一天出遠門去很遠地方狩獵就在河川搭茅舍，這河川與海會合處，世外桃源，非常美觀。老人各有想法，最後賽夏族就此生根繁衍。賽夏族對海洋生物不懂、懼怕，只好在河川捕魚、蝦膳食。

(一)女神行善事蹟

1. 女神和賽夏族怎麼認識
2. 如果天晴女神會出來在海邊石礁上日光浴。
3. 女神兩次出來日光浴才發現河邊搭蓋寮舍，祂呢喃輕訴那是什麼呀？
4. 女神好奇心去探究竟，櫥具齊全都沒有人。
5. 這女神心地端正、純潔、善助他人。
6. 一次兩次給獵人煮飯，女神被懷疑是個專毒害他人，飯餵狗吃。
7. 賽夏族就此指認kathethel關係。

(二)女神生活

1. 女神家住在深海裡。
2. 女神一語不說賽夏族人把祂當作啞巴看待。
3. 女神和賽夏族人和睦相處，工作認真，孝敬老人。
4. 女神與達印結為夫妻生下一男小孩。
5. 賽夏族人為他們夫妻辦慶功宴大家高興極了。

(三)女神和賽夏族之命運

1. 女神織布技術非常好又會編製圖騰。
2. 有位學員以為比女神編織的好，不接受指導。

¹²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賽夏族歲時祭儀教材》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

3. 學員對女神要求被製成的布疋做個比賽誰多為勝者。
4. 結果學員失敗，從此對女神不斷譴責討厭。
5. 向達印訴苦要回娘家了，小孩怎麼處理呢？
6. 兩夫妻商量結果，分成兩半各持一份，不然怎麼辦？
7. 女神悔不當初教導賽夏族編織服飾。
8. 約訂三年讓孩子相逢見面，女神另一半已會走路且健強，男方早已死亡
9. 女神規勸一句話給族人，往後在你們服飾上看到圖騰自然就會想到了。

至今前輩耆老從口述裡的傳聞這織布女神是位慈眉善目，富有童心，寬和慈善，所以賽夏族人當作為有公德女神來供奉祭祀，想一想看！若不是這位織布女神我們會有傳統服飾嗎？從哪裡拿呢？還不是織布女神精心創始編織的，才有保存這傳統服飾啊！我們要盡心保護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

我們前輩講織布女神故事的時候，說法不一致，其一在海邊礁石上日光浴，其二在河川湖邊捕魚，如看到人就身體躲藏起來，不讓人看到，賽夏族也不去接近，後來久而久之消失不見蹤影。為慎重思念起見，織布女神列為我們祭儀文化遺產作為紀念，定期祭祀供奉，使可延續世代相傳的習俗文化傳承祖孫。

現在耆老好不容易把祂恢復招魂重新供奉，暫時安置於敵首祭神龕供奉。確實這位織布女神旁若無人或傳說編出來的故事，也是有意義的歷史往事，不然的話我們證明事實真相，現在這年代沒有人能瞭解。現政策也重視文化遺產。

十、淨溪祭(talo'long)¹³

賽夏族關於水神的傳說，其中以豆家的淨溪祭與五峰趙家的水神—及火神祭，是以召集各戶就近於溪流會合，豆家在現在的獅潭(馬陵社)，每年春天來臨，各戶攜帶糯米糕、釀酒、生豬肉，以及新製族服(昔日有家族性織物圖騰)，在較寬廣的溪澗集合，首先祭告織女kathethel，獻上祭祀物(酒、肉)，之後派年輕人在溪流上下清理廢木根梢、雜物、垃圾，囑咐不在溪裡大小便，抓溪蝦魚等等禁忌。近午時第一次參與的小孩浸泡水裡，讓織女識得，並換穿所帶的新織服。午餐切米糕、烤肉、飲酒話家常，飽飯後砍芭蕉樹置於水中，訓練不擅泳者攀蕉樹浮游(意涵反映水中求生之末日傳說)，午後三點全程結束離開溪畔，'aza'指定3~5名青年至上游弄混溪水，至祭祀處靜待溪水清澈

¹³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13《賽夏族歲時祭儀教材》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

方離去，此為淨溪祭的所有過程，亦是祖先們在夏季河流泛濫前的智慧，以保家園財產。

以前豆姓氏族在此風口處（馬陵社）居住地方，後來分離部份，還移別處留下部分不久又遷移至現在獅潭百壽村，至今一直沒放棄淨溪文化。

聽耆老們說：供奉此淨溪祭少則已有三百年歷史了，如果要舉辦淨溪活動最好選春、秋季節為宜。注意螃蟹往下游至海邊時，最適宜捉蟹的時候，還有一件要注意一種植物颱風草穗落，螃蟹是最肥蟹膏色澤美，舉辦淨溪祭活動沒有邀請各姓氏參與，只獅潭豆姓辦理。我們這活動利用白天中餐完畢，大家自行離開回家了。

以前豆姓還在古居裡有一條溪，所有豆家常常在那裡舉辦祭儀活動，非常有意義。當日淨溪祭各自帶煮好食物，如白飯、野菜，誰有誠意也可帶糯米飯、米糕、酒都可自由提出分享。

(一)淨溪祭的禁忌有哪些嗎？

- 1.有身體不適者不得參與。
- 2.淨溪祭前不允許吵架。
- 3.淨溪祭時不要有三心二意。
- 4.淨溪祭這一天絕對禁止大家吃魚類。
- 5.淨溪祭這一天禁止大家撒尿在水裡。

十一、文獻回顧之評述

經過上述文獻之探討，本研究團隊經討論後，獲得下列結論

- (一)賽夏族傳統的祭儀對象，從賽夏族開天闢地創世紀時代即有，與一般社會及各國之信仰及祭儀對象相似。
- (二)賽夏族的創世紀與洪水有關，相似的傳說在台灣其他民族，例如布農族、鄒族有相似之故事。
- (三)賽夏族之祭儀以矮靈祭為最有名，而其祭歌歌詞中，多次提及Wa'on這位神祇，顯示wa'on在矮靈祭之前，即為賽夏族尊崇及祭拜的神。因此推論，在創世紀後與wa'on相提並論的神，應該都是在矮人與賽夏族共存的年代，被祭拜的。
- (四)由上面之初步發現，顯示賽夏族之祭儀，因其對象，而有所階層之分。簡單說，與其他民族一樣，例如漢族認為補天的女媧是創造他們的女神，玉皇大帝是掌神界的神，是屬於第一層次的神。玉皇大帝之下還有各種神，如觀世音菩薩、王母娘娘、財神爺、註生娘娘以及各種掌管大自然的神，是屬於第二層次的神，是屬於傳說中的神，存在人的傳說中。此外，還有

許多神，是由人轉換而成，例如武聖關公、媽祖等等，都很受人敬重並有很多的信眾，是屬於第三層次的神。

相同的，西方信仰的神，也有類似的階層之分。從文獻來看，賽夏族從創世紀開始，顯然有一個比那一對創造賽夏各氏族兄妹還要階層更高的神，允諾他們創造了賽夏各氏族。而同時，這個主宰萬物的神，派遣了雷女、織女、火神、風神、雷神、龍王等來幫助賽夏族人。而矮人ta'ay則是證實真的與族人生活在一起過，帶來了早稻給族人，也教了賽夏族很多事，是類似關公層級的由人神化的神。因此，本研究團隊，經過文獻探討後，認為初步已可以將賽夏族祭祀的神分層區分出來，如此，要找到祭儀的關聯性，就比較容易了。

伍、訪談之過程及重點摘要

一、部落說明會一場次-110年3月27日

趁舉行賽夏族民族議會，本團隊三位計畫主持人同時前往南庄東河部落，參與議事之同時，並由計畫主持人向族人報告本案將由明新科大執行，並且說明如何進行相關調查之工作。同時希望各家族能配合相關調查工作，並邀請參加期中後之焦點座談，以建立祭儀分工內容之共識。

議會議長及各氏族代表，對於本案之進行樂觀其成，尤其認為各祭儀之正本清源，可以清楚祭儀界線，以使各家族以及後代清楚明瞭祭儀的定位，才能分工傳承各祭儀最純粹之內涵，而不會造成相互間不必要之誤解。

經議會及各祭儀負責家族的主要耆老同意後，本團隊始開始進行各種時程及計畫實施細節之安排。



會議前向天祈福



參與賽夏族民族議會會議



會議會場



計畫主持人報告說明此計畫目標



共同主持人潘老師說明



會議熱烈討論中

二、訪談調查-第一場110年3月27日參與帝那度祭典

參加完上午的民族議會進行總體報告後，研究團隊隨即轉赴五峰鄉大隘上部落，參與由今年度重要的tinato'儀式。

計畫共同主持人趙俊雄為趙家一份子，因此得以進入祭屋內部，參與祭儀之全部過程，在祭屋裡，再一次向趙家代表，報告即將進行的計畫，獲得所有趙家人之同意。

其間再度訪談幾位耆老，例如邀請趙健福頭目，再一次對所有與會的趙家人以及其他前來參與的其他族人，闡述tinato'在賽夏族祭儀之意義，並確定有關tinato'之定位，就是火的祭儀。由於tinato'之調查，已在去年底完成，今年之調查部分僅將去年的調查結果，再透過實際祭儀的進行作一次回顧。有關去年的報告成果，亦由計畫主持人承諾，將另由明新科大之USR提供經費，編印一冊單行本給趙家每一家一本流傳。



參與帝那度祭儀



賽夏族人家戶捐款



耆老訓誡



祭儀前敬拜天地



頭目說明祭儀方式



獻祭品(酒/小米/肉串)

三、訪談調查-第二場110年4月23日至4月25日參與祈天祭祭典

今年適逢祈天祭舉辦年，本團隊共同主持人潘秋榮為祭儀之負責人之一，全程參與祭儀之活動。本團隊並依據潘主持人的推薦，訪談了數位潘家、錢家及相關族人，今年因負責之氏族之一根家家族有事，故被禁止參與儀式。

相關之訪談內容，如附件。重點在於，充分地了解祈天祭之儀式過程，並對賽夏族人重要意義性。



大湍溪河邊會議



賽夏族人家戶捐款



殺豬準備生火



祭儀前敬拜天地



主祭家族會議



小米讓參與者享用

四、訪談調查-第三場110年7月16日訪問龍神祭夏主祭

今年原定5月中前來拜會訪談賽夏祭儀亦舉足輕重之龍王祭(baki Soro) ，然而因為疫情的關係，一直延後到7月中才成行。

主祭夏茂隆對於本團隊的到來非常歡迎，除了內外介紹了所有供奉的賽夏諸神外，很特別的，供奉的還包括一般社會信奉的神祇，總計在五龍宮內供奉超過20尊神以上，是原住民族信仰上的特殊情況。

夏主祭對賽夏的神祇提供了很多新的概念，其中在介紹神壇排位時建構了「階層」概念。差異在於，夏主祭之排序，與本團隊所分析，按照其他宗教信仰神的位階，有所不同。夏主祭將矮靈祭之位階，排列在許多二階層次之神祇之前。



訪問夏茂隆耆老



耆老述說五福宮由來



耆老示意「竹占」



五福宮敬拜眾神明



五福宮賽夏族。baking so:ro供牌



賽夏族大霸尖山土地公

五、訪談調查-第四、五場110年7月16日淨河祭與鎮風祭

7月16日下午，本團隊邀集風家及豆家，一起在東河風貴芳餐廳裡，舉行訪談。主要針對鎮風祭之起源、祭儀模式及祭祀對象等，進行訪談。

對於鎮風祭之看法，風長老有不同於夏主祭之觀點。至於淨河祭部分，則是認為每個家族都可以進行，不限定豆家才可進行。以上都是與之前認知重大歧異之處，將經過整理後，於焦點座談時，提出與各祭儀負責家族探討。



訪問鎮風祭風家主祭



訪問淨河祭豆家主祭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協同訪問記錄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協同訪問記錄



豆鼎發長老說明淨河祭



風貴芳長老說明鎮風祭

六、會議-110年7月15日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協調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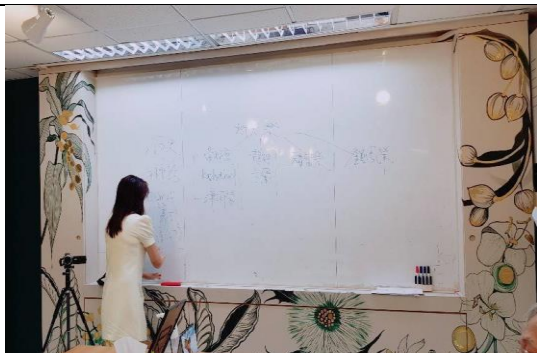
經過訪談之後，本團隊彙整所有影音紀錄，討論期中報告之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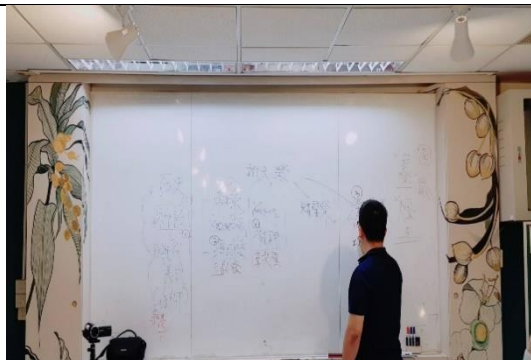
計畫小組會議



計畫小組會議



計畫主持人分享策略



計畫助理記錄



計畫小組會議



計畫小組會議

七、訪談調查-第六場110年8月30日帝那度

8月30日上午，本團隊邀集趙家健福頭目，一起在明新科技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處裡，舉行訪談。主要針對帝那度祭典起源及祭儀模式，祭祀對象等，進行訪談。



訪問頭目帝那度祭典



趙主持人提問



頭目就帝那度祭典照片一



頭目就帝那度祭典照片二



頭目就帝那度祭典照片三



頭目就帝那度祭典照片四

八、訪談調查-第七場110年9月1日 雷神祭&拜訪東河高校長

9月1日上午，本團隊特地至向天湖矮靈祭祭場並拜訪雷神祭芎家媳婦-潘氏耆老，舉行訪談調查。主要針對雷神祭祭典起源及祭儀模式，祭祀對象等，進行訪談。

訪談過程中順路經過東河國小，便順道拜訪高校長探討期中報告相關問題並請高校長就他所知的提供賽夏族各祭典祭儀的看法等資訊。



矮靈祭祭場



訪談潘美招耆老



訪問潘美招耆老



訪談對象與計畫團隊合照



訪談東河國小高校長



訪談對象與計畫團隊合照

九、訪談調查-第八場110年9月1日帝那度及賽夏族各祭典祭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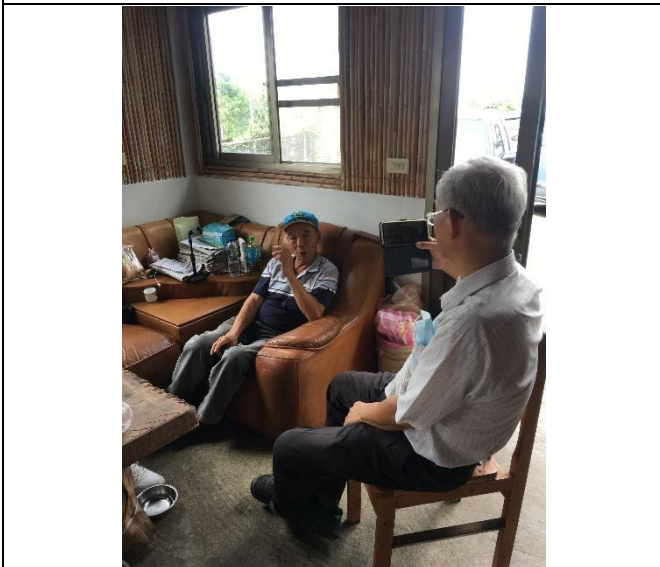
9月1日下午，本團隊特地至向蓬萊拜訪日氏耆老，舉行訪談調查。主要針對帝那度祭典起源及祭儀模式，祭祀對象等，進行訪談，另外也請日長老就他記憶中的賽夏族各祭典祭儀給予意見。



訪談日繁雄耆老



計畫主持人訪問日繁雄耆老



日耆老祭典說明



日耆老學生參與訪談



日耆老住宅賽夏故事牆



日耆老住宅賽夏故事牆

十、訪談調查-第九場110年9月2日賽夏族kathethel

9月2日上午，本團隊至五峰鄉圖書館拜訪趙忠正長老舉行訪談。主要針對賽夏族kathethel祭典起源、祭儀模式及祭祀對象等，進行探討。



訪談趙忠正先生



趙忠正先生祭典說明



趙忠正先生與潘老師互動交流



趙忠正先生說明傳說由來



共同主持人-潘秋榮老師



共同主持人-趙俊雄老師

十、訪談調查-第十場110年10月18日矮靈祭

10月18日上午，本團隊至大溪工作站拜訪朱劍鳴主任舉行訪談。主要針對矮靈祭祭典起源及祭儀模式，祭祀對象等，並就期中報告的問題點進行探討。



訪談paSta'ay朱氏家族朱劍鳴主任



朱劍鳴主任說明paSta'ay



潘秋榮闡述訪談目標



計畫主持人諮詢探討



計畫團隊與受訪者交流



計畫團隊與受訪者交流

十一、成果部落說明會-110年12月2日

本團隊三位計畫主持人同時前往南庄東河部落，特邀各氏耆老出席會議，由計畫主持人向族人報告本案相關調查之工作成果。同時就期中審查委員給予之建議希望各家族耆老能提供相關意見，共同探討取得共識。



賽夏族瓦祿部落發展協會



成果部落說明會準備



研究成果說明



共同研究取得共識



趙山琳、風貴芳、日繁雄等三位耆老與會



朱國勝、趙健福、豆鼎發等三位耆老與會

陸、關聯性之調查

一、賽夏族源起

(一) *oppehnaboon* 賽夏族初起...

在賴盈秀(2004)誰是賽夏族？說到賽夏族與其他民族一樣，皆有其創世紀之故事，以此故事來瞭解賽夏族各氏族之來源。其中之一神話中的賽夏族的氏族來源，由佐山融吉（一九二一）在大隘社，從趙姓taro umao，朱姓tabe kare節錄到一則有關各氏族來源的「賽夏族」遷移的路線，會發現許多氏族認知的遷移路徑並不一致；有的說是從後龍海邊來到南庄及五峰的山上。同時賽夏族與許多民族具有相似的洪水神話，指出了賽夏起源於高山，亦有謂大霸尖山或有指加里山，及訪問鎮風祭風氏家族風貴芳先生及賽夏族頭目趙健福提及：

我不覺得*oppehnaboon*不是創造的，祂其實一個人的名字，祂只是我們的源頭，但是祂不是創造山川大地的那個神，祂只是讓賽夏族從祂那邊有指示。而且還有像*oppehnaboon*那個兄妹，那個是讓賽夏族繁衍的，祂並不是創造山川大地，而且從祂那邊開始，就從賽夏繁衍，應該是外來的來協助賽夏族，那比方說像*biwa'*、*Soro*，他們應該都是外來族群來協助的，包括*ta'ay*也是，那我們賽夏給外來協助我們一般是答謝是回報，甚至變成神格化，因為他在幫我們的同時也教導我們一些技能，包括一些祭儀的東西，都是外族人來協助我們的，為了我們的農業，為了我們的好，所以我們去學習他們，然後感恩他們，這個祭典的由來大概也是這樣而產生的，那也可能有時間序，比方說最開始據我所知是*kathethel*比較早來，因為祂讓海水退下去，讓大地有陸地，人類可以生存，那甚至後面有*tinato'*火神啊，他們來幫忙，給賽夏族有火種，所以這些還是有一些脈絡可循，像我們的祭歌，就很像我們歷史故事。(受訪者:風貴芳)

最上面那個*oppehnaboon*祂的影射就是，有一個叫*bo:ong*的名字，那個老人家頭髮是滿頭白髮蒼蒼，那座山是形容那個人。因為以前大霸尖山是終年有雪，不會融掉，都白白的。(受訪者:趙健福)

經文獻分析及訪問過程，賽夏族每年隨著季節變化與世代交替，賽夏族人周而復始的肩負著神話故事、傳統祭祀的方式，流動著神話與歷史脈絡的生活文化，可以確認在基礎上神話源起，賽夏族一直以來就流傳著

oppehnaboon有關'oepeoh na bo : ong及'oepeoh namaya'的傳說故事，而故事的內容依傳述者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版本，發現受訪者傳述紀錄，按照賽夏族在各別傳統祭儀的主持工作上，從以前都已經分配好的，就如paSta'ay（矮靈祭）是titiyon（朱）氏族擔任主祭，'a'owaz（祈天祭）是Sawan（潘）氏族擔任主祭，由此可見一般主持間權責分工不會相互逾越，包括祭儀內涵緣由的說明，一般來說詮釋權最終都在主持祭儀的姓氏家族身上，而這個部份也正是本計畫調查之紀錄，了解祭儀之信仰核心與文化意義的來源及力量，並探究更深層的文化意涵。

賽夏族人以起初緣起至神格化乃表現祭典精神意義，說明過去各祭典重要的關鍵角色他們所傳授留下來或曾經幫助賽夏族，甚至教導一些技能、天文地理、生活文化...等，進而成為與神化、靈化的溝通儀式，百年多來傳承至今豐富賽夏族各氏族生活模式、傳承責任文化重要性，並集體性且具體實踐的文化模式。

(二)賽夏族神格化的信仰

上述(一)進而針對期中報告所提出賽夏族與各神話之概念圖，做一個較為適當的圖說：



苗栗文獻59期提出賽夏族神靈信仰中(風貴芳)，賽夏族稱神明為「samiyan」，原本是「提供亮光的地方;提供光明者」之意，後來的煤油燈也叫做「samiyan」。有學者研究認為賽夏語「samiyan」是客語sinmin(神明)的借詞。另外，過去有些學者研究認為賽夏族具有「神」的觀念存在，這個部份潘秋榮(1998:92)有所指出那是忽略tatini'概念於賽夏社會運用的廣泛，tatini'可以稱呼鬼靈與祖靈，也可稱呼賽夏族傳統信仰中祭祀的超自然存在，所以，並不能排除賽夏族具有「神」的觀念。事實上賽夏族原本就有神的觀念存在，甚至神明都有其名稱，在paSta'ay祭歌的歌詞中就提到了好幾位幫助賽夏族的神明，例如：ta'ay, yaro', yo'aew, wa:en等等。賽夏族也存在有相同的觀念，因此普遍對於「神」的名字或其信物都稱為kako'o'an，意思是家族供奉的象徵物。例如：風家主持的神醫祭或鎮風祭('oepoeh na bo:ong大霸尖山ka'owazan, 'oepoeh na maya'ka'owazan小霸尖山)，或是芎家主持的雷神祭(baki biwa' ka'owazan, koko'biwa'ka'owazan)等，祭儀都曾經式微到如上所述，後經五福宮baki'Soro:的協助而重新興起(胡家瑜，2015:109)。

(三)賽夏族神靈觀(tatini/'koko)

賽夏族傳統信仰姓氏家族主持的祭祀對象，也常用tatini'來統稱。不過若要說出名字時，依性別會在名字前面加上baki'(祖父)或koko'(祖母)尊稱，例如：toward會尊稱為'koko'會尊稱為koko'wa:en等等，這樣的稱呼也是賽夏族對於這些神靈的禮貌與恭敬。總之，大多數的賽夏族人相信傳統信仰姓氏家族主持的祭祀對象都具有特殊力量，可以影響族人的生活，保佑大家平安興旺。

反之，也可以降罪使人發生意外，病痛或不幸(胡家瑜，2015:84)。因此透過儀式的進行和神明及祖靈聯繫溝通，以獲得神明與祖靈保佑或諒解，讓族人繁榮興旺，且不要怪罪於族人。所以在舉行祭儀時都是很嚴肅而神聖，要嚴正對待，遵守規範，不可逾越。

二、祈天祭與其他祭儀之關聯性調查

賽夏族的姓氏祭團是指負責宗教祭儀的姓氏所組成之團體，如朱姓主持的paSta'ay(矮靈祭)、潘姓主持的祈天祭、夏姓主持龍神祭等，祖靈祭團是各個姓氏地域性(或部落性)組織，家族則為各部落內掃墓及祭祖的單位，而家戶則為舉行播種祭時的活動單位。從以上所述，可知賽夏族社會組織是以姓氏和地緣為基礎，為因應不同之社會活動而有不同的整合。就賽夏族人的認知而言，氏族掌管祭典的分

工是自古以來就已經分配任務，不同姓氏各司其職，相互之間並無從屬關係，祈天祭過去是由kapa'azaw（祈晴祭）、kapa'oral（祈雨祭）、kape'let ka ba:i(祈鎮風)三個與天氣有關的祭典，加上kapa:ra（祈驅疫）組合後形成的以控制天候為主的祭典，性質非常明確。

賽夏族其他祭典也有若干儀式是與天候有關，但並非祭典的任務，也不是祈天祭分出的祭典。這些儀式分述如下：

(一)paSta'ay(矮靈祭)：

1.ta'ay遭賽夏族人設計消滅後，僅餘兩位ta'ay施咒，致賽夏族農作物歉收，除了蟲鼠之害，也有氣候因素，因而祭典本身也有祈求風調雨順之意。

2.paSta'ay(矮靈祭)向天湖祭團使用的蛇鞭babte:主體是由構樹製作的，paSta'ay(矮靈祭)向天湖祭場在第一天午夜，是主祭家所用的法器，具有驅雨、除病、保佑健康平安的法力，也有象徵主祭權力的意義。在揮鞭過程中，只要是身體病痛或新生兒，會由母親抱著上前觸摸舞鞭者的背部，可以掃除邪魔祈求平安。

(二)龍神祭：蛇骨很靈驗，久雨不停時向祂祈禱，天就會放晴。

(三)tinato'：五峰趙家舉辦的tinato'祭典，最後階段自祭屋內數人持火把到屋外（其餘眾人必須留在屋內），其中一人持燃燒的兩根羅氏鹽膚木在小溪邊相互擊打出火星，以撥開雲霧，祈求好天氣。

(四)風家鎮風祭：在颱風或突颶大風時舉行祭典，可以鎮之。

賽夏族歷經漫長的農業社會，小米文化、早稻文化，水稻文化等，莫不都是「看天吃飯」的民生產業，過去無法測知氣象的舊時社會只能祈求超自然的神靈保護族人辛苦耕作的成果。因此，歲時祭儀是跟隨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做為祭典舉辦時間的依據。氣候好壞自然影響祭典的順利與否，因此，不論是否求雨、祈晴、鎮風，不同的祭典裡有包含祈求天氣正常的儀式，是賽夏族人與「天」溝通最素樸的方式。

三、矮靈祭與其他祭儀之關聯性調查

賽夏族傳統文化祭儀是最能呈現該民族固有文化精髓所在，文化祭儀不僅僅是一個族群生活的要素，更代表著族群永續無窮生命的傳遞。賽夏族paSta'ay（矮靈祭）當為本族最具代表及核心祭典祭儀，但先人或許受制過去主客觀環境影響，亦發展出矮靈祭以外之重要祭儀，祭歌當中記錄著賽夏族民族生命發展史，密切關連所發展出之各項家族分工的儀式，值得族人延續民族文化命脈的重要文化資產。

包括賽夏族具有諸多生命禮俗及文化祭儀，其中有開墾祭（Somiksik）開倉祭（pitsaka）播種祭（pit azae'）祖靈祭（paSbaki）帝那度/火神祭（tinato）祈天祭（oemowaz ka kawaS）龍神祭（karang）雷神祭（biwa'）除喪祭（malraw）回娘家

(maSpalaw) 淨溪祭 (tallolong) 織布女神 (kathethel) 還緣習俗 (pasorangi) 鎮風祭 (pongiyo') 等祭儀。

(一)矮靈祭祭歌紀錄賽夏族生命禮俗的經典之作

1.祭歌表明各神格化(祭典)發生的前後時序

paSta'ay的祭歌闡述賽夏族歷史故事，由大霸尖山繁衍的傳說故事，從生活的窮苦，參風露宿，周邊陸續的加入，包括koko'wa:en，祭歌有更高層次的koko'wa:en，如kathethel那些，甚至到第十二首矮人怎麼被陷害死的，這些在我們祭歌裡面都有一些描述其祭歌就是口述歷史傳最久的，koko ta'ay曾經對賽夏族有所貢獻，才會被寫在祭歌，ta'ay是最後來幫我們的外族人，其實前面還有像koko wa:en或是tinato'他們這些都是更早之前來幫助我們賽夏族的人，這些幫助過我們的神明，那其實baki' Soro'可能是，更後面的ta'ay也是，那我們賽夏給外來協助我們一般是答謝是回報，甚至變成神格化，因為他在幫我們的同時也教導我們一些技能，包括一些祭儀的東西，都是外族人來協助我們的，為了我們的農業，為了我們的好，所以我們去學習他們然後感恩他們，這個祭典的由來大概也是這樣而產生的，那也可能有時間序。

比方說最開始據我所知是kathethel比較早來，因為祂讓海水退下去，讓大地有陸地，人類可以生存，那甚至後面有tinato'火神啊，他們來幫忙，給賽夏族有火種，所以這些還是有一些脈絡可循，像我們的祭歌，就很像我們歷史故事。祭歌第十首有提到koko ta'ay教導我們的事，意思就是kathethel先到paSta'ay是後面，kathethel是一個人名，我們也稱baki'kathethel,koko'kathethel，以前管理tallolong(淨溪祭)..等。

(受訪者:風貴芳)

2.祭典前(準備期)相互提醒的互動關係

趙山琳長老提及趙氏家族舉行tinato'前(約一個月前)，由最鄰近並長期友好的他姓(朱姓)家族的長老，前來提醒當年主持tinato'的主祭(爐主)，也因此過去都是朱氏家族前來問候提點祭儀到來必須周全考量的各項準備，因此每年慣性的互動關係漸漸成為一套既有的互動模式，進而形成未來世代傳承與交替的生活習俗及儀式前的慣習。

tinato'為什麼是朱國禮他的阿公呢，那個就是跟部落生活習性有關係，一個聚落裡面，以前我們賽夏裡面不是只有單一個姓氏，可能有好幾個姓氏

是一個聚落，那麼剛剛好開始有一個姓氏姓朱的，時間到他就會去提醒他，就近提醒。

那個家族跟我們tinato'家很近。很近，就是我們tawtawazay走到那邊他就是有一兩個聚落組加在一起，比方說我這個家族以前是跟朱家，再來就是下前山，所以我那個聚落就是有好幾個姓氏在一起，paSbaki我們就會去提醒。(受訪者:朱國禮)

會來提醒來做tinat'o為什麼是朱國禮他的阿公呢，那個就是跟部落生活習性有關係，一個聚落裡面，以前我們賽夏裡面不是只有單一個姓氏，可能有好幾個姓氏是一個聚落，那麼剛剛好開始有一個別的姓氏姓朱的，時間到他就會去提醒他，就近提醒。(受訪者:趙山琳)

講到提醒，據我了解民國四五十年，就是當時是因為那個paSta'ay的主祭，很多年tinato'的祭儀要開始的時候。(受訪者:豆鼎發)

3. 家族長子成為延續祭典重要的關係代表人

各家族延續祭典的同時，其主要代表家族與氏族重要的關鍵人，成為民族文化延續發展的重要關鍵，也因著賽夏族每年生命禮俗祭儀活動(祖靈祭)促使家族成員透過此機會聚集交流與互動的關係，新的家族成員不斷綿延更新，在家族長老的帶領之下，可以獲得家族的向心力與延續命脈傳承文化重要的領頭者，故其家族的長子也成為不可缺的重要地位，作為當戶代表者。

我外公交代他大兒子說你要去tinato'去負責提醒這個祭儀，傳承下去，到我們出生了解，所以朱劍鳴包含他爸爸不知道，是因為不是他們這個家族負責。(受訪者:豆鼎發)

我們的各種任務，在家族裡面是一個系統，如果有天這個原來是同一家的他知道，可是因為他分家了，這個系統是給老大負責因為他帶走了，他到第二代不知道，不知道就說沒有，其實就是一直在傳。(受訪者:潘秋榮)

提醒這個規範是大哥長子要做提醒
還有一個就是說為什麼會有相對應的問題就是說，那時候朱一貴當主祭的時候也是負責提醒tinato'，他交代他大兒子，但是我們趙家的頭目反回來就是去提醒朱家，paSta'ay兩年一次。(受訪者:趙山琳)

四、龍神祭與其他祭儀之關聯性調查

(一)現今的五福龍賽堂

五福龍賽堂是由賽夏南北群各姓氏士組成的委員會管理，主任委員、堂主及童乩皆由夏姓族人擔任，平日接受族人及異族問事及治病，其治病過程為Soro:附身在童乩身上，用手摸病人背後，拍一下、口中含水噴向病人，再拿一些祭祀火灰給病人吃（胡家瑜1996：91）。五福龍賽堂供奉者主要為Soro:，但根據堂主(夏茂隆)說明，為因應政府立案手續，神壇是以道教名義登記，所以主堂外也供奉漢人民間信仰的觀世音、關公、瑤池金母等道教神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神祇外，賽夏族傳統信仰中的神明也一併被供奉於神壇內，如koko wa:en、baki' tamaw、baki' aro'、koko yoaw、koko ta'ay、koko toway及baki' Soro:。等，另外賽夏族的五位自然神也在供奉之列，如biwa'(雷神)、'ae'oewaz(雨神)、ba:i'(風神)、haehoela'(雪神)、homom(霧神)。

此現象似乎與賽夏氏族與祭典結合的傳統衝突，據夏姓報導人表示，祈天祭的主神koko' wa:en被請來供奉的原因，是有族人被koko' wa:en附身，哭訴未被潘姓善待，表達想到五福龍賽堂接受供奉的意願，這種說法與大約三十年前祈天祭祭團組織運作未上軌道有關，但夏姓企圖整合所有傳統信仰於道教信仰體系的目的也相當明顯，在賽夏族內部的反應也仁智互見。

由於五福龍賽堂是以道教名義登記，平日運作也有漢族宮廟的傾向，除了供奉道教神明外，也以神龍的名義參與道教活動，如 Soro:乘神轎至各地從事進香活動，而夏姓堂主及童乩在行治病問事儀式，甚至召開有關五福龍賽堂活動的河邊會議的獻祭儀式時，也都身穿道教裝束，同時也以道教儀軌併行在傳統獻祭儀式當中。就五福龍賽堂的發展來看，傳統的靈蛇信仰已逐漸從原來有法力的靈界動物轉換為神靈，並融合外來的觀念與方法，由傳統部落的歲時祭儀，發展出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模式。不過，五福龍賽堂的組織與運作來看，仍有若干問題對未來發展深具影響，例如五福龍賽堂將賽夏族傳統信仰中相關的神明請至同一處奉祀，與傳統上賽夏族以氏族為核心，奉祀不同祭典神明的習慣違背。同時龍賽堂並未通過全族認可而將神明排列位階，也與賽夏族社會不設頭目眾人平等的觀念相衝突。而其以神明附身哭訴未被善待的理由，將神明迎去，也引起原奉祀氏族不快，前文提到夏家人被附身，說潘家沒有好好奉祀祈天祭的tatini，所以想轉到夏家，這樣的說法自然不被潘家同意及諒解，於是更積極促使祭典運作正常化，主祭人選的固定及祭場的改建等，使得早年熱心參與五福龍賽堂事務的祭團成員回到傳統祭

典的儀式上。而五福龍賽堂平日運作的問題，其主要人員如堂主及童乩等平日均在外工作，有關治病及問事儀式是在晚間或假日施行。

(二)從「堂」到「宮」

最早五福龍賽堂座落於住宅區內，噪音的影響，使五福龍賽堂與鄰居的關係並不和睦，時常被要求遷移。同時由於五福龍賽堂收費的問題，似乎與附近其他神壇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其地方關係並不很融洽。1998年5月中旬一把無名火將五福龍賽堂主殿燒燬，鄰居更以安全理由促其搬遷，經五福龍賽堂管理委員會決議另行覓地改建，於是在當年7月中召集各姓族人到三灣中港溪旁（詳細位置在三灣大橋下）殺豬告祖，希望能得到tatini'及族人的支持。最終，經過募款取得搬遷資金後，在原址附近山坡購買土地，祭祀baki' Soro:的場所重建，2003年搬入新址，並且改名為「五福龍神宮」，簡稱「五福宮」，夏茂隆說明改名的理由及過程如下：

我們夏義輝傳承後，我們就慢慢開壇了，用米酒啦，我們原住民的藥草啦，來問事，那時候我們在開壇一年當中，我們政府機關說如果要開壇一定要申請牌，才能祭祀，所以我們政府規定是這樣，那我們就請神說我們要(申)請牌，結果龍神就顯示五，一個福字，下面呢龍啦，我們請人去排字，排得比較好的，結果一排，五福龍賽堂剛好合乎筆劃，我們又是賽夏族，那個排字的人很快就排好了，那第一次就是五福龍賽堂，我們申請牌之後，就開始祭祀。後來我們身為一個要升為一個宮，要什麼樣的流程，就是要講了，堂要晉升到宮是很困難的，我們是堂的時候已經有五年了，第五年的時候就說要踏出去，去進香交流，看你們做法怎麼樣，在組織方面要有管委會，管委會整齊之後，就踏出去了。交流到花蓮、南部地區啦，回來後，玉皇看到很圓滿才升為宮，我們組織健全，祂出去又很好，很有生氣，才升為宮。當時我們五福宮，在上面老舊的地方，在買個地設宮，後來又說我們身為賽夏族，不能忘記，就稱為賽夏五福龍神宮，我們買地之後才搬到這裡(新址)。五字是五峰的五，客家或閩南，他們五字頭用的多，福又是很好的字，所以就稱為五福，現在開壇了，我們就覺得很好。(潘秋榮2010年訪問逐字稿)

自此，五福龍神宮開始在自建的漢式神壇和宮廟位信徒辦事治病及解決疑難，此時信徒逐漸增加，除了賽夏族人，也有外族信徒。2021年天運歲次辛丑年農曆8月6日聖諭玉旨授封升格「頭份賽夏五福龍王宮」，五福宮的宮廟位階再升一格。三個名稱雖有變化，但「五福」及「龍」的字眼一直沿襲至今。

(三)祭祀神明的多元

五福龍賽堂成立最初祭祀的神明清一色是賽夏族人熟知的神話、傳說角色，如前文提到的自然神biwa'(雷神)、'ae'oewaz(雨神)、ba:i'(風神)、haehoela'(雪神)、homom(霧神)，以及傳統信仰奉祀的神明如koko wa:en、baki' tamaw、baki' aro'、koko yoaw、koko ta'ay、koko toway及baki' Soro:等。而漢人宮廟的神明也以道教神壇登記的名義入祀，如觀世音、關公、瑤池金母等。到了五福龍神宮時期又增加了許多漢人神明如瑤池金母娘娘、中壇元帥三太子、註生娘娘、濟公尊者、財神爺、虎爺等神明。如此原漢神明並列的宮廟文化對賽夏族傳統信仰的衝擊無疑是非常巨大的，雖然族人並不排斥漢人信仰，但是同一個信仰空間奉祀賽夏神與漢人神是全新的嘗試。自五福龍神宮遷移運作後，信徒並未減少，其中以賽夏南群(南庄鄉與獅潭鄉及都會區賽夏族為主，年輕世代參與五福宮的宮廟活動也相當踴躍。似乎多族群神明並列奉祀的情形並未影響族人對主神baki' Soro:的信仰。

五福龍神宮從外觀及祭祀的神像觀察，不容易立即辨識出是一座賽夏族特色的宮廟，問事、治病以及繞境進香的運作模式也和一般漢族宮廟相類似。但是五福宮內卻見有一間小房，房間內設置一座火塘，火塘內的火灰正是baki' Soro:的食物。這個房間除了預備成為baki' Soro:乩身的乩童和特定的問事、解疑、治病的人物之外，並不開放給一般人進入。這個房間的「神聖化」就如矮靈祭或祈天祭的祭屋一樣充滿著禁忌。

(四)小結

龍神信仰對賽夏族社會的影響造成一定的衝擊，主持靈蛇祭的夏姓祭團將賽夏族傳統信仰諸神納入五福宮的配祀行列，不但企圖整合賽夏族傳統信仰，並且納入道教信仰體系的目的非常明顯，同時也衝擊賽夏族祭典由各姓氏領有司祭權的氏族分工傳統，因此，祭團內部也引起廣泛討論，甚至引發兩極化反應。就賽夏族全族而言，龍神信仰對傳統信仰所帶來的衝擊，有一定影響力，值得長期密切觀察。

龍神的故事不論說故事者是哪一位，都會提到最初baki' Soro:不慎墜入河中，會漂流到漢人居住地，可見故事的時代背景已經是原漢接觸的時代，故事中的漢人見到靈蛇即死，可以解讀為當時的賽夏族勢力仍然強大，對觸犯禁忌者仍能有效制裁。時至今日，原漢勢力我消彼長，從五福宮全盤接受漢族宮廟的形式及內涵，大致可以說明賽夏族在當代社會的處境。

五、tinato'與其他祭儀之關聯性調查

(一)有關tinato'乃由ta'ay要求潘家授權給趙家之爭議

tinato'祭儀負責家族為趙二，主祭為趙勝雲。依據今年3月祭儀當天之再次訪談討論，確認去年之調查結果，符合本家族被傳授而下之各種內容型式，也因此已另由明新科大藉USR計畫，出資發行單行本，交由趙家各家保存。

其中祭儀之來源部分，原趙二家族內某一耆老認為為ta'ay要求潘家祈天祭，讓出tinato'法器交給趙家祭祀一事，為多數家族所否定，原因如下：

- 1.各祭儀負責家族代表於訪談及焦點座談中一致認為，賽夏族自古即採祭儀分工之傳統，應無某一家族可以要求轉移非其負責之祭儀予其他家族之情事。
- 2.tinato'為賽夏族敬奉自然現象中"火神"之祭儀，其出現及由趙家開始祭儀之年代，應早於ta'ay出現的年代。因此認為由ta'ay要求潘家讓出祭儀主辦權予趙家一事，時序上應有不符。
- 3.負責祈天祭之潘家主祭及重要家族成員，認為並無潘家曾授權之口傳歷史。

依據上述訪談及焦點座談之結果，確認tinato'自古以來即由趙家負責祭祀無誤，非尤其他氏族讓予，其獨立性並無疑問。

(二)、與其他祭儀之關聯

- 1.祈天之功能相似:各祭儀負責家族認為，tinato'除了祭祀火神外，亦兼有祈天之功能，例如以鹽膚木敲擊產生星星狀之現象，乃用以祈求賽夏族人能如繁星般繁衍於後世般。是以，具有祈求天神賜予順利平安成功之祭儀功能。與潘家之祈天及風家之祈風baki bo'ong之祭儀功能相似，只是範圍及「法力」稍有不同。
- 2.kathethel目前與tinato'目前一起供奉於tinato'之祭堂內，有人質疑其與tinato'是否相同。事實上kathethel乃為幫助賽夏族織布技術等之某一外族女性，族人稱之為「織女」。祭儀家族認為其來自大海，稱之為海神，

並具有阻擋過度風雨之能力，因上述有功於賽夏族，而成為賽夏族人祭拜對象之一。總之，只是暫放於tinato`之祭堂，與tinato`並無關聯。

五、talolong(淨溪祭)與其他祭儀之關聯性調查

talolong (淨溪祭)目前為獅潭百壽部落豆耆老負責之祭儀。田調過程中，豆耆老回憶，該祭儀為前北群頭目趙山玉在世時，特別囑咐豆耆老，應該可以在獅潭重新進行本祭儀，因而在苗栗縣政府每年少許補助下，由百壽部落每年進行一次talolong。

田調過程發現，如北群現任頭目趙健福所述，本祭儀事實上存在於每個賽夏族之溪流流域，主要來自於水乃生命之泉源，在感念溪流提供賽夏族開會(ai'yala'ho)及和解之場域，並供予水源予族人下，對其展現感念。因此，在賽夏族之河域，不分氏族，皆可以舉行。由河域周邊主要家族耆老擇期(目前僅百壽部落固定於每年tinato`之後舉行，大約3月底)，其形式與各祭儀類似，溪流河邊家族準備豬肉串及pinoSakan，由耆老代表族人向溪流祈問風調雨順、子孫平安後，率領族人整理溪流周邊雜草及清除水中雜物，使河岸及流域恢復整潔清新。

因此，本祭儀確認為各河邊家族皆可進行，並非特定家族所負責。

柒、結論

- 一. 本調查針對賽夏族各祭儀盡量進行全面性之調查，以使不遺漏任何祭儀為原則之下，針對族人認知之祭儀及其內涵進行文獻調查，再與本次田野調查之結果作比對，從各面向展現各祭儀，以呈現祭儀現代之真實面貌。
- 二. 除針對各祭儀進行個別調查外，本祭儀另一目的為確認各祭儀間之關聯性，尤其部分祭儀與祭儀間之關聯，衍生出各負責祭儀氏族與氏族間之關係，例如祭儀主祭與提醒家族間的關係，為台灣其他民族所未見的制度，乃賽夏族祭儀之重要特色，應傳諸後世。
- 三. 綜合本次調查，已了解整體祭儀之出現，其最古老之祭儀對象應為kathe'tel，其主宰海水退去，使族人得以取得繁衍之地。tinato'接著以火照應族人，使族人免於黑暗以及擁有煮食的能量，雷女教授給族人的是織布技術以及小米，同時bi'wa(鎮風祭)之出現，幫助族人控制天候。接著So'ro帶來驅除瘟疫之能

力以保佑族人，最後出現者為Ta'ay，帶來了種植陸稻之技術。綜合具有上述能力之祭儀，應為祈天祭之神。

四. 賽夏族矮靈祭歌，已清楚把上述各種神格化之tati'ni出現的時序，作了符合上述結論之交代。

五. 有關文獻紀錄的探討，仍須借重日本時期學者早期的文獻，如小島由道、和野喜六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古野清人的《高砂族の祭儀生活》，後來者也大都依循這兩本書的脈絡持續研究。兩本書的特點是，比較集中於少數幾個祭典的紀錄，如矮靈祭、祈天祭、敵首祭、祖靈祭等。這應該是紀錄全族姓祭典，也就是說，前述祭典舉行時各姓氏族人會聚集參加，而只屬於個別氏族辦理的祭典，被當時的紀錄者忽略了。時隔百年之後，有些祭典保留下來，有些卻消失了，現在看來，自然是與社會變遷及生活習俗改變有關。

六. 本計畫名為《賽夏族各祭典祭儀文化關聯性之調查》之故，因之前似乎有被認為賽夏族各祭典間有從屬、上下關係之觀點，經本次調查確認，依賽夏族的社會組織及其運作來看，各個氏族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各氏族司祭的祭典也只是分工不同，沒有地位高下的問題。

七. 當討論賽夏族舉行祭典的時序時，會很清楚的看到不同的祭典是隨著小米或早稻的播種而開始，最終結束於收穫、入倉。每年如此依序舉行祭典，形成賽夏族的以農業生產為依託的祭典文化。農業生產與天候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在文獻及田野過程中會發現許多祭典會包含與天氣有關的儀式，這些儀式除了祈求祭典期間氣候正常之外，也有祈求農作物能得到雨水滋潤，或是雨水過多祈晴的寓意。但不能直接認定這些祭典是祈天祭分出去的，或是祭典之間有從屬關係。

八. 關於祭典發展的時間，ta'ay攜帶早稻進入賽夏族社會在農業發展上的時程是比較晚的，paSta'ay祭歌裡訴說的故事，在時間背景尚遠早於ta'ay與賽夏族人的相遇，所以依時間的推測，paSta'ay祭歌其實是賽夏族的史詩，並不只限於紀念ta'ay。

表象 祭典	祭典日期	祭祀地點	祭祀對象	祭典儀式	代表祭物	祭品	祭祀禁忌
矮靈祭	西元雙 數年農 曆10/15 前後	北-大 隘社 南-向 天湖 南庄中 港溪、 東河溪 匯流口	矮人ta'ay	1. kakawaS/papoe'oe'(結芒約 期)。 2. 'a'iyalahoe:(河邊長老會議)。 3. ra:bos(告祖)。 4. pakSa:o'(邀請ta'ay晚餐。) 5. kiStomal(迎靈)。 6. papatnawaSak(娛靈)。 7. papa'oSa'(送靈)。	芒草、蛇 鞭、赤楊 木、臀 鈴、舞帽 (月光旗) 、十年大 祭高旗	豬肉 串、糯 米酒	1、綁芒草結是為了防範ta'ay 作祟，有驅邪避凶的意思， 外人參與祭典也必須入境隨 俗。必須由賽夏族朱姓的人 幫你綁芒草。 2、主祭屋是神聖空間，不能 進入主祭屋，也不可以擋在 門口，阻礙神靈的進出。 3、禁止在祭場謾罵、動粗、喧 嘩、酗酒滋事，或對「ta'ay」 有不敬的話，以尊重態度參 與，以免遭ta'ay懲罰。 4、依照賽夏族的傳統習俗，在 迎靈、送靈儀式期間，凡身 體不潔或孕婦應避免參加。
祈天祭	西元單 數年農 曆3/15前 後	蓬萊村 南河上 游、大 湍部落	wa:on	1.河邊長老會議。 2.河邊殺豬後以豬肉跟酒獻祭祖 先並在河邊進餐。 3.祈天祭祀屋完成獻祭儀式。	白色小貝 珠Siloe'	小米、 貝珠、 豬肉 串、酒	1、祭祀期間不能折損花草農作， 不採集食物。 2、祭司家族祭期內不可洗滌晾曬 衣物於戶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在祭屋進食，關上門窗，不可以喝水。 4、祭祀結束回祭屋途中不可回頭。 5、祭祀結束，參與者須盡快離開不可逗留。
龍神祭	農曆3/1	五福龍賽堂	蛇 baki'Soro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確定祭祀日期 2.索取小米(不可碰酒水) 3.搗麻糬(不可見天)並吃完 4.用藤纏繞 	Soro骨灰	小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祭典中禁止出現水、酒類的液體。
淨河祭	2~4月間	獅潭寬廣溪澗	talolong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清理河道周邊環境。 2.午時前將第一次參與的小孩浸泡溪水，換穿新織衣。 3.午餐切米糕、烤肉聚會。 4.砍芭蕉樹至於水中，訓練不善泳者攀蕉浮游。 5.三點前離開溪畔，並由3-5青年至上游弄混溪水，至祭祀處待溪水清澈後離開。 	新織衣、芭蕉樹	糯米、糯米飯、糯米酒、生豬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不得在溪裡大小便。 2、期間不可抓捕溪裡的魚、蝦。 3、祭祀前、期間不得吵架。

帝那度	農曆2/15	上大隘 祭屋	火hapoy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起靈式 2.密室會議 3.各氏族研商儀式 4.祈福祭告 5.祈天 	神龕、鹽 膚木、竹 篩、藤蓐	糯米、 糯米 酒、鹹 魚、 蝦、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烤乾鹽膚木要秘密進行。 2、祭場分發食物與吃時要在不可見天的地方進食。 3、祭天儀式啟動時所以人必須強制進場。 4、婦女禁止進入祭屋
織布海 底女神 祭	農曆2/15	上大隘 祭屋	kathethel	<p>現今因雙方祭祀之主祭合議讓kathethel目前暫寄供奉於tinato' 祭屋裡</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起靈式 2.密室會議 3.各氏族研商儀式 4.祈福祭告 5.祈天 	無祭物	糯米、 糯米 酒、鹹 魚、 蝦、肉	無

祭儀名稱	tinato	paSta'ay	omewaz	bakisoro	paSbaki	pit-aza	Pasang ginniolnol	
性質	帝那度/火 神祭	矮靈祭	祈天祭	龍神祭	播種祭及收 穫祖靈祭	播種祭	掃墓	祭祖
舉行期間	農曆 2 月 15 日	農曆 10 月 15 日左右	農曆 3 月 15 日左右	有求事者 即舉行	5、7 月及 11、12 月 間	4 月間	清明	過年及三節
舉行頻率	每年 一次	每二年一次	每年一次 一年大祭 一年小祭	有求事者 即舉行	每年二次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一年四次
儀式的 群體單位	全族	南北賽夏群	全族	全族及 信仰的漢人	姓氏 祖靈祭團	全部落	全部落	家族
主持者	趙姓 主祭	朱姓主祭	潘姓主祭	夏姓	各姓氏長者	各戶家 長輪流	各姓氏長者	家長或 家中長者

(資料來源:鄭依憶1987:35王永馨1997:37)

捌、建議

- 一. 本調查將賽夏族信仰的發展趨勢分成兩個方向：一方面是不論儀式或信仰理論都維持傳統的架構，未來也看不見有可能改變的情形，如矮靈祭、祈天祭、祖靈祭等。另一方面是新興或合成的信仰，如五福龍神宮的baki Soro:，從外在的形式來看，已經與漢族的宮廟文化差異不大，雖然五福宮供奉的仍有賽夏族傳統信仰的神明，並且內部仍存在賽夏族習俗的告解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異族信仰的元素仍然不斷滲入，其最終如何，仍待後續觀察。因此，本團隊認為本調查是當下或現時（contemporary）賽夏族祭儀的實況，仍不能因而決定賽夏族所有祭儀之全貌。
- 二. 基於上述理由，未來賽夏族祭儀之樣貌，仍有可能因時因勢而變，建議在一定的時間點下，應再重新調查建構當下樣貌，始能提醒族人如何維繫純正的賽夏族祭儀。

玖、附件

一、田野調查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談對象	年齡	所屬部落	所屬家族	所屬家族負責祭典
潘春生	60 (1961)	南庄蓬萊部落 ray'in	大坪潘氏家族	祈天祭
錢汶華	55 (1966)	南庄鵝公髻部落 hororok	鵝公髻錢氏家族	祈天祭 (參與)
夏茂隆	75(1948)	五峰高峰部落 yohae'	五峰夏氏家族	龍神祭
風貴芳	54 (1967)	南庄東河部落 walo'	東河部落風氏家族	鎮風祭
豆鼎發	77 (1944)	獅潭百壽部落 Sawi'	獅潭馬陵社豆氏家族	淨溪祭
趙健福	67(1954)	五峰上大隘部落 SamSama:an	五峰趙氏家族	帝那度
潘美招	80 (1941)	南庄向天湖部落 raremewan	向天湖部落芎氏家族	雷神祭
日繁雄	76 (1945)	南庄大湍部落 hiyoma'an	大湍部落日氏家族	帝那度 (參與)
趙忠正	59(1962)	五峰下大隘部落 Say' i'	五峰趙氏家族	織布女神祭
朱劍鳴	55(1966)	五峰朱家庄部落 ip' ipa' an bato'	五峰朱氏家族	矮靈祭
高清菊	49(1972)	南庄東河瓦祿部落 Walo'	東河高家氏族	祖靈祭
趙山琳	60(1962)	五峰鄉上大隘部落 SamSama:an	五峰趙氏家族	帝那度
朱國勝	55(1966)	南庄向天湖部落 raremewan	向天湖部落朱氏家族	矮靈祭

* 家族係指 paSbaki'(祖靈祭)家族。

二、訪問逐字稿

- 1.日期: 110年4月25日 時間:9:00~12:00
- 2.地點:苗栗南庄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4.訪問祈天祭-潘春生

林:請教一下今年的祈天祭，聽說今年是大祭，那針對祈天祭跟潘家成為主祭的歷史或者祭儀的傳統由來，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春:是按照很多人家一直傳承下的，看天氣沒有下雨就找老人家教給我們的求雨啊，小米酒及糯米，就是拜祖先的地方祈求下雨，求祂給我們一點雨。

林:那除了這個以外有沒有別的祈求意義?像我們媳婦為什麼要去弄小米?還有出生的小孩也要去摸小米。

春:那個是有規定的，要燒火給他晾乾，兩個男孩子，其他都不能進去，也是祖先安排的，不行的話就再叫一個男孩子去搥。

林:所以剛剛我看潘家有兩個男人，下面是火，小米放在竹籃裡面讓它燒乾，乾了之後再拿下來請新的媳婦用腳踩成小米，成為米穗才開始打，這個程序有什麼意義嗎?

春:其實兩個男人，一個拿酒杯，一個是拿吃的，他們是祖先挑的。

林:那這個是誰講的，是潘家哪一個可以講

春:我們有一個巫婆，她會拿竹子黏珠子。

林:就是她有一根竹子，如果珠子有黏上那個竹子那剛好是指到那個人就是他。

春:對，我們有自己的巫婆占卜師。

林:這是什麼時候選出來的，幾天幾個禮拜前。

春:一個禮拜前。

林:那我們第一天在河邊會議裡面討論的是什麼?是在哪一條河?

春:蓬萊溪，就是有什麼話大家都能聊天。

林:比方說有恩怨。

春:這個不行要另外講，主要是求水。

林:那第二天為什麼要殺豬?

春:也是一樣啊同一條溪，他不能去抓魚都不行，因為要祭神，來到這邊也是一樣，比較嚴重一點。

林:那如果今年下很多雨，有沒有可能說祈求不要下太多雨，要氾濫了，這種例子?

春:有，要給他擋起來。如果說很久沒下雨就求。

林:所以祈天祭就是管自然界的氣象。

春:對，可以擋，很久沒下雨也可以求。

林:那潘家有沒有分大小。

春:這邊潘家比較大，我是比較小一點的。我們平常到主祭的時候就放一點天上的錢在那邊，小米和豬肉米酒那些。

林:那今天第三天的程序，為什麼要關在裡面吃？

春:因為我們不能喝水，到了中午我們也要吃飯，要藏起來不能給天上的看到，不能曝光。到結束的時候你要怎麼吃都無所謂，到四點。

林:這邊是祭屋，所以喝水要到下面遠一點喝，要藏起來。

林:那邊兩個小的屋子，一個是在乾燥小米，媳婦進去就用腳踩小米，然後把小米瀝出來，隔壁那間就是蒸煮，全部都是潘家的媳婦和兩個男人可以進去。

春:對！

林:我剛剛看到媳婦打小米，一個老的要配一個小的。

春:對，我們的矮人祭也是這樣子啊。

林:那等一下小米打完之後，接下來的儀式是什麼？

春:去看他們煮，然後吃一吃，吃完了以後就要準備去拜祖先了。跟祭祖程序不一樣，祭祖是一個姓算一個團體，只有像求雨這個時間才很多人一起，現在求雨要很多姓氏，祖先才會給我們。

林:為甚麼會選在四月這個時候？

春:我們是提前，因為外面都乾燥了

林:有沒有說固定多少時間？

春:沒有不是固定的，像我那邊小祭一天、大祭三天。

林:因為老人家慢慢凋零了嗎？像你都是幾歲開始去參與祭儀的？

春:好像是二十幾年了，每次都要來參加呀，以前現在不一樣了，越來越進步了，以前的歷史要砍柴一人一包帶過來。

林:以前比較辛苦，不像現在有瓦斯，馬上煮都很快。那針對現在這個祭典，年輕人回來學習的意願怎麼樣？

春:年輕人要常常下去，不學以後要怎麼辦？

林:所以你會鼓勵年輕人來參加祭典。

春:對啊，現在年輕人不想學都往外跑，沒有辦法。

林:那嫁出去的怎麼辦？

春:嫁出去的不能進到屋子裡，她屬於別人的。

林:那如果有潘家的血統，可以進去嗎？

春:好像不太好，不行，還是要自己本身的比較好，要不然就是還沒嫁出去的女兒也可以。像祭祖也是一樣，這樣子的嚴格啊，妳嫁出去就是別人的。

林:那如果嫁出去離婚了又回來？

春:那也不行，因為也嫁了嘛。就像回到娘家也不能住在一起，比如說這一間是你爸爸媽媽住的，跟父母住在一起你會害了他們，除非說隔壁還有空間給你住。已經潑出去的水就收不回來了，天上會不開心。

林:那還有對賽夏的祈天祭有甚麼期許嗎？

春:大的比較複雜啦，小的比較簡單。

林:那今年是大的，明年就是小的，是這樣隔年舉辦。

春:兩年一次，就是這樣子換來換去，要不然沒有辦的話，求雨的由來就沒辦法了。

- 1.日期: 110年4月25日 時間:12:30~16:00
- 2.地點:苗栗南庄
- 3.參與人:趙芯蒂、趙俊雄kaleh taro'、 潘秋榮'itih ataw Sawan
- 4.訪問祈天祭-錢汶華

錢:我們Sawan有三個姓氏,潘、錢、根,今天根家因為有喪事所以不能來,那時候新聞鬧很大,一個月15個子孫。

錢:實際上你們趙家、豆家差不多也是。

芯:所以其實是豆對不對?

錢:對,事實上他也是姓趙,所以說你們是一樣的,和我們潘、錢、根一樣,所以你是他們的學生?在Tiwas那邊。

芯:沒有,林杏處長是我的主管。

錢:難怪上次我見過你。

芯:對啊,民族議會我有在,我們要做雪霸的計畫。

錢:我只是剛剛跟我表哥他講的,我以前是老人家的口述,所以說我可以講一遍,我想以前口述是這樣,以前老人家交代的,那為什麼他們會講說祈天祭,我們賽夏族區分很多啦,第一個,你朱家做什麼,風家要做什麼,趙家要做什麼,錢家要做什麼,潘家要做什麼,每個姓氏都有不同的叫什麼了。

芯:就是每個都有工作要做。

錢:那用成語怎麼講?

芯:各司其職。

錢:那像以前我們這個祈天祭是非常嚴肅的,只有Sawan才可以進出,跟朱家一樣是祭屋,我聽我爸爸講,我口述兩個實例,以過去來講這裡已經是第四、五個地方了。

芯:你說遷...已經搬?

錢:對,以前是在最底下,然後搬到上面一點,為什麼呢,我們賽夏就是有基督教的嗎,基督教的話第一個最不信是不要去用個偶像,老人家也不要供奉,那段期間他們跟老人家就跑來跑去,那怎麼辦,後面Sawan就講他們既然要信這個就給他們去信,我們就把祖先拿來拜這樣,後面不時常給他香菸,那他當然會餓啊,地主潘金旺一直講說不可能會選到是他要來供奉,他說他是在這裏面輩分最小的地主,到後面他還是生根在這個祭屋啊,他們原本也是供奉他們的天主教,那段期間就沒有去供奉就跟著地主潘金旺,就是一直跟到現在。過去有幾個實例,有一次乾旱的時候,大家都講快沒有水喝,農作物也沒有水,那時候各縣市一直在罵

我們說Sawan說:你們不是很厲害?祈一祈就可以下雨，你們騙人啦。那時候幾個覺得說那我們當然相信我們的祖先啊，我們有那個能耐讓他下雨。

芯:下雨。

錢:我們做這個當然也是很慎重，也尊重我們的雨神，大家在一起要把事情做好，實際上心裡毛毛的，但是因為大家的一個期望我們也不能漏氣，我們也是很慎重辦這個事情。當天大家也是風塵僕僕來到這邊，早上大家祈雨阿，那天完成了雨一下就劈哩啪啦，下到太過分。

芯:暴雨的那種。

錢:對啊，快颱風啊，有人就說唉呀夠了夠了，但是總該要下得夠吧。

芯:嗯。

錢:那時候全在下了，快變颱風一樣，後面因為下了十幾天了，他們其他聽到就說:唉唷下太大太久啦。

芯:太久了。

錢:太多天了能不能先停啦。他說你們不是說不夠水沒有水嗎?結果後面長者就說好啦好了，就沒有下雨了。

芯:就沒有下雨了。

錢:對，還有一個實例是以前我父親在講，這個本身就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既然我們Sawan肩負這個祈雨的重任，有一年很久以前不可考啦，那時候也是非常乾的乾旱，大家都已經快渴死了，農作物也起不來都在外面買，我爸爸以前有交代，這個你們要很慎重，凌晨就要去河邊祈雨，摸黑下去，也不打擾雨神，輕聲細語喔，事實上從這邊到那邊只有5到10分鐘，那天回來差過半個小時為什麼?因為下大雨，整個回來就濕濕啦，那時候有人講錯話被罵到不行，他就生氣到幾年不給你下雨，每個人聽到就覺得糟糕啦，農作物沒有水就會死掉阿，種什麼死什麼，那要怎麼辦，全部包含南庄苗栗啊都沒有下雨，在那回來講完的時候，祈雨以後全程濕透頂，就是接受你的道歉，因為本身是Sawan自己做錯事情，他當然就是自己記取教訓，大家圍在一起說怎麼辦，但這個雨神生氣，我們只好默默忍受看他會不會接受，以前早期是這樣，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比較懶惰，就有變一點。

芯:所以現在是有變化跟以前比較不一樣?

錢:對!

芯:是可能有少幾個儀式是不是?

錢:對! 以前比較嚴重所以他用那種方式教訓我們，也是給我們族人。

芯:一個警告這樣子，那以前有也是這樣子三天嗎?

錢:對，以前最早是凌晨，那是很神聖的，非常非常嚴重才會用那種方式。

芯:才會就是凌晨就要開始做這件事情。

錢:對,本身來講老人家的話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沒有這句話很多事情都不能辦,過去來講,他們會講:你們真的還假的。

芯:就是不相信這樣子。

錢:就是變成很多話也不能亂講,以前嘴巴比較不好,但經過好幾個種種,大家現在為什麼相信。

芯:因為真的有體會經歷到。

錢:那天去南庄觀天象我就知道會下雨,四周都烏雲密布,就我們這邊出太陽,所以說要信不信都由你。

芯:那這個是每年都這個時間辦嗎?

錢:不是,每年都有大小祭,今天是大祭。

芯:所以小祭也有分地方就對了

錢:對阿,小祭是在潘家的一個場所,就是聊一聊這一年的收穫和缺失,小祭就一天而已,大祭就三天。

芯:都是同一個時間嗎?

錢:以後要盡量同一時間,下次要把日期訂下來。

芯:那第一天河邊會議是主要的人來就好了嗎?還是大家都要參加?

錢:也是可以,實際上以前老一輩是最大的,浮上檯面才一直說矮靈祭比較大,祈天祭沒有人知道,事實上懂得都知道這是最大的。如果說要用國語說是什麼神,就是觀音。

芯:那以前形式就是這樣,第一天會議,第二天殺豬,第三天這樣。

錢:對!小的儀式只有在家裡這樣,把缺失不好的講一講,完畢就出來吃飯,就是噓寒問暖。

芯:互相關心 那在裡面開會大概是在說什麼?

錢:就是種種缺失,就是檢討會這樣,以後還是要落實核心啦,有主祭和副祭。

- 1.日期:110年7月16日 時間:10:30~12:00
- 2.地點:苗栗賽夏五福龍神宮
- 3.參與人: 林杏tiwaS.tara、趙俊雄kaleh taro'、潘秋榮'itih ataw Sawan
- 4.訪問龍神祭-夏茂隆

趙:主要是我們希望把它紀錄下來，傳下去我們的小孩子，以後的子子孫孫才會知道 baki' Soro是怎麼樣，沒有在我們住的地方就會忘記了，我們就怕這樣，像mama' 你也應該知道像baki' Soro神跟其他賽夏的神跟koko ta'ay或者Wa:on祂們到底是什麼關係，這個可能您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夏:(族語)

林: baki'你剛剛甩這個是甚麼意思

夏: 擲筊，專門是與神明溝通。

林:這是古老的錢幣?

夏:對的。以前我到這邊是第十一代傳人，本來是在五峰，那時候我們出來有講話，選一個代表，選擇一個傳承人，那時候我們召集一個夏家女生hayawan的，去高峰paSta'ay的地方，那時候我去占卜，竹占。

趙:用竹子?

夏:不是，煙斗的竹子跟瑪瑙，眼對眼就會黏死死的，輪到我就黏死死的，怎麼弄都掉不下去，就是我了。當時是我們五峰財產都賣光了，之後有一個儀式，全部五峰的人都有來，那時候七十九年我就承接了，之後就召集南北群夏到村莊，那時候在賽夏五福龍賽堂開堂。

趙:所以漢人的規定是一定要有神像就對了。

林:只有靈而已，沒有具象，那時候是政府規定說申請要立案就必須要有這個神像，然後五尊以上才行。

夏:對，就叫做五福龍賽堂。

趙:五尊是哪五尊?

夏:觀音、三太子、財神爺、土地公、關公。

趙:賽夏有哪幾個營?

夏:頭目，頭目的營，帶頭的，裡面都不能進去，像tinato'一樣。

林:所以可以進去的人物是代表什麼的嗎?

夏:夏，各姓氏夏，女孩子不能進去，可以進去的話也要是特殊的。

趙:這邊的儀式我跟舞蓋也在這邊做過問卷，祂是什麼的事情。

夏:也是神，像是附身的。

趙:所以祂會附在你的身上嗎?還是誰的身上。

夏:我沒有，我是宮主。像是紀錄,人的傳話之類的。

趙:那kathethel是負責什麼的?

夏:水神，海,河,溪，他們是姓豆。

趙:那跟tatehtel有什麼不一樣

夏:植物，五峰那邊的植物。

趙:那好像跟織女有關係?

夏:不一樣，水神歸水神，火神歸火神。

林:我們先介紹一下環境，等一下來問問題。

-----介紹中-----

林:為什麼當時會設這樣的神位?

夏:第一個tinato'要扶起來，第二個kathethel要扶起來。

夏:看到那個大鰻龍，就裝到那邊去了。

趙:所以那時候就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就流出了，那時候已經死了嗎?

夏:死了，那很久了，因為他們用木頭，所有的木頭，都斷掉，都敲不起來，現在paSta'ay用的鹽膚木。

林:還有山豬肉樹。

夏:對，就用這兩種，一敲就起來了，他們做把它扛回去了，放在棟樑裡，又失火了下了大洪水，要去救人，每一個姓就派一兩個會游泳的，用藤條，唯獨我們夏家的兩兄弟就過去了，然後洪水就退了，然後那個Sa:wan(潘家)就說是天意，要給夏家的，那時候就交接給我們夏家，我們有分老大、老二，老大呢我們就跟著他走一條路到東河。

趙:後來Soro是被老大帶走嗎?

夏:對，那時候老大在新竹苗栗交界那邊，我們財產,耕作都在那邊。

趙:是老大接的?

夏:對老大。

趙:他們是一起的?

夏:分開，一個往南東河，一個往新竹的方向。

林:一個往南一個往北啦。

夏:對，沒有一起就對了。

夏:這是一段，後段還有很多，怎麼會跑到五峰去的還很長的故事。

夏:老大搬到新竹苗栗交界那個叫(明喇勺义ㄣ)那個全部都是hayawan(夏家)的，hayawan過去就是趙家在山頂，底下就是titiyon(朱家)，講到夏家，那是北埔鄉，外坪。那時候日本就來了，要分化，把那個潘家、風家分化。

趙:可是在那之前不是也有發生事情嗎?

夏:那時候老大在新竹跟苗栗交界的(龍脈),有一個稜線,到那個北埔鄉,老大就搬到那邊了。我們呢就慢慢往五峰了,我阿公不敢到鵝公髻,因為沒有財產,不夠分。

趙:所以才到現在的高峰。

夏:對,到那個上面荒野上面。

林:已經快靠近鵝公髻口了!

夏:對,你們趙家、夏家、錢家。就在上大隘了。

趙:那是趙一的地方。

夏:我的老家就在那個荒野。

林:哦~那邊風景好。

夏:我的真正老家是在底下那個老房子,老房子還在,荒野鐵皮屋底下。

趙:這是baki' Soro:(龍神祭)的歷史。

夏:老大到藤坪(峨眉鄉)。

林:很會走餒。

夏:那個現在叫七星村,以前是藤坪村。那條線水濂洞進去。

林:所以現在那邊有一個賽夏的嗎?

夏:對阿,錢家、朱家。潘、錢、根是Sa:wan。

趙:那這個是頭是放你們那邊嗎?

夏:對。

趙:那尾呢?

夏:尾就跟那個賽夏一起,移到向天湖的後面,以前是往南庄的老路。

趙:那邊還有人嗎?

夏:沒有了,那個叫(打葛烙),我們五峰也是。

趙:打葛烙是甚麼意思?

夏:地方名,那是趙三的,那個地方很平很好,非常漂亮,他們是移到底下去的太坪阿。

趙:那後來我們把Soro:供起來。

夏:被我供奉的,88年就被我帶到頭份來了。

趙:那時候是本來在高峰那邊嗎?

夏:夏..那邊阿。

趙:後來他沒有時間照顧你就帶下來?

夏:他要選代表,就徵選。

趙:就選到你了喔,那個過程是什麼?

夏:竹占。

林:竹占是用竹子最頂的那個嗎?

夏:老人家做菸斗的地方，還有那個瑪瑙。

趙:koko ta'ay是另外一個人種嗎，有沒有聽說他是從哪裡來。

夏:我們沒有問。

趙:所以潘家那個時候把baki'Soro:交接給別人照顧，那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那祈天的神是哪一個。

夏:wa:on

趙:wa:on是在玉皇下面?

夏:在大霸，他們倆夫妻。

林:wa:on就是跟 baki'bo:ong是夫妻。

趙:所以他們是在大霸上面嗎?

夏:對。

趙:為什麼我們最大的baki'bo:ong會指定潘家來拜他們，有沒有什麼原因。

夏:那個不曉得，但第二個是虎爺。

林:虎爺在哪裡?

夏:跟baki'bo:ong的龍神向下一階，天龍地虎，而火神跟水神那就叫陰陽。

- 1.日期:110年7月16日 時間:13:30~15:00
- 2.地點:樺木食坊
- 3.參與人: 林杏tiwaS.tara、趙俊雄kaleh taro'、潘秋榮'itih ataw Sawan
- 4訪問鎮風祭&淨河祭-風貴芳、豆鼎發

趙:讓所有祭典狀況大家都清楚，沒有要做結論

風:我們的祭儀這些都是分配好的，沒有大小之分，像tatini來講，都是一樣的。

趙:以分工能力來看，沒有說誰大誰小。

林:我們有聽潘老師說，祈天祭跟鎮風祭是平行的，然後有聽說你今年還是去年要把他獨立拉出來。

風:沒有，不是獨立拉出來，這事本來就有的，只是說因為後來的國民政府來了以後，受到教會的影響。

林:所謂的教會是指基督教體系的嗎

風:對，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都一樣，但間接都影響到了原本的傳統信仰，我們都會有點擔心。

趙:我們現在先回歸祭典開始，現在我們主要就是家族上祭儀負責的概況記錄下來，中間有沒有跟其他祭儀怎樣我們也了解一下情況，可能跟祈天祭有什麼關係，所知道的就好了，我們沒有一定說要用什麼定位，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大家再一起看。

風:其實都是分工，都已經分配好了，工作隨著時代來講，對有些家庭比較模糊，甚至有些祭典已經式微了，其實教會的影響算滿大，像我們以前因為有教會，所以很多人就大家原來傳統的信仰就沒有再信，就跑去信基督教天主教，相對在傳統祭儀上就有落差。

趙:從大霸尖山來看，你過去認知的，你稍微把它敘述一下，因為您們的家族最清楚，別的家族也不可能講什麼。

風:每個傳說根據每個人說的方式，都會有不同的觀點，甚至有些人還會加油添醋，但是大體上基本的東西還是跑不了，有一個像諾亞方舟的概念，就叫它們要跑要離開，然後它們就離開到了大霸尖山。

趙:現在主要是從風家開始，從大霸尖山洪水開始到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一些傳統，或者是祭儀的部分，先談故事，這一部分先請風家先，祈天祭的部分請潘家來談，互相了解，每個家族負責的祭，概況先記錄下來。

風:從大霸下來首先先幫助我們的雷神，教會我們開墾，賽夏比較可憐剛下來還不會開墾。

林:他是帶小米嘛。

風:對,帶小米下來,第二個應該就是教我們織布,教我們整個的祭典,但是因為就我的概念應該來講說我們的祭儀是koko ta'ay來了以後才開始,我是覺得應該是他開始教的。

趙:他教的部分應該是這樣,他會不會只是偏向他的部分,而我們賽夏傳統祭儀裡面有沒有別的不同祭儀方式。

風:因為分工阿,分工的時間點我覺得也是蠻特別,如果不是那種很一次性的分工,大家可能會爭,容易搶奪那些主導地位,賽夏就是好像大家都一樣

林:分工好的。

趙:因為假如說推算的話,koko ta'ay應該比較後期才到我們的族群裡面,所以裡面譬如說包括祈天、鎮風、kathethel還有雷神的部分,那還有像我們帝那度負責火的部分,那應該比較算傳統我們賽夏的部分祭儀,我是認為這樣。

風:如果是按照祭歌敘述,在koko ta'ay他們還沒來之前,賽夏生活就是很辛苦,祭歌第二首裡面有敘述在koko ta'ay他們還沒來之前,我們賽夏族是人跟人之間是互相砍殺,砍人頭這些都還有,然後大家都沒有一個很好的居住地,算是非常野蠻的,因為kokota'ay來了以後才教我們生活,各方面才慢慢變好,這在祭歌裡面有講到的,所以從這裡去思考就會覺得說在koko ta'ay來之前如果說已經有那些祭儀的話,我們就有那些祭儀的話,我們應該不至於這麼野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因為祭歌裡面就有講到包括雷女,後面有講到那些神,還有kokota'ay怎麼被害死的,歌裡面都有敘述,從祭歌裡面可以找得到蠻多賽夏的歷史演進整個過程。

趙:原則上歷史的部分是以他當時的觀點是看這個事情,所以說到底前面是怎樣,當時koko ta'ay用他的觀點來詮釋這個,我的意思是說假如沒有koko ta'ay的話前面到底我們原始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可能也會有它的影響出來,向你說的野蠻,也許那也不是野蠻,過去的生活就是這樣子,就像我們過去日治時期那種野蠻是一樣的,但那其實是那時候的生活型態,所以想說這個是無所謂,koko ta'ay有這一段我們就造他的意思去詮釋。

風:以我們鎮風祭來講,我接收到的是以前就有了,就我知道是每個姓氏有負責祭儀的幾乎都會有一個信物在手上,像朱家也有然後潘家也有,反正有祭儀的都有,有信物就是有任務給你,才可以辦儀式。

趙:有沒有特別是碰到天氣的意象來做的,還是固定每年做一樣的儀式?

風:其實那個是可以根據氣候不同來辦的,那個器物類似是法器。

豆:你們潘家以前也很多。

潘:Siloe'很多啊。

林:Siloe'是貝珠。

潘:因為我們家就是要管那個,所以保存很多,剛好那個時候民國50年代,台灣社會在轉變,原住民可以辨識出來的東西都被隱藏,身分也好名字也好還有服飾另外就是祭典,有時候甚至是偷偷的做,因為那時候還有宗教的問題。

豆:對,教會進來。

潘:說我們迷信,我們不知道迷信這兩個字,只知道這兩個字是不好的。

潘:其實宗教不是忽然之間就有的,忽然之間有是宗教的一種說法,她為了要鞏固它的氣勢,忽然之間他們的先知就出來了,宗教的產生是因為人類的恐懼,對大自然的無知,因為恐懼就要找一個對象令你不要再恐懼,這樣的敬拜形式逐漸的,到後來看宗教的理論就知道,忽然之間形式就出來了,會有神職人員要有專門的人來講,還有要有經典,有聖經有可蘭經這些東西,來鞏固他的理論,到西方還是拿聖經來講那已經是兩千年了,現在缺乏經典,經典就是現在要加強論述,不斷地強化,時代會變,各種現代會變,可是傳承的東西不會變,因為宗教我們還缺一塊,信仰她是逐漸加很多元素進去,所以大家才會去相信他,我們這個族的神,都是外來的,對賽夏族某個階段甚麼事物都有一個很好的貢獻,這個貢獻一直影響到現在,還有一個就是說忽然之間賽夏族錯亂了,不知道為甚麼忌妒也好仇恨也好,把他逼走,最狠的是把矮人殺掉其他就是趕走,走了之後馬上我們情緒又轉變,覺得捨不得,這個時候她本來是跟我們相處的人後來變成神。

風:像我們的鎮風祭是你要叫我去探究真的也探究不到,他們都會去搜一點稻米稻米這些。

豆:我們以前祈天祭也是會這樣,領頭人去收東西。

潘:最早是,祈天祭的一個月以前五峰人就要背小米過來。

風:我們東河這邊區域性稍微收一點回來去辦。

風:我們是這樣,像今年稍早以前都沒有下雨的話,會去找我們小祭的,臨時的會拿小米去求,如果還沒有下就要去找大祭的。

趙:所以你們是比較小局部的。

風:我們也不能算是小局部的,我們的對象不同,我們求的神不一樣法力也有所不同。

趙:所以你們就是兩個雖然說姓風,但是祈的對象就不一樣。

潘:龍神也有跟天氣有關,因為那時候是下大雨被沖走,後來就有那種性質,加上他是火災被火燒掉,就有那種概念,風家雖然是局部的,但有那種性質,帝那度最後那個把門關起來,把火擋在外面,也有跟天氣有關,大致上假如說有關連性,我覺得賽夏族的很多的儀式都是跟生活的環境變遷或者是影響人類生活是有絕對的關係。

趙:所以基本上就跟為了維持生計的天氣有關,像譬如說你種的農作物或者是周邊生活條件。

潘:還有就是祈天祭他有一個禁忌,在祭典前後農作物不要去碰和周邊的草根嫩芽都不要去碰,像是一種環境保護的概念,祭歌不知道第幾首有講到pazay稻子,pazay這個詞是南島語共通的。

趙:排灣族也是。

潘:因為稻米不是原生地,稻米是從中國大陸繞一大圈來的,pazay是誰帶來的詞是怎麼來的,就跟paSta'ay祭歌時間會湊合再一起。

趙:所以是ta'ay把這個詞帶進來的。

潘:就是有paSta'ay的時候剛好有這個字,所以可以推測這個年代,只是我們沒辦法掌握說是不是跟那個農業學家台灣馴化的稻在台灣存在多少年,我們就可以推測說paSta'ay開始是多少年,會不會差很遠。

豆:你剛才講說pazay,我們賽夏的原生種有六種,為什麼說有尾巴,這是我的婆婆講的,他說雷女下凡就帶那個穀還有小米給我們,後來雷女就說給她長尾巴,鳥就不會去吃了。

趙:所以雷女帶了你剛剛講的那六種。

豆:他帶很多。

豆:其實雷女的故事很單純,賽夏所傳的是很單純,但是有的學者是加太多了,所以這種東西我認為神最大的是雷神,連ta'ay也是怕他。

趙:ta'ay出來的話應該是算後面的了。

潘:祭歌我們賽族算是斷代了,因為現在的賽夏族都沒又能力再創像祭歌那樣的作品。

豆:對,沒有辦法。

豆:所以會變成我剛講的是說,會忽然間一霎那就造成了。

趙:像聖經到底是誰寫的?

林:門徒寫的。

豆:如果很理性地來分析的話,應該是在paSta'ay之前就有這些歌了,那些旋律是不斷的傳,詞是後來加進去的變成固定的東西,就變成經典,只是用歌的方式來呈現。

趙:以前用歌的方式才傳得出去。

豆:假如我們沒有用麥克風,那真的是很美的聲音,去年聽到第七首,這個如果是在音樂會裡面唱那真的會很棒,我們的東西也很豐富,但是已經是禁忌了,沒辦法。

林:沒有辦法上國際舞台,只能在祭典的時候出現。

豆:很可惜。

趙:剛剛談到儀式,你後面還有沒有要補充你的儀式的作法,還是包括類似組織。

風:我們也是有我們的信物。

趙:信物在你那邊嗎?

風:沒有,有專門保管的,我們祈天祭的時候就會叫。

趙:你們是在幾月?

風:我們是在三月份。

趙:三月什麼時候?

風:農曆三月十六日。

潘:我們也是在三月,但是時間前後不一樣。

風:我們是固定的。

趙:那你們有邀請別的家族嗎?

風:我們是自己,那也別的姓氏要參與也可以,但是比較沒有說對外那麼開放。

潘:我們以前也是沒有對外那麼開放。

風:其實我的祭儀都有一個對象,不是說你這個儀式辦了但對象沒有,不會這樣。

風:賽夏的祭儀都是這樣,一方面辦這個祭儀就是遵照他的交代,去維護好的天氣,也是透過這樣的儀式去答謝他或者是祭拜他。

趙:照你這樣說的話kathethel是一個程序嗎?

潘:交代理管理河流的水神。

林:所以kathethel是一個水神,管理打攏弄這個河域?

潘:不管哪一條河都是。

風:只要有水的都是他的管轄區,溪流、河、海洋都是他管的。

林:所以她是水神,那打攏弄本身是一個名詞嗎?

風:他算是一個整理除草的意思。

潘:以前每個姓氏都有,以前住在河流的,尤其姓潘的也有。

林:只要有水的地方他都會出現。

潘:其實我們傳承這個東西到現在都沒有忘記他。

趙:應該是每個地方都要有

豆:雖然說我們今年沒有辦,但我跟他們說你們不要來了,我兩三個人去那邊弄一弄,意思跟他說今年什麼原因沒辦法辦。

潘:你們五峰以前有做過,在冷泉。

林:冷泉在北埔。

豆:以前在那邊有做過

豆:這個祭典女人不能下去,有生病皮膚病的也不能,今年本來要整理,結果沒有辦法。

風:透過儀式這個活動,去表達我們對神的敬意。

林:可特別提醒他們說要整理。

趙:水神在那邊周邊的東西要他們來維護。

風:其實不是他們,是所有賽夏族人都要去維護環境。

趙:火神是帝那度,你們也有嗎?雷神有嗎?

風:我們也有阿。

趙:雷神在哪裡?

風:在芎家。

潘:以前我們要打獵之前,我們家裡是放兩個山豬頭,要去跟他講,說要敬山,三月到六月還是到五月不能打獵的,就要到某一個地方去談,家裡有死掉的或剛出生的孩子不能去,談一談說明天開始大家不要去打獵,要敬山。

風:賽夏族也很有保育觀念。

豆:我後來是聽到說動物懷胎的時候,不能去打牠。

趙:動物有神保護嗎。

豆:可能是有的。

豆:賽夏族非常的聰明,四周都種龍眼樹,晚上會有飛鼠來,就可以打。潘老師:你們獅潭那邊靠公館那邊以前有部落嗎?

豆:沒有,不是在那邊,是靠頭份,造橋這邊姓解的還有姓潘的,造橋鄉那邊。

風:以前都是賽夏的?

豆:聽說是。

林:剛剛那個夏茂隆有提到說有關大霸那邊神話,有拉出第二代的虎神。

風:虎神是他沒有任何的儀式和祭儀。

林:所以虎神是在符合堂嗎?符合堂是為了虎神而設立的嗎。

風:也不是。

風:我是覺得它是一個信仰,類似被附身的人,之前是我弟弟,就是要借用身體的那個人是他,但是他沒有儀式。

潘:像是傳力量給你,那就是各種靈,代表我就交給你了!你代表著我。

趙:他只是一個神。

風:就像類似乩童乩身一樣,跟龍神一樣,本身就有儀式,可是以前都把她翻成卡蘭祭,卡蘭祭是錯的,翻譯錯誤的,我們放那個信物的容器全部都叫karang,不是只有夏家的karang,你們潘家的也叫karang,那就是一個放信物的容器,適用編織的,貢在那裏的,所以你們看現在很多學者寫的卡蘭祭都不對,只講到信物而已。

潘:我還聽過祭神龍。

風:我比較習慣用族語來講。

豆:我們原住民的儀式是離不開大地的。

風:像我們的鎮風祭也是,祈求風調雨順,拿那個信物去呼喚。

風:我們前面是要先去類似稟報的儀式,各姓氏代表都要去稟報,稟報完才開始做那個儀式,做那個儀式也是要從屋子裡面帶法器出來去做,做那儀式我們也不能看,就只有法師可以出去,跟你們tinato'那個一樣,你們在辦的時候其他人都在房子裡,吃'啊

烙’也是吃完才能出來，不能給神明看到，儀式都差不多，我是覺得主要的還是你稟報的對象是誰。

潘：本來文廟的組成不是關公，元朝的時候廟的主人是岳飛，後來忽必烈他們一看你拜的東西，是殺我的，你又把它變成主要的神，祂就把他換掉，換成關公。

風：原先是你們有神，可是你們會去大戰，可是當你們要對外出草的時候，像家裡有繩子，我們就會保佑，祈求我們大戰打獵平安，所以我的觀點是這樣，所以有儀式祭拜祂，那個火神我覺得原本就有的，而不是因為去獵首才有的。

豆：有這種精神很好喔。

趙：意思就是說我們拜的那些神都在保護我們，對象不一樣而已。

風：真正的是敵首祭，真的是去出草去砍頭，砍回來在廣場那邊插一個竹子然後竹子上面頂著那個頭。

潘：我們獅潭、南庄還有五峰那邊唯一有完整姓氏分布的就是tawtwazay，部落裡面都會有像你們這樣的人，我猜以前獵頭就是你們帶隊。

豆：我們tawtwazay我聽我阿公講，他說不要像別人去砍頭。

林：他應該是有侵略土地，才会有這些後續吧...

風：不是，那是後面。

潘：無形中被外面的觀點混淆了，在以前這是不及格的賽夏族，這跟文明無關。

風：所以火神另外一個意涵是戰神，他也是負責打戰的，所以在以前tawtwazay是負責保護我們賽夏族的，豆家算是賽夏族的部隊。

潘：以前日本時代舊照片，不是我砍你就是你砍我，日本兵戰，都是大家的祖先，也有賽夏族的。

豆：上次你說那個南庄國中的是什麼？

潘：那個是拜錯祖先拿錯香。

- 1.日期: 110年8月30日 時間:9:00~11:00
- 2.地點:新竹新豐明新科技大學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4.訪問帝那度與賽夏祭典祭儀-趙健福

趙:我們今天談兩件事情，一個是賽夏祭儀的關聯性，因為每個祭儀都有關聯。

健:那個一定是的啦!

趙:從paSta'ay開始，往上還有什麼像祈天祭還有baki'Soro那邊的tinato'那些。

健:其實是要倒過來，我們賽夏的祭儀裡面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什麼，不要小看我們的衣服，我們的衣服是屬於年曆，它的花紋從底下一直到上面，一直到我們這邊上半身，是一片空白的，那空白就是冬天，我們賽夏冬天就是打獵而已，做一些整修東西那一類的，我們賽夏衣服最底下那一層，現在的衣服看不出那些文化了，以前老的衣服看得出來，從底下開始就有閃電符號，一直到上面就有山水的，那個就是我們農耕的基地，一直在上來就很多菱形的部分，就像夏天。

林:像是改良的。

健:菱形的部分，像是祖靈的眼睛，我們賽夏就是百步蛇，或者是龜殼花，龜殼花跟百步蛇的紋路很像，我們現在衣服是看不見那些東西的，還有它的前面跟後面不同，後面類似耕作，那是一個一個家族的，不是全部的，比方說你是tawtawazay(趙,豆)那區塊的，那就會有那樣一個圖的出現，那麼我們文化祭儀首先賽夏來講的話，第一個誰在做? tawtawazay在做，做甚麼?tinato'，那是要用火開始的祭典，再來，就是bitaza'，完畢了之後就是去山上播種，會播在很寬的地，一甲地或幾分地，那個是真正在耕種啦，那個結束之後就有 basbaki'， basbaki'大概在四月份左右，有的人在三月底就做完了，就已經燒墾燒好了，播種子也播好了，就是像 tayal講說耕作完畢了，小鋤頭要收起來了，已經播種完畢的意思，那是第一次的basbaki'，那麼當然中間播種完畢以後就是除草，會唱除草歌，拔草也有拔草的歌。我們tinato'完畢以後在這個中間，會碰到四月五月 瘟疫出來，那就是karang的工作了，在後面還有無名的風還有下大雨，但不是颱風喔。

林:像五月份梅雨季節。

健:但他是下雨下不停 就要請kathethel，收割的時間大概在八月九月份，收割就要拿我們的小刀片，收起來之後就是basbaki'的第二次，那第二次剛好趕上paSta'ay的時候basbaki'延後，因為以前只有兩個禮拜時間，而不是一個多月，真正要一個月是因為我們面臨過ta'ay的歌斷層，有一陣子我們趙一早上不是會迎神嗎，那個

也很可憐，那時候拿著課本，從那時候我很努力學去背，後來我就培養了康德，康德讀過書腦子又好，年紀越輕越好因為記憶力好。

趙:康德是做哪一個部分?

健:教他唱歌，我們趙一paSta'ay的歌，還有找幾個年輕人，一直加。

林:所以那時候就有所謂的祭歌組對不對，也是要訓練這一群人。

健:那時候看paSta'ay真正會唱 會帶的，不超過十個.....

趙:他是負責第幾首

林:全部一到十六。

健:他會唱不簡單欸

趙:那朱家的呢

健:朱志敏，那時候我們想說我們先會唱個再說，裡面的涵義還不知道沒有關係，後來就看到很多人去請教老人家了，我曾經研究十年的是一句話而已，每一首的第一句話 ka:iaenapae' karaol 研究這句話十年，自己的語言還聽不懂在說什麼，拿植物來比方，後面是因為每一年一次paSta'ay所以歷程是那個樣子，第一個一定是tinato'因為要用到火，再來就是 pat'aza開始播種，完畢了就basbaki'春祭跟秋收兩祭，再來就是paSta'ay，那麼中間祭儀karang的部分kathethel的部分，還有像向天湖'領襪'的部分，因為很遠沒辦法聯繫，有些老人家也不知道。

趙:所以這個wa;en的部分只有南群有嗎?

健:對，我們北群沒有，因為都分工好的，每個姓氏都有他們的工作。

林:那請教夏 夏家五六月karang的部分，現在目前為止是誰在主導。

健:夏茂隆。

林:那他進行祭儀的部分，您清楚嗎

健:他那個祭儀我只有參加一兩次而已。

林:他的形式是怎麼樣?

健:就老人在裡面開會討論事情

林:跟漢人廟宇.....

健:不一樣，那個是分開的，因為他們有宮廟，但他們是用賽夏的.....

林:所以裡面會有賽夏傳統儀式在裏頭

健:有，他們那個沒有丟掉

趙:他們裡面按照五福龍宮他有排順序，您覺得有什麼意義呢

健:要怎麼說

趙:因為小時候聽故事，到大霸尖山做地基，到那邊兄妹有不同說法，因為就剩他們兩個，沒有死掉的話就要分割，丟到那邊就跑出很多姓氏出來了，從那時候開始就是創造賽夏的開始。

健:神話故事裡面是有這麼說的。

趙:假設回應到五福龍宮會感覺好像很像，前面有一個創造賽夏的，下來就是真正存在他們拜的神跟我們拜的神，我們拜的神可能是到祈天祭那個地方，包括雷女，包括我們tinato'都是在這邊，paSta'ay的歌是ta'ay出現交給我們賽夏的，ta'ay從koko那邊教了很多東西，從歌詞看得出來，我的意思是說，上面有多神創造我們人，神跟神又派了很多神幫助我們，如何弄小米,織布，ta'ay之後有在祭歌裡面講述這個故事，頭目你覺得怎麼樣？

健:我的很單純，我們還沒paSta'ay之前，我們賽夏比方說tinato'、kathehtel早就有了，paSta'ay是後面的，paSta'ay的歌詞很單純，都是在講人，第一首第一章五句話，那五句話就把我們盯死了，第一句話 ka:iaenapae' karaol, raol是山柿子，tara:ol lila koko'還要請koko來，我們才開始做。

趙:那koko是指ta'ay嗎？

健:接下來，wa:l' ta:pa ko sa:o'我們來一起共享，ka ta tae mae' ka ro:o'祂講的ro:o'不是魚喔！

趙:那是甚麼

健:就是你做的這些，什麼是可以分享的。

趙:只要有就拿出來？

健:那當然，那是在物質上，那不是在物質上，你可以拿出什麼，是要拿你過去做的種種成果的好，去跟祂分享，因為祂們要看的不是你捕多少魚，而是你做了多少功德，最後一句是講說，ya:so ka pi:na poe'oe，這是我們約定的，我們出來做這個事是要做什麼，我幫了多少的人，你有功我就記你一個功，你有過我就記你一個過，要跟祂共享的是在這個地方。那麼第一首第二章呢，就是在那個環節裡面，你要經常來指導我們修正我們，以前paSta'ay每一年，現在兩年一次，因為是日本時代，因為那時候朱耀宗還在，因為那時候我都是跟七十幾歲的老人家，還有像詹家的還有錢家的耆老，而且那些老人家通通會講賽夏的話，因為只有會講賽夏的話，才聽得懂賽夏的語言，問他歌詞裏面的意思。

趙:會比較傳神啦，精隨才找得到。

健:後來我看裡面的翻譯。

趙:這個是北群翻的，趙山河翻的。

健:意思不能分開。

趙:可能要串起來才會了解。

健:他的一句話是起頭，再來是第二句，意思就出來了。

趙:像裡面有說koko:ta'ay跟to'ay他們兩位就是最後的老人嗎

健:對阿

趙:最後我們賽夏族好像對他們有愧疚感，就把其他ta'ay給殺掉了，是這樣嗎

健:不是，我們賽夏也是被koko:ta'ay算是文化移轉成功的族群。

趙:那是移轉什麼內涵給我們。

健:當我們還沒有paSta'ay的時候，並不是我們把koko:ta'ay從河邊掉下來之後才有，是跟祂們一起paSta'ay，這個由來是，當我們還沒居住上大隘那個地方，還在北埔，因為我們賽夏是海洋民族，是在海邊捕魚，我們出去有客家人在外面，泰雅族在裡面，有一天後面溪流的魚差不多了，我們要找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捕魚，結果有幾個老人家來，在上坪溪那邊碰到。

趙:碰到koko:ta'ay了。

健:對，那時候想說:奇怪，山上怎麼會有小孩子，而且又髒兮兮的，後來講說他們在對談的空間大概幾秒鐘，祂本來是在幾十米以外的地方，幾秒鐘時間矮人就在河邊了，祂們的移動很神速，祂們就跟那兩個賽夏族族人說:我們的老人家在看你們，祂們在上面唱歌，音調都是賽夏族的語言，祂們就跟賽夏族人說你們喜歡，就叫你們老人家來學，這是好東西。矮人不是兩個而已，是很多，後來我們回去以後就找我們的老人家，跟他們說有這樣的一個狀況，那要派誰去?別的姓氏不敢去，因為我們賽夏族到海邊打鬥，到了山上還在跟泰雅族打鬥，後來有兩個姓氏膽子比較大，一個姓朱、一個姓趙，就去跟矮人學習，之後我們就要經過考核，考核之後就是朱家的滿分，換趙家就掉了幾個，那這樣沒關係，都很棒，ta'ay就說了我這個paSta'ay這個儀式，朱家來管理來傳承，趙家則是要帶所有姓氏回來，是當協助朱家的，時間到了兩個要互相提醒，之後就開始運作，開始宣布什麼時間paSta'ay，開始到結束大概兩個禮拜。

趙:所以跟一些紀錄上面講得不太一樣。

健:不一樣，是朱耀宗傳給我的，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問風家的夏。

趙:在這邊我們有新的講法跟寫法，透過頭目這邊講出來的，更具有共心力，不是像以前木頭砍掉然後恩怨情仇。

健:不是，之後我們paSta'ay要邀請祂們，因為在半山腰的石窟，那要怎麼請祂們，祂說用弓箭來通知我，那時候第一次paSta'ay是在北埔這裡，他們經過鵝公髻山，到山上人家那來邀請koko:ta'ay，後來有些賽夏族人在經過鵝公髻山，就倒下去了就被抓了。

趙:為什麼?

健:ta'ay抓，因為通知好了ta'ay要來祭場了，可能賽夏族人不聽話就倒下去了。

趙:是去的時候還是回來的時候?

健:要回來，後來矮人就問這個小孩在幹什麼，祂就拿芒草綁起來，綁一綁他就起來了，叫他起來就起來了。但我們跟kokota'ay一起paSta'ay沒有多少人知道，老人

家只說有一段時間，之後發現我們賽夏族在跳舞的時候，kokota'ay很愛抱我們的女生，抱沒有多久，這個媳婦的肚子就大起來了，賽夏族人就決定回家路上要把你砍下來，那個動作就做出來，之後他們就掉下去，剩下兩個老人家留下來，後半段是這樣子來的，大家都只喜歡聽後半段，前半段都沒有人要聽，因為那是在傳承。

趙:這個ta'ay的故事原則上我們在回溯，找過夏茂隆那邊的說法，他是朝位階那邊講下來，就算ta'ay出現他也是神出現之後的人，算是我們的人，只是之後我們來懷念他們的歌，回憶他們的人，是這樣嗎?

健:其實是老天看到我們賽夏快滅絕，我個人的看法，可能是我們自己的tatini'的化身，而且我們有好幾個姓氏，那為什麼要各自舉行，為甚麼沒有跟朱家一起舉行呢，所有各paSta'ay裡面都有各姓氏。

趙:所以頭目認為說所以kokota'ay應該是我們自己的tatini'。

健:是，因為我聽以前老人家說以前kokota'ay很多人，我相信這就是各姓氏。

趙:那就大概了解這段了，但以前朱家形容kokota'ay比祈天祭的雷女還要大(位階)，你的看法是?

健:朱家他是如同理事長，他是所有的管理者，總是不能散掉，那麼我們趙家第一個就是監督，各姓氏有什麼意見要透過趙家跟朱家說。

趙:其實這就可以證實我們判斷各祭儀的關係鏈是這個樣子，就是說可能我們祭火就是想到雷，那ta'ay也是一塊，他應該不是跑到上面，不是這樣吧?

健:應該不是，因為生火的文化是不能夠顛倒的，源頭開始農工的時候，一放燒裡面所以微生物都死光光，那我們要做之前要先拜，打到獵物還要活烤，那個paSta'ay是在年要終的時候，前面的不好從這個時候撫平，再重新再來一年，日復一日這狀態。

趙:假設從剛剛的火來講，要重零開始，可以煮食可以去除瘟疫，像要做baki'Soro這一塊，你覺得如何，還有像祈天祭也是三、四月開始做。

健:比方說去年到現在的新冠病毒，他們就要做這個儀式。

趙:就是夏家要做的嗎，就是除疫的。

健:對，要有人去跟他提醒，你們看，去年跟今年有沒有看過賽夏染疫的。

趙:沒有。

健:就是我們paSta'ay的時候，那一天在朱家練唱最後一天，就講了一些，我是被罰在那邊一個晚上，因為朱家自己本身沒有做好，該做的沒有做，那我是連帶處分。

林:誰處分你?

健:祖靈阿，因為我是要管理好朱金火。

林:就是當主祭嗎?

健:不是,我們兩個就是代表管理paSta'ay的事物,但是監督者是他,那麼其他下來的a'za他們是各姓氏paSta'ay的執行長,偏偏就是朱家該做的沒有做好,但也是我沒有督導好朱金火。

趙:那時候朱家的a'za是誰?

健:朱志敏啊。

林:他沒有被交代好啦。

健:對,所以說這樣是朱家沒有做好,還有我沒有監督好,所以連帶受罰。

林:那後來有怎樣化解。

健:有處罰,在祭屋裡koko也在這裡,我要處罰你在這裡睡覺。

林:陪koko,在小間祭屋裡面嗎?

健:對阿,後來在那邊,有一個被附身了,他就問我一個很不好拿捏的一個問題,他說你要命還是要子孫,要二選一,我沒有選,我只說請你原諒我們,很多事沒有做到的,我們相信你的存在,就算我們不懂,也請你教導我們,聽一聽他就笑了,但處罰還是要罰你,在這邊睡覺,他有講了月份七月,剛好是疫情很嚴重的兩個月份,paSta'ay結束我是有領悟到一點東西,一直到疫情的後面,他有提示我,當時如果真的有二選一,有選擇,那就沒有這個格了,因為他講的子孫不是我自己的,是所有姓氏的人都在這裡,超越我們一般的地位。

趙:那vava'ay那邊的故事你知道多少?

健:那在講大霸尖山,以前講很多有的是加上去的。

林:有人說那是夫妻又像是兄妹。

健:聽老人家的版本,賽夏是男女然後一個小孩,是三個人。

林:多了一個小孩。

健:對,他說看著都是海洋啊,那水退潮怎麼辦,那人怎麼辦,那就把小孩子拿來剁,他說跟泥土混在一起,丟到海裡面,就蹦出一個小孩,延伸到我們賽夏族現在各姓氏,那內臟那些丟到海裡,就變成各種魚類,大概是這樣的版本。

趙:那南群的要問誰比較清楚。

健:那邊也差不多了,以前老人家說大霸尖山終年有雪,不會融掉,夏天了上面還是有雪,以前有一個老人家也是一樣頭髮白白的,他的名字叫bo:ong。

林:baki'bo:ong他們就是大霸尖山的。

健:對,他們就說你要去哪裡,他們就把大霸尖山換上bo:ong這個名字。大霸尖山的東邊是賽夏的,西邊是泰雅的,那個泰雅是經過大霸尖山出去到北部那裡,那麼賽夏會接觸到泰雅,所以為甚麼賽夏跟泰雅會有友好的關係,就是在那邊,以前

有很多聯絡方式，但我們失傳了，像以前我們要從上大隘到大霸尖山，來回一個禮拜。

健: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paSta'ay第二首。

林:那我想請教頭目，那現在kathethel是跟我們tinato'在一起嗎?

健:應該要分開。

林:那在每次您們討論祭儀的時候，該如何解決這件事情?

健:我們在等供kathethel的那個人，今年要把房子弄好，把祂接回去。

林:那到目前為止kathethel的儀式有沒有存在?

健:有，但沒有舉行。

林:祂的時間上是跟我們tinato'一起嗎?

健:沒有，kathethel是一個人，一個女孩子。

林:是講織女嗎?

健:不是，但這個人是居住在水裡面，以前有一個兄弟工作很認真，家境很貧苦，每天早出晚歸，但有一天回到家飯菜都煮好了，但回到家也看不到人啊，他想看看到底是誰，有一天就提早回家 聽到有人了，以前我們人居住的習性是房子旁邊是山溝，拿水方便，一去之後他就看到一個女孩子衝出來，但他要去追的時候，已經不見了。

健:這好像小時候的故事「田螺姑娘」。

健:對，很像，後來也是早上還沒天亮，就有煮好的飯菜，他就外面放糖水，門一打開他就看到有人鑽進去，他就把她拉起來，他就問妳是從哪裡來，問了很多她沒有講，她就居住一段時間，她可能也覺得老天知道了，那她要走了也要把小孩子帶走，男的不肯，要不然我們兩個人一人一半，每年的什麼時候我們來見面，女的說她要拿上半身，男的拿下半身，女孩子說我的會活，你的不會活，他不相信就帶走了，見面的那一天，女孩子帶回來的還活著，但男孩子的已經不見了，她就說只要以後有無名的風雨，不是颱風那種，是海浪漲潮的時候，你不要忘記你要娶我，我們會把水止掉。所以kathethel的意思在止水。

趙:各種大小的水，像洪水都可以嗎?

健:可以，但要娶她。這個儀式很簡單誰講就誰做，裡面一定要用小米，還要貝珠，不能喝水不能喝酒，裡面儀式說些什麼我不清楚，他們有他們的說法。

趙:現在誰知道裡面講什麼?

健:趙士強，有一次我聽根誌優說好像去海邊潛水，他說被有一個東西拉的感覺，他在當下想到kathethel，用念力請祂救他，之後就推出來了。

趙:那南群那邊比較大的是祈天祭嗎?

健:那個我沒有參與過，聽以前老人家 Sa:wan講說，還沒有paSta'ay的時候，兩年一次還是一年一次，因為那是我們以前還沒paSta'ay就有的。

林:他有分大祭跟小祭。

趙:負責人也不一樣。

健:都是 Sa:wan，他們潘家跟我們朱家一樣，人家講的真朱、假朱是正確的，真正的朱家paSta'ay是沒辦法自己主導結束的，假朱可以因為他是外姓的。

趙:他本來是姓什麼?

健:不知道，他是因為給朱家養，但結束他可以做儀式，因為他是外姓的。

趙:那 kalong:long這塊你知道多少?

健:是後面才知道，如果說我的猜測沒有錯，應該跟kokota'ay有關係，因為以前祂們掉下去以後，本來要走，但留他們是姓氏是趙家喔，不要走我們保護你，kokota'ay不肯，堅持回去，祂知道祂不是居住在人的空間裡面，因為以前我們稻子小米第一個成熟的都是kokota'ay在採收，我們煮飯是兩杯米，祂們不是，祂們兩、三粒米就一鍋飯了，你說祂是人還是什麼，祂絕對不是人，祂只是顯像給我們看祂是人的樣子。後來是誰不肯祂再去採收第一個成熟的作物。

林:是誰?

健:如果說我們那麼多人在播種，12345.....個人，長出來第一個開花結果成熟的，比方說採到我的，就拿去採反正沒有幾根，那如果你把我好的東西拿走，那我還有什麼?那如果這兩個你去收割比較的時候，明明收割那麼好，採收回來沒有很多，意思再說什麼，不要吝嗇沒有關係，還是會給你，就算一種回饋了，如果你那麼斤斤計較，那我就不要回饋給你了，都是有點交易的意思在。

趙:是趙錦發他們在做的嘛，也是從趙山玉那邊交代他做的。

健:很多人不會提出來的問題，以前是12年一次的sinato'現在是10年一大祭，我們賽夏的paSta'ay沒有所謂的大祭小祭，以前是12年一次的sinato'因為有一年朱耀宗身體不好，他說不知道能不能撐過到後面，那我希望今年給我看一次，後來大家都在談了，就牽涉到朱家、夏家、趙家，討論以後那他們就提前兩年，之後朱耀宗看到了就好起來，那就有人在想為什麼五峰這裡是夏家都知道的，那南庄那裏是趙家，ta'ay在哪裡什麼邏輯。

林:所以向天湖拿到sinato'是趙家?

健:對。

林:不是夏家喔?

健:不是，是趙家。

林:就是那邊的豆家囉!

健:對，為什麼不是我們五峰的呢。

林:可是拿到代表有感謝夏家的意思，那今天怎麼是由豆家?

健:我們這裡是因為朱家面臨到要斷層了，那麼夏家就給一個很年輕的女孩子給年紀很大的，他說沒有人傳宗接代不可以，有了後代以後朱家沒有辦法回饋給夏家，只好把紅布跟白布送給夏家。那麼朱家是因為是kokota'ay的交代，為什麼南庄是趙家呢，因為去跟kokota'ay學的就是這兩個姓氏，趙家跟朱家。

林:那kalong:long每個姓氏都可以做的事，因為他是淨河嗎，所以是每個姓氏都可以?

健:可以，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住在溪河。

- | | |
|--|----------------|
| 1.日期: 110年9月1日 | 時間:10:00~11:00 |
| 2.地點: 苗栗南庄向天湖 | |
| 3.參與人: 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
| 4.訪問雷神祭-潘美招 | |

趙:您是什麼時候嫁來這邊的。

美:我是Sa:wan。

趙:那芎家還有幾個戶?

美:沒有人了。

潘:有戶籍的應該三到五戶，常住的兩家，有很多遷出去的，芎家人還可以，住部落的不多。

趙:羅曼平是亞大的誰。

潘:我的媳婦。

趙:他們會知道嗎這個事情。

美:不一定，以前他們不知道面有一個石頭，有一個青蛙，好像有看到什麼刀子。

趙:什麼東西刀子?

美:刀子，他們拿回來煮飯，飯包盒很大。

趙:哦~那下面的山叫什麼山?

潘:汪天高山，也有人說是向天湖山。

趙:哦~所以那邊有個石頭。

美:對，我們那邊有種杉木。

趙:所以那邊的地是誰的?

美:我們的。

趙:那個刀子現在在哪裡。

美:不知道，可能在斗煥坪那邊，不知道是刀子還是甚麼。

潘:我補充一下，那個斗煥坪那邊，他現在也叫豐玉英，他的主要一個而叫芎秋華，他們家是透天的，在三樓那邊有供奉，但是形式是像baki:Soro一樣，他那種也不算廟，算家庭式的。

趙:你是說風玉英嗎，是風德郎的女兒嗎?

潘:不是喔，這邊很多風玉英喔。

美:是賽夏的。

潘:他住在斗煥國小順著那個牆，斗煥派出所，為什麼一開始就沒有想去，因為會糾纏不清，得不到正確資訊。

趙:他是叫什麼名字。

潘:芎秋華。

趙:所以是風玉英嫁給他?

潘:不是,風玉英是他媽媽。

美:她老公死掉了。

潘:我前幾天有上去過,我記憶當中就是他那時還能正常表達,現在他常常回來這裡,每一次碰到面我都想趕快躲,喝醉時就想抓著你重複講。

潘:他是供奉baki' biwa'沒有錯,這樣的說法是從baki'Soro'那邊移過去的,所以這形式跟傳說是不是原來的,我沒辦法保證,我的了解是這裡並沒有拜雷神,如果有早就有了,這個儀式開始也沒有怎麼樣,因為他們有跟我講說要不要去拜baki'biwa',他是一個自然現象,而不是一個具體的,雷神是沒有一個狀態,所以你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林:剛剛有提到biwa'是之前芎家有從baki'Soro'那邊的什麼樣的儀式,移過去到他們那邊?

潘:沒有儀式,這是一種說法而已。你們不是去訪問夏茂隆嗎?

林:對

潘:夏茂隆這20年來為了加強baki'Soro'論述的正當性,他就重新把賽夏族各種神話還有人物,結合在一起,然後再基於我們原來神話的基礎,再擴大解釋,所以他現在不是在講說大霸小霸嗎,然後那個誰跟我們的koko' wa:on結婚了,不同時代的神結婚我也覺得很奇怪,但是他們就是這樣講,然後baki'Soro'本來是供奉在夏家的某個角落,現在變成一個廟,我們根本也沒有這個信仰形式呀,是二三十年他跑出來的,他的理由就說他要去登記神壇,也要固定他要多少神嘛,他以前就有訪問了五福龍賽堂,五個神的名字,還有他的身分,二十幾年一種說法,現在又有一種說法,所以你能相信嗎?

林:因為他當時講說他也是按照國家的規定,然後那個神也要有具象的樣子,所以找土地公那些。那他們說你們賽夏族怎麼只有牌位,但是沒有具象的東西。

潘:我感覺也不是這樣子,因為以前我很關心這種宗教民俗的東西,這些預料條件沒有錯,可是這是文字敘述,不會說只有漢人的神,除非你說我要拜漢人,要做漢人的廟,這只是沒有法律規範與原住民登記神壇,但我相信他不會說勉強,即使是二十年也不能說一定要用漢人的身分給你辦,我們看到現在的現象,一定是有傳統的脈絡,我把它定位叫做新興宗教,是賽夏族的新興宗教。

趙:在傳統部份我們盡量把它撇開,多講驗證。

趙:是這樣沒有錯啦,因為我們在談位階,也是把關係程序清楚而已,我們現在認知的祭儀,弄清楚就好。

潘:以前我們賽夏族我們是客家轉過來的你知道嗎?

又有一個說法是以前的煤油燈，那個就是具象的，祠是外來的，但是我們把它做成神明，有可能是我們最早知道，是看到客家人有，他們就拜牌位，但我們看起來很像在拜那個燈，各求所需嘛！像以前平埔族下面有祀壺，大家都以為在拜上面，其實是拜底下那個。

林:yaki您小時候長輩有沒有跟您說過賽夏的傳說故事，在你的經驗當中。

美:沒有餒，我來這裡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們的播種祭。

林:所以你有參加嘛，每年都有。

美:有。

林:為什麼這個家族不會想要接biwa'上來供奉。

潘:其實這個東西本來就消失了，是後來我剛講的baki'Soro'又重新講，那時候剛創的時候信徒很多。

美:本來就可以，我們baki'Soro'以前我姑姑傳來的，看那個錄那邊有錢，以前是baki'Soro裝的，叫阿龍那個客家人來，真的有三塊錢在那，他們聽到就生氣了，我就去了那邊，他們很多人在幹嘛，那個夏茂隆的太太，他們就一直罵我說你就要叫'母豆'嗎，叫母豆幹嘛來這裡，跟祖先講喔，就警告阿，我很怕我很客氣，我拿那個糕，我就一直警告三次，要三次！從那之後我就生氣了，直到現在我沒有上去了。

趙:你是說去baki'Soro'那邊。

美:對，當時我跟認真的祭喔，祭的時候香菸一條一條要買，從那時候他們就罵，我就不要了，到現在夏茂隆問我說姊姊你怎麼不要來，我老了我懶惰了。

趙:為什麼要罵人呢？

美:他說我幹嘛帶那麼多人來看拿錢，那邊有錢，我也不知道我的姑姑，他就叫阿龍把那個錢拿掉好不好。

潘:baki'Soro'那邊的意思是說，你們要做這些不要把那個平地人來參與。

林:所以他認為現在你們這樣子的供奉，其實這個是祖先嘛？

美:對

林:那他們認為說這樣供奉祖先是母豆的形式嗎？

美:不是，我們賽夏的是，我們自己公公婆婆兒子是自己祖先的牌位。

林:您剛剛講有三塊錢的是？

美:會對一個家庭不幸福。

潘:錢放在哪裡？

美:裡面。

趙:誰放的不知道

美:不知道，他們說baki'Soro'來裝的。

潘:大概是他們做神壇的規矩吧，裡面壓一個什麼東西，可能有些人不同意啦。

美:我姑姑就一直講說把它拿起來，有錢不好。

林:所以母豆說baki'Soro'這裡放三塊錢，對你不好，所以你後來從此也沒有去夏茂隆那邊了。

美:我要去拜拜，他就知道說，我在母豆那，就罵我。

趙:所以以前夏茂隆就不高興了。

潘:我們隔壁的崇德福.崇德光，他們在哪裡?

美:崇德福過世了，崇德光在醫院。

潘:很多年沒有看到了

美:他們都沒有回來，還在。

趙:yada妳的先生叫甚麼名字?

美:芎榮石。

趙:幾個兄弟呢

美:兩個

趙:那另外一家呢在哪裡

美:斗煥坪，玉英的老公。

趙:秋華是?

林:兒子。

趙:風玉英他的先生叫甚麼名字?

美:芎榮生。

潘:還有沒有那個旁邊的人跟baki'Soro'有關的。

美:沒有了，風家那邊有。

潘:他們是拜大霸尖山的?

美:對

趙:哪一家?

潘:風鎮清

- 1.日期: 110年9月1日 時間:13:30~15:00
- 2.地點:苗粟東河國小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4.訪問賽夏祭典祭儀-高清菊

潘:本來是說我是口語化跟你講計畫，結果雪霸併計畫就根據那句話就把那兩個字放進去了。

高:你們沒有自己在重新調整，沒有機會嗎?

潘:那是標案阿，等到我們知道那是標案名稱嘛，其實用這個字本身就限制很多，變成有些話不能講，有些話不敢講，對我來講這樣會有一點影響力，他會形成一個成果報告，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寫說這是誰講的，可是這樣也會引起內部的不同意見，這幾年我處理這種事情很久了，常常外面人沒意見，他們不太懂，所以我們那天不是講矮人，我們還願意每家發看看參考，這樣很可能就有很多意見說你為什麼會這樣寫，那不是我的意見，就跟別的族一樣，[怎麼是他家主辦，而不是我家?]，我們族群小這方面困擾不多，可是祭典本身就有，這天一定是強調我族的領性，可是客觀來講，他並不是這樣的。

趙:其實像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本來就是要把它彰顯出來，大家各說各話也無所謂，基本上還是會尊重各種族群的想法，但中間有完全不對的東西大家就不要去相信，當初的關聯性太奇怪了，好像我們tinato'這個東西是ta'ay去借給我們的，我覺得這是沒有關聯的。

高:我倒覺得不要去看源頭，誰跟誰神與神之間，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關聯性那個才是可以去討論的，而且現實本來就是互相支援，從神話故事裡面不可考的東西，很難找到真正的。

趙:因為是有人這樣，我們覺得那東西好像不應該這樣子，所以我想說讓它澄清一下，反正各家族講的東西我們都尊重。

林:其實剛剛校長提到一個重點，就是假設在這神話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分歧的話，我們把它做成一個紀錄，但是現在家族跟人的部分是否可以做一些調查。

潘:這個最大的困擾在這裡，baki'Soro這二三十年對我們影響太大了，可是它偏偏不是我們...它現在變成賽夏族的某一個現象，我不敢講說這會一直維持下去，這就像paSta'ay我相信只要我們族在，它會一直都在，但baki'Soro不斷在變，我剛講說光神的身分就不一樣了，它以後會變怎樣我們不知道，但也是賽夏族的一部分，所以它究竟是不是大家都認同的正統文化，我真的不敢講。

趙:我也覺得要把所有證據，各家族的說法全部併成，然後甚麼是純粹的我們自己去判斷，我覺得要這樣做，要不然真的很亂。

潘老師:我是擔心說未來的影響，這個影響不是說有人要挑戰我們的成果，而是用出去之後，有些人會各取所需的加強這方面的論述，很多人也認同我們。

趙:會被斷章取義啦!

高:雪霸案的報告會在網路上談。

林:那其實很重要的是，這其實不像嚴謹的研究，它叫調查，它可能在最後成果的論述可能會是一般性的，用普及性調查做最後的成果，因為它不太像很完整的研究案，它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根據，我想這已經定義出來這個主題是「調查」，其實有時候看到自己族人做這些，我們壓力其實滿大的。

高:他會覺得你應該要懂。

林:所以關鍵找訪問者的確是，一百個人來可能有九十幾個人說法不一樣。

高:可是有好多元素都會一樣呀

趙:我們就是盡量大家講的有一樣，那我們就認定那是對的，三角驗證。

高:我自己去參加你們的祈天祭，我覺得潘先生好像也不太熟悉。

潘:他不是不熟悉，大概一般人不太瞭解說那個主祭，很少人願意跟他講很多，因為旁邊可以幫他解釋的很多，但是在祭典的時候，他是雷女的化身，所以我們這裡也有人抱怨他，說他怎麼都不講話，他就是當雷女在觀察你們，他只有一個時間會講話，在祭屋裡面，如果有人要去告解的時候，他會回答你，用雷女身分回答你，化解災難，語言最豐富就是他。

高:我這段期間的調查，就是在跟一些老人家接觸，他們也可愛有自己的說法，那像矮人不是都很矮嗎，所以他碰到的地方就是大概在胸口的地方，很多族群近來又一個一個被我們趕走了，好像我們忘恩負義的感覺，那tatini就說那個是因為時間到了，該做的事做完了，所以他用他的方法離開。

林:所以這算是很有智慧，詮釋得非常好。

潘:向那個ta'ay的故事，我相信未來還有很多說法，我覺得有一點很奇怪是，paSta'ay的故事聽起來部就是賽夏人跟ta'ay的衝突，衝突再演變後面的，如果沒有衝突的話，不曉得當時賽夏族怎麼了無緣無故去殺人，這一定有引爆點，我覺得不必說因為我們現在拜祂，就要美化祂的形象，最早的紀錄人我們尊重，也不一定說是日本人，像言語的故事，那是賽夏人講日本人寫，也得尊重。

- | | |
|---|----------------|
| 1.日期: 110年9月1日 | 時間:13:30~15:00 |
| 2.地點:苗栗蓬萊 | |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
| 4.訪問帝那度與賽夏祭典祭儀-日繁雄 | |

林:我們這次來是針對我們賽夏族像paSta'ay, tinato', 還有包含我們的祈天祭, 還有我們的雷神祭, 和淨河祭,那我們想說就我們自己的生命經歷對這些祭典有沒有一些關聯性, 比方說在神話故事裡面或是在整個祭儀過程當中或自己的想法或看法, 先從tinato'開始。

日: 以前老人家就有說是koko' wa:on, 這個叫做ka'owazan ka kawaS (祈天祭) 祈天祭是我們後代有被叮嚀的事, 就是說如果播種了, 為什麼播種會有兩次paSbaki' (祖靈祭) 就是說如果四月...三月!, 四月那個叫做pit'aza' (播種祭) 嘛, 是說播種完了就要讓鋤頭休息, 讓鋤頭休息就是第一次paSabaki', 為什麼要paSbaki'? 是我們和神明, 我們是在地上的人, 這樣和koko' wa:on沒辦法溝通, 因為這樣才會在paSbaki'時叮嚀我們有這樣的傳統, 所以如果播種完了呢? 沒有下雨的話就長不出來, 雨太大的話雨就要少一點, 雨太大所種的種子就會被沖走, 如果被沖走就浪費了沒了, 就是這樣, 而祭祀koko' wa:on是在這個潘家, 潘家他們是主祭, 對, 其他族人都會聚集在他們那裡參加, 前一個年叫做pikozaw, pinkozaw是怎麼樣? 他們潘家自己辦祈天祭到了隔年那叫做pinkota'ayan了, pinkota'ayan了也是他們潘家自己舉辦, 我講錯了, 今年是我們大家族會參與, 來就是祭祀koko' wa:on, 這是他們(潘家)從以前就被祖先流傳下來, 要怎麼做, 就這樣叮嚀潘家, 潘家就是主祭但除了潘家還有一個姓氏: 章, 章家負責提醒, 沒有提醒他們(潘家)就會一直等等等這樣, 說的有點久所以有點長。

潘:夏一開始就講kokowa:en, 我們這裡的認知上跟他們有點不一樣。

日:那是最大的神。

趙:最大是kokowa:en, 那下面還有誰。

林: kokowa:en為甚麼會成為祈天祭或者是播種祭最主要主祭的神?

日:他也是給我們發言的人。

林:就是像創世紀一樣他給我們子子孫孫的概念嗎?

日:應該是吧。

潘:講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神話裡面很微妙, 他是用那個葫蘆帶小米種子, 這應該不是只有農作物的問題,就是人在繁衍那種寓意, 只是用那個來做說明, 所以基本上不只有農作物的象徵也有人類的象徵, 但是我們賽夏的一種說法, 那個人

的發言是又大洪水在大霸小霸那邊，重新繁衍人類，可是kokowa:en這邊這個更有那種意思，沒有很直接，用堂正來講，一下子繁衍出來了。

趙:所以kokowa:en他是在最前面的，另外一種傳說是在大霸尖山兄妹的故事，你那邊聽到的是怎樣的說法？就是把那個小孩子為什麼自己人切成不同故事，那是怎樣的說法。

日:我有聽過三個版本，其實要講到很完整圓滿的話，像是祈天祭也是，沒有頭到尾，他是有路線的。

日:像章家來提醒潘家，你們也會先帶去竹占啊，對呀，竹占完了就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要辦祈天祭。

潘:他章家來的話，我們還要去做竹占，來定日子和選擇人，這個他剛剛說他漏講了，還沒講到兄妹大霸尖山的事。

趙:所以兄妹這是在哪個階段，是在wa:on的前面還是後面？

日:這個ya:o 'okik Sekla' o 這個我不了解喔。因為我聽過很多版本，你要把她匯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也搞不清了，因為年代不同，到底賽夏族到今天有多久，根據老人家所講的口述，正確的是baki' 'oepoeh那邊，因為我自己也爬好幾次上去。

林:你有爬幾次。

日:爬到怕，帶小朋友帶校長還有老師。

日:我們是只有講baki' 'oepoeh那麼後面講那些說baki' 'oepoeh no bo:ong也就在爭你知道嗎,在我所聽的，那個是風家在爭，說他bo:ong是他們的祖先，其實那個也是會有一點會錯意。

趙:怎麼說？

日:一樣的名字，到底正確是誰？

趙:所以他們是同一個人嗎你覺得。

日:應該也不同啦，因為你看像現在又有wa:on又有baki' kathethel那邊的又跑到baki' bi:wa'那邊，也許有這一回事啦。

趙:他們會不會是同時出現的神？

日:沒有，這有差異。

趙:他們是甚麼時候出來的，像kathethel那邊的。

日:那個我沒有追蹤，我只有知道說baki' 'oepoeh那邊就是有大霸koko' maya'小霸，他是兩個對柱，以前從大霸走到小霸要半個小時，那時候路很好走，去那邊還會碰到很多山羊，這個故事原則是三個版本，一個版本是說母子，母子之前他就說一個不怎麼樣的人，像乞丐,穿破破爛爛，他是神仙他下凡之後他就講說，趕快造船，整個部落的人只有一戶人聽進去了，其他人不聽，那個神仙有一天就跑下來看，一看就在哭，說完了只有這一戶人能得救，其他人救不了，怎麼辦，他

也無奈離開了，他隨時用空降的方式也不一定，因為他們看不到，然後呢？那一戶人很聽話把船造好了，第二次再來看的時候，覺得至少還可以救到一戶人，就把要吃的糧食，全部丟到船裡面，所有的動物也把他趕進去，你要吃的也有了，他去交代一句話說你聽到船有在搖擺的時候就不要亂開門，也開不了，因為裡面被鎖住，外面也被神仙鎖住，然後呢？一直交代很多話，說這個明天後天不知道，會有洪水，一出去那些不聽話的就被水淹一直大叫，一直擋那個船艙，說把門打開給我上去，可是那一戶人的主人就說，不是我壞心是沒辦法，外面也被鎖了，我也沒辦法打開，那些人就被淹死，然後交代一定要把這個船卡住，最後就在大壩那邊卡住了，卡住之後，可是這個山完全不一樣了，有黃白黑甚麼圖都有，已經被洪水沖以後，個山一定會變形，樹也看不到，草也沒了，可是一天過一天船上的糧食會吃完，最後他就要拿那個種子，可是他拿不出來，有一隻老鼠就去給他咬一個洞，他留得種子是一串的，老鼠吃飽要離開也會扛一串跑出來，主人就跟他搶，搶出來之後再拿去灑，把那個船外面鎖的也被他弄開來，結果才看到說有糯米、有在來米，以前我們吃的米有紅白黃，那個叫mitomon，很好吃。

林: mitomon現在是甚麼米？

潘: 漢稻的某一種。

日: 後來才有這些農作物，就是種五穀雜糧啊什麼都種啦，跟著季節走，該種的就會種，不會沒糧食吃，地瓜芋那個胡瓜啊、玉米啊、小米啊、樹豆啊全部也會有種子在那邊，不能懶惰，有種絕對有得吃，就是這樣，一天過一天，這個一看山頭都會不一樣了，剛才講過了，一直拖到今天也不曉得多少年代了。

趙: 可是他不是只剩一戶人家嗎？母子嗎？

日: 母子是另外一個版本。

趙: 那這一戶人後來怎麼繁衍？

日: 這繁衍的後面，跟老人家聊聊，聊到可能不耐煩，他不理我，那個母子的是他媽媽講說奇怪，也是一樣卡在那個地方，他說沒有娶媳婦他只好交代他兒子說，如果有一天有一個美女走過來那就是你的老婆，其實是他媽媽。

林: 這有點像泰雅的故事，他也有這種說法。

日: 泰雅的不是在大霸，泰雅的發祥地是在南投不是在大霸，大霸那一年我們上去就在那邊講，講了以後就，不對阿，他就問說你的發祥地在哪裡你知道嗎？他就講說什麼石頭蹦出來，大霸那邊沒有石頭，真正在南投。

趙: 那我們的姓氏怎麼來的？這個你所知道的有什麼樣的說法嗎？

日: 這個也是很多種說法，我知道的只有一種，這個是有根據的，正確答案是我們總共只有十三個姓，現在可以用什麼來證明呢？一支的支裡面開花是十五朵，有兩朵會枯掉，就是會掉花，十三朵有成果實，那麼墜落的呢？那個姓氏最小粒，最

大粒的是最旺的那個家族，拿來算確實也是這樣，因為我去研究很多次了，這個是根據老人家講的。

林：你說十三朵就會成為果實，沒有辦法成為果實是幾朵？

日：兩朵。

趙：這個是從賽夏的起源開始看，那當然到後面tinato也有出來，到底是怎麼一個一個出來的原因是怎麼樣，在我們賽夏裡面為什麼會跑出不一樣的不管他是神或者是我們祭拜的對象。

日：tinato'他本身是叫什麼，打火石 'ihi, parat,它裡面那邊說So'o tawtawazay ho?你有看過嗎？

趙：沒有看過，不能開。

日：不是不能開，輪到主祭就可以開。

趙：對啊我還不行。

日：那裏面有什麼？

趙：有頭髮有石頭有打火石。

日：不是頭髮。

林：香蕉絲。

夏：對，不是頭髮。

趙：也有人講敵人的頭髮，因為那個時候研究裡面有六個東西，很多人都講說小刀片石頭香蕉絲，還有一種樹，有六種，這個是中研院研究的，那個叫蛇木喇日：'ae:ae' 啦，這是'ae:ae' 這個現在學名就是那個啊，蛇木啊，對。

趙：然後還有別的那個kathethel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日：kathethel以前是說住在海裡，在海裡，她居住的地方在石洞，海裡有石洞有個石板平台，有一天她來找要嫁的對象找對象啦，於是來到的賽夏這裡，來到賽夏族人這教導婦女織布，後來有了一個小孩，不知道為了什麼吵架，於是把小孩分成兩半，她是神明就算帶走（孩子）一半也還會活，我們賽夏族人不懂照顧（小孩）就腐化掉了，之後我們來比一比誰照顧得比較好，到了那一天就來比了，賽夏族人照顧的就沒有了，腐化了，kathethel照顧的就還活著，就這樣比一比，之後也就沒事了，無奈啦，離開了就離開了，我所聽kathethel的故事就這樣，沒有很長。

趙：kathethel是拿頭回去，原來那個男生是拿下半身，然後後來說回來以後可以嗎？

日：不是，他是說有一天我們來比，比看看誰養的最漂亮，當然是kathethel，在我們賽夏那些祖先絕對沒辦法，就滅掉了。

林：所以就等於是就那個小孩死掉了。

趙：所kathethel主要來我們賽夏這邊是教我們什麼？

日：織布阿。

趙：為什麼他會來？他從哪裡來？譬如說從廚房，有這樣的說法嗎？因為有聽說他聽到人的聲音就會躲在水裡面。

日：他來到我們族裡面，跟我們族人煮飯，我們就負責去打獵，去打獵的時候每一次都帶著狗，那個狗會先跑回來，一看到狗回來了族人回來，他就落跑了，族人就想說奇怪怎麼那麼好，每次一回來飯菜就煮好了，他就不管是不是人放毒就先餵狗吃，狗吃了沒事，他們人就自己拿來吃。

趙：後來怎麼發現的？

日：喔！發現的話是，有一天他把狗綁起來，用牽的，就來不及跑啦，他不知道回來了嘛結果就在屋裏面，就是海龍王女。

趙：所以他是從海裏面來的？

林：照這樣的說法是他有交代賽夏族說如果下大雨有洪水的時候就招喚祂，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日：沒有連上那邊。

潘：這沒有提到，她嫁過來之後他不是被發現了嗎？那就被留下來了，那她有織布記憶嘛就開始在部落裡面教徒弟，教徒弟好像教兩批麻，之後就發生徒弟忌妒師父的事情，才把他請回去的，這是一個版本。

趙：所以這有好幾個版本。

潘：這寫得很長啦，第一代的怎麼樣第二代的怎麼樣，後來比賽嘛。

趙：恩，還有這段就對了，就是kathethel的徒弟。

潘：對他有徒弟，這個故事就是要告訴大家說，對老師要尊敬，有這種寓意啦，我覺得這好多故事要把拼湊在一起才能變成一個完成的故事。

林：相同處有落差也有新發現。

日：因為年代的關係啦，在上面的老人家或許比較有正確的路線啦，一代過一代又沒有文字，越傳越離譜也不一定。

潘：講故事的人他有時候會因為自己的經驗或是不知道聽到什麼，會不自覺加進去，原本不屬於的也加進來了，越來越豐富。

趙：最後當然就是kokota'ay的故事。

日：ta'ay是最後一個，那也是只有聽到一段而已。

趙：是哪一段，分享一下。

日：那也是根據老人家所講的，年代很久了。

趙：沒關係反正不管對不對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

日：riwa是我聽得不是說很復古，也算是途中所聽到，以前老人家一瓶酒就可以喝很久，那時候這裡到蓬萊上下也要兩個小時，以前用背的，那瓶子那麼高的一

個，一公升的背回來不是一公升給你喝掉，是分裝成三瓶半，然後就是可以聊三個半晚上，一個晚上就是喝一瓶而已，那哪裡會醉根本不會醉，以前老人家聊天是今天晚上聊狩獵那就是聊狩獵，明天晚上聊哪一個山頭有什麼動物，是會這樣聊，riwa在傳說中是有一天打雷，所以才會有palomikas（打雷），那也是現在放到織布裡面去啦。

林：那出現閃電之後呢？

日：根根據那個老人家講法是這樣，去狩獵去打獵有一天那個蛇是妖怪，從樹洞裡面，閃電的時候呢，這樣鑽出來，閃電閃不到他，後面就是這個狩獵的用槍幫忙，才把那隻妖怪射下來，他就跟狩獵的講一聲，說還好有你的幫忙，後來呢就說我們有你們這個族群你不錯，有那個女兒可以嫁到你們這個族裡面去嗎，那個族人就想想說我還有一個兒子，可以喔。

趙：那個人就下凡到芎家嗎？

日：下凡喔，有一些又會講到baba:i'那邊去，有一些又會講到風家那邊芎家那個是另外一種的路現在走，芎家和風家解家那個是另一種的路線再走。

林：那個路線是？

日：分岔啦。

林：分岔他們的關係是怎麼樣？

日：那個我不知道。

林：他是嫁給那個狩獵的人的兒子嗎？

趙：什麼名字？

日：不知道。

林：那狩獵人的名字知道嗎？

日：好像ta:in，但是你有看過文獻的話那應該有，這個嫁過來之後，就變成有親戚關係嘛，我們就變成工作不用那麼累，你要開墾這一塊地後，他先用那個藤圍一圈起來，他就幫你打雷，他就整個燒好了。

林：所以那個女生就是雷女是吧？雷神的女兒

趙：雷女叫什麼名字？

日：現在他們取wa:on，問題是是不是kokowa:on的後後代，第三代，那一定要取阿婆的名字麻，我們是有這個的。

林：對所以可能有wa:on的第一代第三代。

趙：反正只是了解一下，各自詮釋我們沒意見。

日：然後也是一樣吵架，兩夫妻吵架，他就要離開，離開的時候就沒房子，留一個芭蕉在這裡。

趙：還有什麼神嗎？

日:talolong喔。

趙:你有聽過嗎?

日:小時候我媽經常會回去，回到那個mamayki:an，在明德水庫那邊過去，那時候走路走到想要哭。

林:你看到他們在做什麼?

日:把那個河旁邊先砍樹阿，砍得很乾淨再祈福，在那裏祈福。

林:那有準備什麼東西嗎?

日:有啊，我記得就吃那個糯米飯阿，那時候我外公很會打獵，是什麼肉我忘記了

林:有酒嗎?

日:有啊。

林:那祭儀的過程當中呢?老人家有沒有講話你有聽到什麼嗎?

日:就祈福阿，在那就在河邊吃便當，沒有在那邊煮東西。

林:他們對溪水有沒有做什麼儀式?怎樣的動作?

日:這個水一定要保持好乾淨才會叫做淨溪祭，因為我們人離不開水，為為什麼我們的遷移都要跟著河流，絕對不會離很遠。

潘:你說那個明德水庫，是在獅潭那邊現在有個岔路那邊那條路，旁邊有一條河到水庫，以前沒有水庫就是直接流走，現在有水庫就是那條河嗎?

日:那個河好幾條。

潘:不是跟著路那條?

日:跟著路也是其中一條，旁邊還有，我們日家就在沙坪。

潘:民族史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點，跟漢人離墾有關。

潘:那個淨溪祭多久以前斷掉的?

日:斷掉很久了。

潘:超過五十年了?

日:差不多。

潘:那個時候我們這裡也差點...因為那時候天主教滿地都是。

趙:那時候有在講啊，回去的時候趙山玉mama跟他講說talo'long要先弄好，叫他去做他才回來做。

日:本來賽夏那邊我也不管。

趙:好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 1.日期: 110年9月2日 時間:10:00~12:00
- 2.地點:新竹五峰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4.訪問kathethel-趙忠正

潘:第一代土地選得很好，到第二代開始比賽，比賽好像又是故意輸給徒弟，徒弟就開始驕傲，海龍女覺得打敗了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又一個問題，他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他一氣之下就把那孩子切開來了，上半部給人(賽夏族，下半部他帶回去，結果賽夏族沒養好死掉了，他帶下來又變成人又回來了，這個故事本概是這樣，kathethel這樣的故事又現在變成據點，這個我就不明白了。

忠:kathethel這個因為我現在奉養趙三老人家，因為以前我們各縣市都會分paSta'ay是朱家，夏家是 karang，祈天祭是潘家， tinato'是趙一的，那我們趙三是kathethel，kathethel以前本來是遺忘的，遺忘了以後有一個叫karang那時候baki'Soro很靈滿，有一個乩童叫 taboh，他是後來找到我們趙三在隘口上面那邊，我們叫tarauw，以前我們部落都在那邊，有一次很像是有颱風，打家裡吹垮了，吹垮了以後這些家族都跑到隘口這裡，就是在趙孟德家裡上面那邊，他們全部就下來了，結果 kathethel他們以前奉養的在房子上面，被掛在上面的網子，因為祂隨著人類移動，一代一代傳下去，我現在講祂的過程，他找到的是一個叫[打繞]的神明，趙三有奉養叫katherhel，以前我們叫海龍女 海神，他就把祂扶正，那時候是趙孟德，我的堂哥，他在鄉公所當課長，隨著baki'Soro去上面，因為找不到了，可能用什麼方式，我不清楚因為沒有參與，可能有拿點土，在招魂，因為kathethel都在那邊，為什麼會放棄，因為他加土都沒用，來這裡以後他小孩子都沒有回來，所以家族都不好，拿回來以後本來要放在趙孟德家裡，結果趙孟德說他不是Sapang，現在是我們講趙世強，他在家族奉養的，後來年輕人都在外面工作，就沒辦法奉養，他們商談了以後，就放在趙勝雲tinato'他們寄放在那邊，我們都有參與，後來tinato'的一個生日以後，我們就有祭拜。

潘:就是順便一起。

忠:對，azay那時候是趙孟德。

潘:參加的人都姓趙?

忠:對。

潘:別家像是姓朱家的都沒有?

忠:他會參與，都會參與，因為tinato'的[把一豆]那是朱家的，以前是趙信光這個人，後來趙孟德過世了，就臨時叫我去，後來我們要擴建，後面有人捐地，我負責的是kathethel，負責去募捐，我們也把後面蓋起來，蓋一半了，也是像樣了，後來

幾年以後我有跟趙世強說，kathethel是你們家族奉養的你一定要接手，不然的話後代會不好，後來他真的誠心要接，我也就交給他，後來安奉了以後是到原來的地方，每一年二月十五號就去拜，至於kathethel以前的故事我也聽了很多，他是掌管我們的氣候，風災，水患，有一種防止這些的法術，以前聽過祂會織布，教導我們賽夏，第十首有提到祂教導我們的事，意思就是kathethel先到paSta'ay是後面，kathethel是一個人名，我們也稱baki'kathethel,koko'kathethel，以前管理tallolong(淨溪祭)，因為也是我們趙家的，我們辦祭典的時候也會檢查溪有沒有管理好，不能隨地大小便之類的，以前賽夏族得靠河邊靠螃蟹魚蝦生活，現在的話趙三應該要好好保存祂，祭儀要弄好，我也在協助祂，因為也是他們家族要負責，等他們弄好了看是不是我們要把kathethel放過去，去募捐。

潘:現在還在那邊嗎?

忠:還在，每次開會都會提到，我們也不能給壓力，以前是在隘口底下蓋好了，祂本來要弄那邊。

林:現在是蓋鐵皮屋嗎?

忠:那邊地基有被掏空，就沒有了，六-七年的事情了去年我有看，老家有些打平了，很多像kathethel要進行的儀式我會去請教夏茂隆。

潘:你們用什麼祭拜。

忠:酒，豬肉

潘:誰講話?

忠:誰拿主祭就是誰，因為像賽夏的注重就是祭天祭神，像paSta'ay一樣，可是是魚，蝦，但一般我們祖先哪有這些，都只有肉，肉串。

潘:你剛講到baki'Soro那邊，最早的乩童，夏玉輝已經不再了?

忠:是他來扶正，其實以前颱風以前，這很像是tinato'在每個戶那邊精神象徵，tinato'以前也是這樣，掌管水，一到了季節豐收的時候，去募捐慶祝豐收，風俗習慣隨著賽夏的祭典，因為我們就是種tata(小米)。

潘:小米的時序。

忠:對，然後收割，自釀的酒然後慶祝，像我們接地壓，我們會祭告天，祭告地，天地融合，跟我們母豆拜拜很特別的儀式，其實都有效，像我們賽夏很多習俗，你要講好來的目的，跟事情，一定要做好，沒有祭告祖先就不算，我們是很注重這個。

潘:所以這個kathethel也是先談話?沒有別的了?

忠:對，沒有別的。應該跟kathethel跟tinato'一樣，可是tinato'還有一個儀式是像我的叔叔是祈天，像趙勝雲是另外kathethel負責的azay。

潘:另外時間做嗎?

忠:一樣，那天做完。

潘:有不同的性質。

忠:對，其實趙勝雲是負責我們在祭拜在講話的，我們現在有了，像一般無形的靈我們看不到的，我們就在外面，可是我們有信奉的在負責，有兩個有打開給食物，族人來祭拜，像以前很少到祖先那。

潘:你剛剛講說kathethel現在是趙世強?

忠:對。

潘:都是趙三的嗎?

忠:對。

潘:趙家的每個人哪一個有資格接這種工作嗎?

忠:應該是趙勝雲,趙一先可以接。

林:所謂的Sapang是指什麼樣的?

忠:真正接的直系的。

潘:Sapang意思就是說，如果有某一件事是一種身分的問題的話，是屬於這個集團裡面或這個家族裡面的主祭，這是有正當性的。

忠:就算paSta'ay Sapang十年大祭，像朱劍鳴，Sapang就是朱金火那邊，我們叫mae'aew，就是以前的朱禮沐他們，十年大祭一定是Sapang。

潘:輪到mae'aew也不行?

忠:mae'aew的話他們要商談，mae'aew的話出現就是阿侮罵lingraw的時候，拿lingraw像mae'aew的不能拿，像去年是朱志敏他是azay，那我是拿lingraw。

林:拿lingraw是甚麼意思?

忠:慰勞朱家的媳婦，還有一個名稱。

潘:lingraw的人就是每一個最後拉下木頭那個?

林:台灣赤楊木。

潘:最後要折斷它，把它拉下來的那個人。

忠:對。

林:就是那一根要把它拉下來。

潘:家族代表的一個人，到最後他們還要謝謝朱家，最後階段到他們家去。

潘:那剛剛說mae'aew的，輪到mae'aew的那年就不行?

忠:mae'aew的話就沒有lingraw這個，朱家媳婦沒有到家裡，要到夏家，直接到祭屋，mae'aew就是請朱家媳婦，就結束了。

林:所以她沒有特別要拉那個。

忠:沒有。

林:喔對，因為他們是第三順位。

忠:因為第三順位是很不容易拿，經過討論以後是要拜託給我機會，讓朱家商討，以前沒有機會。

潘:朱家有幾?

林:朱一朱二朱三啊。

潘:遇到十年大祭就?

忠:Sapang就是第一順位。

潘:因為是單數，一定有十五年會碰到一次。

忠:因為朱家比較朱耀宗也是世襲，都沒有傳，像你們也是(潘)，可是他們不是Sapang，以前Sapang是朱正榮他們爸爸。

潘:上次姪子交給叔叔，明年朱仁貴當azay，他要當幾次不知道，原來他家族希望朱國勝。

忠:他又不要接。

潘:所以這個變化不知道會怎樣。

潘:就算是paSta'ay那麼重要，朱家也不是領導，他不應該為賽夏族講這些，外面很多人看。

潘:我們做這個有一個目的，就是成果報告出來，讓不知道的族人知道原來我們家裏面有這樣，然後一起參與，文化參與才能傳承下去，尤其是孩子，不是用聽的，到。都會區到paSta'ay回來，就像客人一樣。

忠:可是kathethel我聽以前老人家說以前本來是高家奉養的，可能是以前趙三比較強勢，tawtawazay為甚麼要有兩個，一個tinato'一個kathethel，這以前就是被鑽到賽夏這裡，各姓氏都有一個，趙家有兩個。

潘:因為分工制度很好。

忠:對，很好。

潘:像baki'Soro的龍神，最早版本是我們潘家，但我們比較不注意，就轉到夏家了。

忠:其實朱家那邊除了paSta'ay，還有幾個朱家好像傳了豬的獠牙，這一樣是精神象徵，以前房子都是竹子做芒草做，我們人要去打仗，裡面用香蕉絲打石，我們叫火神。

趙:那不是tinato'的嗎?

忠:對，就是精神象徵，要給我力量。

潘:香蕉絲是?

忠:撥開來的絲

趙:營火用的。

忠:我還有一個故事，以前根誌優在拍影片的時候，他好像是去海邊潛水，之後下去，因為他爸爸還在，他下去拍片以後好像是老大，就被打到差點死掉，他說在那一

瞬間有一個女孩子救他，他親口跟我講的，他說是kathethel來救他，有一段時間他都奉獻，他說他的命是kathethel救的，因為他是海龍女。

潘:karang裏面裝什麼

忠:是夏家的，夏茂隆的。

林:那kathethel從外觀到裡面是什麼？

忠:應該是一個竹籃，裡面的話我就沒看了，應該是tarauw。

林: tarauw現在是上大隘什麼地方？

忠: tarauw是地名，朱自清的老家那邊，舊派出所那邊，往五指山方向。

林:kathethel裏面是什麼？

忠:應該是泥土。

林:所以現在在tinato'旁邊供奉的kathethel東西就是這樣子

忠:籃子裡面是香蕉絲。

潘:回憶起來我祖父過世，以前我什麼都不懂，他們說要剪祖父指甲，因為我是長孫，我就把這個插在指甲縫裡面，象徵祖父的力量要給孫子，兒子不行，要長孫，一方面身分給你;一方面任務給你。

趙:像tinato'有頭髮，那時候是學者訪問。

潘:因為我們賽夏族以前獵人頭的時候，沒有保存頭髮，剝頭皮的習慣，文獻都沒有提過。

忠:可是tinato'跟kathethel我是聽趙山玉，kokota'ay也是人名，karang也是，我們尊稱神。

林:神職化，但我們賽夏稱跟我們人一樣，像我們祖先的感覺。

潘:夏茂隆有一些快三十年了嗎?影響甚麼

忠:影響到林家，還有夏遠麟那邊，因為karang不是他們照顧的，但他們一直照顧，放在家裡旁邊，這樣不行，他們就慢慢衰退，Sapang是林瑞雲他們家族的。

趙:為什麼會變到姓林的。

忠:她老公姓夏。

林:林瑞雲是不是可以感應。

忠:對，他兒子本來要接，後來過世了。

林:本來要接，但後來林瑞雲有感應到就不接了。

忠:他在那邊用karang的名字做巫術，她名氣很大，連母幹都怕她，她會醫術，後來為甚麼會不好，因為夏遠麟也是，她的帳目不清楚，很多人跟他借錢，夏茂隆那邊周轉不靈，樂捐很多錢，後來也買地，蓋房子，連路都不給她過現在，連五福宮房子都燒起來，就有問題。

潘:他那個學術上是賽夏族，但內在的神，外在的形式跟一般的宮廟很像，有角頭性質，所以當初買地，應該是被騙，那個地上面是灌溉水，上面不能蓋房子，會被拆掉，然後舊的地方，是別人給的，人家好心給，後來他們就一天鋪一點水泥地，地主很少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忠:我以前是很虔誠的參與他們五福宮的活動，因為好不容易有賽夏的，karang那時候很靈，因為他對我們賽夏很好，他把我們各族祖先後代，他都會記錄，結果房子燒了，很多家族都不見了，慢慢衰落。

潘:我聽說是有人縱火。

忠:是嗎?因為他相剋太多，晚上都好多人排隊。

潘:賽夏族從來沒有這樣子，有人解讀說就是母豆有救世的廟，很多信徒。

忠:我是不予批評，他們怎麼做是他們的事。

潘:林那個baki'Soro，五福龍宮在九十幾年的時候分裂，夏家在二坪有一個公廟，底下還有一個搞了一大堆神像。

林:他是夏茂隆分出去嗎?五福龍宮分出來的。

潘:他的兒子就在那邊接。

忠:我當乩童時他還沒當。

林:原來你有乩童過

忠:我是關聖帝君。

- | | |
|--|----------------|
| 1.日期: 110年10月18日 | 時間:11:30~12:30 |
| 2.地點:桃園大溪工作站 | |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 | |
| 4.訪問矮靈祭-朱劍鳴 | |

潘：其實我對這個題目叫關聯性，我第一次聽關聯性這個詞是聽趙山琳說的，我其實很不贊同叫做關聯性，各種祭典一定有它們的特色，賽夏族也有賽夏族特色，但是祭典要拜的神是不一樣的，性質也不一樣，有些儀式是很接近的，甚至是一模一樣的，我知道五峰跟南庄有點不太一樣，但並沒有改變性質，譬如說tinato'跟祈天祭，我想是跟天氣有關，但不是只有它們兩個祭典，其他也很多跟天氣有關，每個祭典都希望能夠風和日麗，就像我們paStay'的時候我們不是有打那個鞭子嗎，就是為了要祈福好天氣嘛！既然每個祭典都有關天氣，那為什麼祈天祭要有綜合性的東西，那就是說有些是各祭儀處理的小祭典，但真正跟天氣有關大的祭典，就是祈天祭，這就說的過去了。

朱：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說的祈天祭跟天氣有關 是有關聯，我們如何從各祭儀中找出他們間不同，我隨便舉個例子，tinato'跟我們賽夏族的矮靈祭，它的不同性就是一個是趙家主導，一個是朱家。

潘:我們結案報告我寫不同的祭典但有相同的儀式，但儀式的性質未未必一樣，我們呼喚的神不一樣，我們的助禱詞也不一樣。

朱:矮靈祭就是祭拜矮人，祈天祭就是掌管下雨或不下雨，所以他的不同在這裡。

潘:就算你沒有表達這個意見，我們成果報告也會寫這樣，譬如說異同，因為你脫不了是賽夏族的祭典，從pasbaki開始，因為它是一年兩次 每年都有，所以他的很多基本形式也影響到了很多不同的祭典，我想這都是從祖靈祭開始，我提一下，以前五六十年前，陳君清 先生他有做矮靈祭的紀錄還有賽夏族的社會與功能，他寫了好幾篇，我現在寫賽夏族的論文都要參考他，他裡面有講到賽夏族的信仰ta'ay信仰，你認為過了好幾十年之後，賽夏族究竟有沒有ta'ay信仰。

朱:過去我看到很多文獻，認為矮靈祭變成賽夏族中心的信仰，那為什麼會變這樣？我們今天的探討其他的祭典，賽夏族文化信仰一般認為就是以矮靈祭為主，祈天祭跟tinato'大概就是這幾年被引用了。但是矮靈祭之前我們應該有豐年祭呀!因為矮人出來之後我們就祭拜他們，把這個做了轉換。

潘:在那篇論文裡面，他說要講ta'ay信仰，那時候是1950年代他是說賽夏族同時還有基督教信仰，還有三山國王客家人的廟，要拜土地公什麼的，所以並不是說矮人信仰ta'ay之後我們全部都是，因為我以前有稍微關注宗教的東西，其實信仰這個東西是有排他性的，就是你既然有這個信仰為什麼還要有其他信仰，當天主教來

的時候，很多人去信奉，可是家裡也是有拜祖先的，他也會來參加paSbaki'，就信仰來說，在賽夏族根本沒有排他性，是兼容並蓄的。

朱:應該是這樣講，要從宗教歷史來看，一就是1624年利瑪竇來到台灣的時候,無論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就我們賽夏族來看的話，很顯然我們是受制於當時的族群互動的影響，像有時候客家的廟，我們賽夏族亦有信奉，而有族人亦信奉天主教接收了新的教會教義，是甚麼時候引進的大概也是四五十年前。以不同的信仰,跟我們基本的傳統信仰如矮靈祭祭拜矮靈呈現衝突，如族中朱鳳光家族不太信這個矮靈祭，因此他們對於祭歌或是語言就很難吸收或融入。

潘:我們也是,特別是基督教，甚至是祖靈祭都沒有做，天主教比較寬一點。

朱:所以是宗教和傳統的文化事實上是有所區別而有所不同的。但在我們北群尚不太明顯,除非你如長老教會就比較充分的排他性。

潘:我記得我小時候因為我們的第一個長老教會就在旁邊，可是現在信徒也只剩十個八個左右，就他們那一個家族這樣，可是當時影響滿大的，從那時候開始來做物資的救濟,還有舊的衣服,都是透過天主教，所以很多人都跑去天主教，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祖父就沒有去，我們家過得特別不好,以前我們有一段時間很亂，就是因為我的祖父過世，所以都是草草了事，有做但是不會太像是請大家來這樣，為甚麼呢？就是當時接主祭的人他不一定有正當性，就是那個系統不應該是他,後來就回到我們的正軌上面，所以這幾年也就比較順利了，就潘金旺他們，二十幾年了在這之前二十年就有點亂，因為這個不方便在記錄裡面，因為有的人隱私我們就不方便講，實際上是存在的，西方的宗教給我們影響，另外就是說土地公就是拜拜，五峰我不清楚，南庄的話你看得到的賽夏族，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都會去拜。

朱:我們本身有祭拜啊。

潘:好那就更證實了在這個社會的影響，另外就是說廟會，她有時候會去收分子，中元節有一個普渡。

朱:我們家族都有祭拜，因受制客家文化所影響。

潘:對於宗教的態度是很寬鬆的，就是我們都可以接受，我對於宗教的了解是這樣的，你信這個宗教,從天主教這個情況來看，宗教是封閉性，信徒也是封閉性，所以現在信徒很少，還有幾個很簡單的有堅持的還是會去。

朱:因為他們沒有信仰阿，我們才信仰阿，我們對於矮靈如果是一個信仰的話我們是很堅持。

潘:還有一個就是說信仰這個東西，他會有一個形式會有一個場所，但是我們兩年才一次，不像別的宗教這樣，可能一個禮拜一次甚至半個月一次拜拜,他們的次數比我們頻繁得多，我們是兩年才一次，還是變成外界的人認為說是有這個信仰，

我一直在想這個，那假如說按照趙山琳的說法來說有那麼一點點相似性關聯性的話，那這個關聯性要跨到西方宗教跟漢人宗教，因為我也在拜，那變成這樣子，根本不是這樣，我覺得我們自己也有點封閉性，這不是在批評我們自己人，因為我們這樣講，就直接講那個封閉性，甚至說那些賄賂神明祖先，賄賂這兩個字好像不好，就好像說農曆十二月多，漢人那個趙王爺，要給他講好話，就是所謂賄賂嗎？那個不是甚麼負面詞，只是沒有更好話來講，就像現在，在二十幾年比較盛行的時候，最初特別是我們那邊，漢人發展比我們賽夏族還先進，他們的生活和財產都比我們還好，是因為甚麼呢？他們有些人去廟裏面拜，當時的理論是這樣子的，這個時候呢？剛好這個時代又有人站出來，baki'Soro有神像的廟出來，後來又根據神壇要有道教廟這個，那是比較技術性的東西，我們需要有一個跟漢人一樣的東西來拜，但是我不願意說把漢人神請進來，我就創造賽夏的神放進去來拜，有神像的賽夏神，那個時候是這樣子，所以好多人說我要去拜那個是因為漢人也是這樣拜，有比較好所以也要這樣拜，當時是這樣子的，並沒有更偉大的目標，因為那個本來沒有人信仰怎麼突然創出來，原來的動機是這樣，因為我二十幾年前做田野的時候，就忽然有聽到。

朱：夏家的baki'Soro他大概也是我爸爸在世的前面幾年，他們把她神聖的信物，他們就把他帶到頭份去了，當時我們朱家的長輩是不認同，應該是要在他們的山上的家裏面祭拜，流落到街頭了，現在在朱金火那邊她在那邊祭拜朱家達隘，他又告訴我說他要把它拿回到北群祭屋裡面，我們說如果是隨便亂移動把它放在祭屋裡面的話，那我們不曉得後面的子孫會遇到什麼問題，所以我們要要求朱金火，應該將其移至高峰的朱家。

林：你說那個baki'Soro那個是真的有信物在嘛？

朱：有啊，他們有講說是一個盒子裝有蛇器物，那個時候老人家每個事情都要經過合議制，帶回去後我們朱家是有意見但沒辦法，該器物為夏家所主導之。矮靈祭的祭儀是屬分工每個主管祭儀器物他們要帶走我們亦無置喙之權，帶走以後放在家裡祭拜亦好，可是卻變成為平地寺廟，般形式處理，顯對既有文化有異。當然族群文化應該朝合作交流，若屬融合二字就無存在的價值了。

潘：關係可以融合但是文化不能

朱：所以他們移到那邊去應該也是他們環境的需要，然後形成這樣一個新的宗教模式，如果是從我們族群論，我並不認為要反對之，畢竟歷史文化會隨時間演進，但需保有原始文化的質素就好。

潘：我自己本身是不干涉任何的變化，一直再觀察。

- | | |
|---|----------------|
| 1.日期: 110年12月2日 | 時間:10:00~12:00 |
| 2.地點:苗栗縣南庄檫木食坊 | |
| 3.參與人:林杏tiwaS.tara、潘秋榮'itih ataw Sawan、趙俊雄kaleh taro' | |
| 4.調查成果部落說明會-趙健福、日繁雄、豆鼎發、風貴芳、趙山琳、朱國勝 | |

林:今天來到這邊，實際上各位也都了解，今年我們有特別的請各位長輩訪問我們賽夏所有祭儀裡面的關聯性，我們邀請各位來，希望各位在訪問期間有更多的經驗，或者在文化傳承上面會有"家族的說法"，我們希望說關聯性讓各個家族代表性的人在這邊。因為我們剛好這個計畫在期中報告裏頭，雪霸國家公園的委員有給了我們很多意見，這個意見當中他們還是對祭儀也不太熟悉，這個祭儀之間有所謂賽夏神靈觀a'bon、tatini這個區塊，還有一些創造的神，比方說雷女，或者是baki'bo:ong、baki'Soro等等...那這些之間的神話故事的由來，是從我們創世紀的大霸尖山開始說，希望能在這個計畫當中能夠從神明觀的角度，逐漸在主持這些祭儀當中有祂的精神。所以我們就邀請我們的潘老師、趙老師，分別在五峰、南庄，都有針對所謂的祈天祭、tinato來做調查的出發點，那也因為我們在109年度雪霸國家公園有去進行tinato'的調查，我們的趙山琳baki'他有提到tinato'，祂的火是由祈天祭的長老借給tinato'作為神氣要送給bo:ong，從這一塊開始就覺得說我們在講火神的時候，就有疑問【為什麼火是從祈天祭借來的?】那當然這文獻也有說明，我們也有聽到長老的說明，慢慢牽連就知道其實賽夏在各個祭儀的主持有非常大的關係，因此這個計劃就產生了，在過程當中也收集很多資訊，期待今天在這個會議當中，各位長老能互相互討論，然後有一個結果，但這個結果不代表我們團隊的結果，而是匯集所有各位長老所說的作為我們這個計畫裡面的結論。

潘:各位好，這是雪霸的一個計劃，最早是趙山琳有一些想法有點跳脫我們的傳統觀念，因為雪霸跟五峰聯絡比較密集，前陣子就提出期中報告，期中報告就是很正式的有評審委員，來把我們之前做的文章還有一些觀點放進來，雪霸也算一種生態，裡面有學者專家，所以跟原住民的關係也滿密切的，會給我們意見，但主要還是我們朱主任的意見，我看了很多評審的意見，有些是可以接受的，有些是評審可能他本身沒有參加過祭典，對我們寫得沒有很清楚，會覺得我們寫得好像是錯的，我們當然會說明，但依照評審的修改，別人看可能會覺得不是這樣，就會陷入兩難，舉例我的文章，裡面有講說要烤糯米，烤糯米是在祭屋裡面，那個時候是用一個框框，要烤香菇的不是木頭框嗎，木頭框裡面有鐵絲然後火在烤，以前就是這個樣子，小米那時候也是這樣子烤，結果評審就說【怎麼可能烤要用木框，這樣不是燒掉嗎?】實際上不會，因為是有距離的，我們只是用熱力把小

米烤熟，不會真的烤到鐵絲跟木框，就是因為沒有參與過。還有一個是我們的祭屋，paSta'ay的祭屋一般人是不能進去的，但是評審又看到說等到我們要吃糯米還有小米，那個時候我們就會邀請大家進去了，他的意思是說，既然說祭屋不能進去，那為何大家可以進去吃？可能我也沒有寫得很清楚，但參加過的指導，祭屋規祭屋、吃東西的地方歸吃東西，這是兩個地方，不是同一個在祭屋吃，但他說衝突了不是這樣，但祭屋連我們賽夏其他的姓也不能進去。而賽夏族以外的人能不能吃糯米、小米，這是可以討論的，但這幾年去的人也沒有多，偶爾是一兩位，基於禮貌我們還是去，比較有點嚴謹度。我們要找的是賽夏的各種祭典裡面有沒有共通的地方，而不是我們去探究說把每個祭典寫得非常正確，沒有一點疑慮，我們的目標沒有那麼偉大，因為一種東西，不同人去看，會有不同得解讀，我們只要把現象寫出來就好，例如說祭歌誰能解讀？各種不同面向，所以解讀就不會很一致，我們也沒有過度延伸，但可能不是自己族人會覺得沒什麼，他們注意的點不一樣，所以我們計畫的題目是到底有沒有關聯性。有一個我要回答趙委員，其實你提的有點怪，祭典裡面有某種儀式，是跟天氣有關，這個比較有共通性，但也不能說跟天氣有關代表跟祈天祭有關，這部分有點勉強，因為以前農業社會總是希望說風調雨順，這是所有人的願望，包含在不同時間祭典裡面，每一個祭典都有關天氣的，但不是說都是從祈天祭傳出來的，祈天祭歸祈天祭他是固定的。我們祭祀的神明不一樣、目的不一樣，奉祀的家族不一樣，至於期中報告，能改我就改，不能改我就不改，因為它就是這個樣子呀！解讀是很多不一樣，但儀式我寫對了，就對了。

趙：以家族為主。

潘：對呀，因為我們怎麼訪問我們就怎麼寫，不會說觀點不一樣，我就改。

趙：我來說明一下，我還是要重複一點，調查我們會以這祭儀的氏族的意見作為參考，絕對不會因為觀點不同，就把別人認定的觀點推翻掉，因為就聽過有人說過你們的tinato'就是殺人頭的，聽了當場想跟他發飆了，以tawtawazay的身分當然要跟他反駁了，相對的如果我們寫的東西，不符合你們氏族基本的觀點，你們當然也要反駁我們，剛剛潘老師也講了很多，那我這邊提出一個比較需要大家一起來討論的，就是五福龍宮baki'Soro那邊的角色，我是覺得對賽夏的傳統儀式有比較大的影響，那以夏茂隆那邊的觀點就是說我們全部都是歸屬那邊，現在他基本立場感覺是這個樣子，去到五福龍宮當然裡面都有我們賽夏的神在，究竟誰可以決定？誰在哪裡？，排位階的部分，這跟我們關聯性就有點關係了，那就要諮詢大家的意見，以五福龍宮的立場就是堅持在baki'Soro的地方，還是說各氏族祭儀都要跑到他的廟裡還是他的場域裡？那我們剛剛兩位都提過了，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林:那我等一下開始放簡報，如委員有意見，就請各位長輩幫我們做釐清與說明，畢竟雪霸那邊委員都是非賽夏族人，實際上也存著一些好奇心與疑問，如果在我們文獻與調查當中，還有一些疑問或想法，那我們今天就可以來做一個釐清。我們大概在今年四月二十五號開始，就針對祈天祭、龍神祭、鎮風祭、淨溪祭、tinato'、雷神祭跟賽夏各祭儀，還有一些主要祭儀部分做訪談的工作，一直到十月十八號，今天是十二月二號，那我們要做最後期末的簡報說明。我們在這個調查過程當中，我們做了這張圖，就是創造山川大地神.....請教一下風長老這個怎麼拼？

風:這個拼錯了。

林:好，那我們等等做一個修正。因為我們有些是從文獻看到是這樣拚，那如果有錯，我們也會直接修正，那我們這個期間訪問大概九次，那我們有針對各個祭典，做這個表，那這個表其實上下左右，是不分所謂前後的出現，那我們大概可以發現我們各氏族祭拜的神有這些，所以我們到後來最近期的，四百年傳下來paSta'ay、kokota'ay的矮靈祭，我們所謂的神靈觀，他們認為的部分已經是所謂的tatini，然後他們認為說bo:ong的部分大概就是神的比喻，然後這邊已經成為tatini的領域，然後他可能會是人，一直到我們現在的賽夏人，那人跟神明觀要看看大家有什麼想法，那過去我們賽夏怎麼稱為神靈的部分，也有叫做鬼神，到底是靈還是鬼，他們也認為矮靈祭的矮黑人，也是一個實質的存在，那看這個表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潘:我們的拼音符號第一個字母不要大寫，還有矮人不要加「黑」。

林:好。

風:這個表是層級嗎？

林:沒有，他其實是一個觀點，就是賽夏的神靈觀，這個觀點裡頭有針對tatini的解釋，我們在期中報告書裡面我們大概也有提到。

風:我會有一個疑問的地方，就是雷神跟雷女這個概念在賽夏來講，不會兩個去把祂分開。

林:哦~祂是會放在一起的。

風:而且我不覺得oppehnaboon不是創造的，祂其實一個人的名字，祂只是我們的源頭，但是祂不是創造山川大地的那個神，祂只是讓賽夏族從祂那邊有指示。

林:那我跟各位說明，當初我們去訪問夏茂隆的時候，他從五福宮的觀點來看，他的意思說這個就是玉皇大帝，所有這樣就整個就是最大的玉皇大帝，然後再跟很多的Soro，然後就衍生出這樣子。

健:最上面那個oppehnaboon祂的影射就是，有一個叫bo:ong的名字，那個老人家頭髮是滿頭白髮蒼蒼，那座山是形容那個人。

趙:那個是賽夏的祖先就對了。

健:不是，因為以前大霸尖山是終年有雪，不會融掉，都白白的。

風:而且還有像oppehnaboon那個兄妹，那個是讓賽夏族繁衍的，祂並不是創造山川大地，而且從祂那邊開始，就從賽夏繁衍，應該是外來的來協助賽夏族，那比方說像biwa'、Soro，他們應該都是外來族群來協助的，包括ta'ay也是，那我們賽夏給外來協助我們一般是答謝是回報，甚至變成神格化，因為他在幫我們的同時也教導我們一些技能，包括一些祭儀的東西，都是外族人來協助我們的，為了我們的農業，為了我們的好，所以我們去學習他們然後感恩他們，這個祭典的由來大概也是這樣而產生的，那也可能有時間序，比方說最開始據我所知是kathethel比較早來，因為祂讓海水退下去，讓大地有陸地，人類可以生存，那甚至後面有tinato'火神啊，他們來幫忙，給賽夏族有火種，所以這些還是有一些脈絡可循，像我們的祭歌，就很像我們歷史故事。

林:你說的是paSta'ay的祭歌嗎?

風:對，paSta'ay的祭歌裡面就是好像我們歷史故事，由我們開始在大霸尖山去繁衍的時候，生活是多麼的窮苦，大家可能都還是互相殺害，那因為餐風露宿，因為有這些人陸續的加入，包括koko'wa:en，我們祭歌有更高層次的koko'wa:en，那個這裡就沒有寫到，那祂的地位又是如何？這其實在我們祭歌裡面其實都可以找得到，像kathethel那些，甚至到第十二首矮人怎麼被陷害死的，這些在我們祭歌裡面都有一些描述，其實你說這些沒有關聯嗎？如果沒有關聯那不可能會寫在祭歌裡面，我覺得祭歌就是口述歷史傳最久的，可是有些內涵我們已經無法完全去理解了，但是至少他在裡面提到的那些人名，那些每一首歌的歷程都還是可以解釋出，曾經對賽夏族有所貢獻，才會被寫在祭歌，我想ta'ay是最後來幫我們的外族人，其實前面還有像koko'wa:en或是tinato'他們這些都是更早之前來幫助我們賽夏族的人，這些幫助過我們的神明，那其實baki'soro可能是更後面的，還有我不建議ta'ay寫成矮黑人，我從老人家聽的來從來沒有人說ta'ay是黑的，就跟我們人一樣就是矮，但不會黑，我覺得這個我們自己族人概念上也要釐清。

健: ta'ay很小，像koko'lin一樣，很像小孩子。

趙:其他耆老還有沒有甚麼想法，我們都會列入考慮。

潘:我們先不要以這張表來討論，因為那算是某種信仰堅持的東西，我舉例我在二十多年前，他們成立五福龍宮，他就有說現在全部祭典都到五福龍宮堂，要做什麼要到那裏去，這個你們經歷過我也經歷過，我們當初就是抵抗，就是不願意，如果這樣的話現在一定沒有祈天祭了。

健:他那樣的說法儀式就不對了，每個姓氏、時間、儀式通通不一樣，他沒辦法說一次做到好，不要講別的，像tawtawazay就好，tinato'跟kathethel在一起，但我

做的是tinato'的部分，那kathethel呢？要怎麼去用祂呢？很少人去探討這一個，kathethel是在無名的暴風雨，祂是去止水，不要讓海水暴漲，剛剛我們講到夏家的部分，其實以前叫karang，karang的部分是止瘟疫，譬如我們現在的新冠肺炎，按照賽夏習俗祂們就是阻止這些，只要有別的姓氏去提醒，祂才會去做。所以你說賽夏文化祭儀有關連性，我想應該不是沒有。只是每一個姓氏做不同的工作，但是都有連續性的。

山：如果這個圖用圓來說，那個'oepeoh na bo:on擺在中間點，這邊很多祭儀再慢慢擴散，可能比較看得出來，我有觀察我們各姓氏祭儀，夏家的爭議性很大，我們賽夏的信仰就是比較自然，包含我們的姓氏也是在自然界產生的，賦予到我們本身的生命，我們每次講說我們賽夏的名字復始了族群，一直連接下來。老人家也講因為夏家是baki'soro在五峰，超越我們賽夏的傳統領域了，到頭份去了，但經過這個過程也有瑕疵，祂沒有越過山，祂是劃過河，是一種禁忌，我也認為我們賽夏的禁忌也非常重要，其實也不要怕這個禁忌，我每次講說只有我們祭儀這麼高，禁忌也是這麼高，所以我們怎麼看待這個禁忌 是好的不是壞的，所以文化跟禁忌是相對應。

潘：我給點建議，五福龍神宮，這個部份我們就現有的現象記錄下來就好了，不必過度去說祂對或不對，因為祂就是存在，就回到我剛開始講說，就現狀來做紀錄，如果是我 我會寫五福龍賽堂成立，失火了改地方，現在叫做五福龍神宮，祂的推廣方式，系統是怎麼樣，這樣就可以了，祂很多跟我們傳統不一樣，例如我們有些要告解，大家祭典的時候會到祭屋裡面，可是五福龍宮隨時都可以去，跟我們祭典兩年一次不一樣，這點祂方便很多信徒，但也有人不同意說收費標準超過我們的認知，可是是自願的去，不是強迫的，現在大概三十年到了，賽夏族有一個新興的算信仰也好，我叫他新興宗教，因為跟宮廟文化結合在一起了，未來如果沒有斷的話，祂會變成賽夏族的信仰形式，正向的，說不定以後就變成賽夏族某種宗教，現在來講祂是最完整，祂有固定某些儀式，祂有金鴻玉里，問事、治病，甚麼都有.....然後也有定時跟別的地方交流，外人一看大概就是很熟悉。當年的時代，原住民地位低，一方面到都會區的人際遇都不好，因為我們去都會區，沒有背景大不多都做底層工作，底層工作有些特色，除了生活很窘迫之外，他們會發生意外，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在生活，到最後回來解讀，一定會被說一定是那個沒做好、這個沒做好，不能說好或不好，但是有信徒，所以不要去批判好或不好，祂還是有信徒，一定有人相信著。

林：因為這是在做一個調查，所以基本上我會有大量文獻的比對，跟實際上的訪問，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的矮黑人的部分是在文獻裡面有別的學者說那個叫做矮黑人，所以我為什麼要提出來，是要現在透過這個調查去證明回來我們賽夏族說不能

叫矮黑人，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看到這個文獻，以前過去學者講的跟我們現在所詮釋的不一樣，這未來我會在這個計畫裡面去做修正，那第二個部分有些委員是說我們賽夏很多禁忌，很多祭典都要殺豬，那在殺豬的過程當中不管paSta'ay或是祈天祭，他們有提到豬血這件事情，他提到說在儀式過程中豬血也是成為禁忌的一個部分，殺豬儀式裡豬血並不保留而直接流入溪水中，混有豬血的溪水也不可以觸碰，當日曾經料理豬肉的記事的媳婦也不可在接觸小米，請問這件事情我們怎麼看，針對豬血。

潘：這是我們在河邊殺豬的時候，那個血是不能用，我們也不能讓人家下水

林：因為那個委員有提到，撰寫本身不是禁忌而是化解糾紛的媒介，請計畫團隊斟酌修正，意思就是說其實基本上祈天祭我們請家族來詮釋，怎麼回來，所以等於是說我們要趕快回應說我們的家族裡面到底我們對這件事情的正確性是什麼？

趙：應該是針對事件來看待。

健：血流到河水的時候不能去觸碰那個水，你要講清楚說明白，因為我們殺豬的時候水是往下流，當然有學者的地方不下啊，但是你要拿東西是要去上游拿

風：應該是說他的概念是這樣，要殺那個豬，這個一般來講碰到這樣，那賽夏的狀況是處理事情那是處理問題，就是可能我們相互之間的恩怨有些仇殺，這些問題我們透過殺豬然後放血讓血帶走這些所有恩怨，所以那個血就代表這些問題，他一但流入河中然後把他帶走，會叫人家不要去碰是因為這是不乾淨的，他是要帶走那些不好的，那你又再去碰，你就把那些問題又帶回來了，重點是在這裡，為什麼tatini 以前說不能碰殺豬放血往下那一段都不能去那要停一個月，上游都還可以，下游都不能去了，因為那些下游就是罪責已經化解的那些東西要隨著河水讓他走，不要再去碰，寓意就是說你又把他帶回來了，這是很大的禁忌所以那個委員講的所謂的放血不能一概而論，那喜事跟這有關嗎，因為在祈天祭的潘他們也是要先k a r a n g他在k a r a n g的同時也在跟天上的祖先神明報告，今天我們做這些儀式有什麼問題，就讓他順著這個豬的血帶過去，以後大家都是乾乾淨淨。

林：好，這是委員她想要了解，但我覺得看法跟實用我們可以再去做說明。

趙：尤其這種的殺豬很多種的殺豬方式意義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

風：那個喜事的大家不是都要拿來吃。（哈哈，我說豬血是儀式媒介，豬血本身非禁忌，不然結婚喜宴為何吃豬血不是嗎？看完刪除）

健：不好的事情那個殺豬的那一把刀是要丟掉的。

林：那針對那個tinato'的緣由的部分從koko ta'ay的關聯性，這個要考慮到正確及真實性，最主要的還是要趙山琳委員之前的口述證明的時候，針對有關火的由來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從委員這邊再說明一下嗎？他有說tinato'的角色過去是抵禦

外族來獵人頭長儀式，現在我們的tinato' 來講的話還有沒有其他的詮釋，一直以來不管是從文獻或者是朱劍鳴自己的考量，我們就是殺頭的啊為什麼還有別的，然後他有提到第二個部分說，因為我們tinato' 開始以前是titiyon 去的對不對，他就說他的爸爸從來也沒有說趙家邀請朱家去提醒這件事情的，他說他沒有碰過這樣。

山：會來提醒來做tinato' 為什麼是朱國禮他的阿公呢，那個就是跟部落生活習性有關係，一個聚落裡面，以前我們賽夏裡面不是只有單一個姓氏，可能有好幾個姓氏是一個聚落，那麼剛剛好開始有一個別的姓氏姓朱的，時間到就會去提醒他，就近提醒。

林：所以朱國禮那個家族跟我們tinato' 家很近。

山：很近，就是我們tawtaw-azay 走到那邊他就是有一兩個聚落組加在一起，比方說我這個家族以前是跟朱家，再來就是夏錢詹，所以我那個聚落就是有好幾個姓氏在一起，paSbaki我們就會去提醒。

豆：講到提醒，據我了解就是當時是因為那個paSta'ay的主祭，很多年tinato' 的祭儀要開始的時候。

林：這是幾年代。

山：民國四五十年。

豆：後來就說，我外公交代他大兒子說你要去tinato' 去負責提醒這個祭儀，傳承下去，到我們出生了解，所以朱劍鳴包含他爸爸不知道，是因為不是他們這個家族負責。

潘：我們的各種任務，在家族裡面是一個系統，如果有天這個原來是同一家的他知道，可是因為他分家了，這個系統是給老大負責因為他帶走了，他到第二代不知道，不知道就說沒有，其實就是一直在傳。

風：而且提醒這個規範是大哥長子要做提醒。

豆：現在我們tawtaw-azay 是我們豆家的去提醒他們。

風：還有一個就是說為什麼會有相對應的問題就是說，那時候朱一貴當主祭的時候也是負責提醒tinato'，他交代他大兒子，但是我們趙家的頭目反回來就是去提醒朱家，paSta'ay兩年一次。

豆：這樣子應該是不合理。

健：所以我們賽夏提醒的動作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風：他們這裡是因為從我們那邊分過來的。以前paSta'ay是一個是朱家taw-azay 去跟koko ta'ay學得就是這兩個姓氏，以前的paSta'ay是跟這個主祭跑，現在我住的地方也有，有那個信物就代表你是傳承的那個家族姓氏。

趙：所以你看分過來他們先做paSta'ay結束之後要去五峰，原因就在這裡，給他一天，做完之後你們還過來五峰那邊，最後一天大家一起送koko，但卻沒有辦法碰到中華民國入山證，那就斷結了，沒辦法進去，進去了都被趕出來，因為那樣就在那邊斷了，我們是日本人那時候就被拆開來了，難得可以復合的時候，來個入山證，又沒辦法連結在一起，要不然會跟現在一樣跟paSta'ay第一天一樣，最後一天你們來嘛應該是這樣才對。（此段毫無根據憑空說明.看完刪我文詞）

豆：我們豆家跟五峰要照望，如果說我們過去那他們要在那邊等我們。

潘：你們跟豆流明有什麼關係嗎。

健：老頭目。

潘：你們還沒改姓趙的時候是姓豆啊，豆流明就是以前管你們那邊的嘛。

豆：對。

林：那接下來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祭典，目前現在有一些祭典的文獻非常少，尤其是在淨溪祭這個部分，淨溪祭現在復振的原因是來自於族人自己的意願還是什麼樣的外力，淨溪祭現在才開始來進行。

朱：因為趙山河講說我們停止的原因是有有一個祖先在河邊不知道去打獵還是當場在那邊死掉，那個水很淺，那他死亡姿勢是躺著，那個水也沒有很大，只有一點點。

林：那是在哪一條溪。

朱：五指山東河這個地方，就是那條溪，往五指山在過去那邊。

豆：到我爸爸過逝以後就用小儀式，到劉政鴻他們那個做縣長的時候不是有牽田祭，他說你們淨溪祭還有沒有做，我說有啊但是很小型的去做，我們的主軸是很簡單，他們是拜那個什麼潭，他們的儀式是要圍起來，不像我們是要對天對東方這樣拜，所以我們的淨溪祭是備受很多肯定。

風：我聽夏茂隆講，我們淨溪祭的時候我們祭儀在討論的時候，結束候就會討論說怎麼去辦kathethel的祭儀，kathethel就是當場會討論，夏茂隆說他小時候有這樣，下一次kathethel的祭儀時間在哪裡，是在淨溪祭那邊的河邊討論。

豆：我們淨溪祭就是有念到加kathethel了。

風：淨溪祭跟kathethel有沒有關聯，應該有，我們為什麼會把他復振，有些是被提醒啊，被老人家提醒，以前是隱藏式的，有的時候會被老人家提醒這樣。

林：他在祭歌裡面講到ta'ay的部分跟tuway 傳說故事說只剩下一男一女的耆老沿著東方而去，為賽夏族名為tuway的女子名可用ta'ay不曾用之，我想問這祭歌裡頭有提到這塊，委員對這延伸矮靈族名的意涵有什麼意義嗎？

朱：不是tuway，tuway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風：tuyaw是賽夏的還是ta'ay的族群。

朱：應該是ta'ay 的族群，可是他有沿用到賽夏的名稱，兩個都有。

潘：我建議不要在這邊解決這個問題，例如說有人那麼說大概大家同意那樣子就好了，你要改有點怪。

風：就像祭歌那個wa;on也有沿用到，可是原本就是我們賽夏的裡面的名字。

豆：我們沒有族譜，這個返來返去每個姓氏都有。

風：我們的族譜只能到一個地方。

潘：曾祖父以上很難記得。

風：男孩子還可以追溯很遠，但女孩子就沒辦法了，也有別的族群。

潘：這不該我們解決，而且也解決不了。

健：他在引述一直在反問自己，裡面一直在問我是誰，我不是趙健福那我是誰，那我到底是誰。

林：一直在問自己就對了啦，就是在反問自己的稱呼這影子。

健：他是告訴我們有自省。

潘：譬如說你本來就知道我，但是當時你可能有點不管次真的不認識還是假的，我會問你我是誰，你本來就認識我啊，也許是這個狀況。

健：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問自己。

三、歷年訪談紀錄

訪潘金旺 2019，09，17 南庄鄉蓬萊村大湍部落 訪問者：菘露 打赫斯 改擺刨
潘秋榮'itih ataw Sawan



菘：請問您的姓名(漢名、賽夏名)？

旺：我是潘金旺，賽夏名字是oemaw a tain。

菘：您接任祈天祭的主祭有多長時間了？

旺：我從民國84年接任，到現在也有24年了。

菘：現在在大湍的祭屋原來是你的家屋是嗎？

旺：是的，傳統的祈天祭祭屋本來就是主祭的家屋，現在的祭場就是我家老屋，民國84年我接任主祭前後，我那時創立養鱒場，就在魚場旁另外蓋房子住，這棟老屋已經老舊了，因為接任主祭，所以那時候政府就撥款改建這棟房子，到現在也使用二十多年了。

菘：潘家以前就在蓬萊的大湍、大坪部落嗎？

旺：我的父母親都是東河國小畢業的，我們以前住在橫屏背部落，後來我爸爸、媽媽搬到大湍後就生我一個，當時就有祈天祭了，那時還小不懂事看看而已，只有一點點了解。我們Sapang, baki' aman(潘朝滿)他的老婆就是東河的(中加拉灣)名字是away a iban。這個'a'owaz最終要的是來河邊，因為兩年了，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了，大家來討論、來了解，看有什麼樣的問題，在這裡(河邊)講清楚，看有哪裡可以改進，哪裡做得不好，可以做得更好這樣子。

潘：可以談談祈天祭的事情嗎？

像這個'a'owaz, baki' aman說過，像這樣晴天，很久沒下雨了，樹木、農作物都乾旱了，就不像今天這樣'a'owaz，就他自己就拿一些上次祭典的小米，還有Siloe'，一點酒，在下午三點，到大湍(第三天祭場獻祭之處)，一樣向祖靈、神明祝禱，這個不是為個人，而是為大家，下點雨解除乾旱。小

米是從祭屋拿出來的，兩年換一次，每次把舊的小米拿下來放入烤架上，再拿一束新的小米掛上，跟siloe'放在一起。

潘：祭屋裡面掛小米旁邊一個小盒子，請問裡面裝什麼？

旺：其實也沒什麼，我知道的是以前有一截老虎尾巴跟一些Siloe'，時間久了以後，尾巴經過長久置放就逐漸發霉消失了。

菘：您剛才說，祈天祭是為大家？

旺：對！今天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為了今年跟明年的天氣，該下雨就下雨，或者是雨下太多了暫停一下，就是為了大家，並不是很小的範圍，也不是只有賽夏族的地方，moto(客家人)的地方也是一樣。

菘：祈天祭的大祭三天分別是哪些儀式？

旺：大祭的第一天是到南庄的河邊做'a'iyalahoe:，大家聚在一起談談兩年前祭典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第二天在蓬萊的河邊殺豬，要跟祖先報告我們要做什麼，也要請祖先保佑我們祭典進行順利。第三天是在大湳，也同樣的希望每一個姓氏的族人都能夠去參加，當然moto或者其他不是賽夏族的原住民就不要參加，哪天我們要吃糯米和小米，也要homabes，祈求祖靈還有神明能夠保佑賽夏族。

訪高靖妹 2019, 07, 19 南庄鄉蓬萊村大湳部落 訪問者：菘露 打赫斯 改擺創



菘：談談妳嫁過來以後對祈天祭的了解？

高：我民國57年嫁過來時，有兩次在這裡舉行，後來才去baki' aman那邊，在那邊好像蠻久的，(菘：baki' aman是...)，他(潘秋榮)阿公啊，後來他又搬下去蓬萊，換osing(章阿松)，在那裡特別久，才回來這裡(潘金旺)。

菘：妳何時嫁過來的？

高：我民國57年嫁過來。

菘：就是嫁過來這裡嗎？

高：是，就是旁邊的老家。

菘：那時祈天祭就在這裡。

高：對，那時很多人，連八卦力人都來，walo'(東河)的也會來。

菘：那時妳在祭典裡面擔任什麼工作？

高：那時....，我不記得maytata'(舂小米)，可能是她們老的在maytata'，我們年輕的就沒有，可能是怕打到白吧，就只是洗東西、整裡燒火的木材而已。這一次祭典，第二天河邊我在上面看，因為腿腳無力，又怕上下坡，所以我想我不要下去做那些媳婦的工作了，給年輕一點的媳婦做。已前我是沒有休息的，都有去。其實在上面(祭屋) maytata'的沒有幾個了，風六妹、我啦...(潘：阿菊)阿菊(風秀菊)其實沒有maytata'，她都在廚房，因為摸過豬肉了，所以一直待在廚房，阿琴(高秀琴)、ata' 三妹(風三妹)也沒有，現在很少人要maytata'了。

菘：就是在廚房摸過豬肉的就不能maytata'了。

高：就是這樣，原來是碰過豬肉的就不能再碰小米，後來有一次因為人數不夠，還是有去摸，因為那是不得已。

菘：還有那裡不一樣嗎(祭典)。

高：大致都一樣，但是以前我們會去山上找木材(燒火用)，現在不用了。

菘：用瓦斯了。現在怎麼樣讓年輕人回來參加？

高：對呀！有一年就說大家要回來，結果過一年又沒有了，又沒來了。像這一次paSbaki'說要鼓勵大家參加，但是我看很難。

菘：雖然可以請假，還是很難。所以最好祭典放在假日。

高：以前有很多Saykilapa'(五峰)的人來都會先住在章阿松家。

菘：第三天在祭屋還是不能喝水嗎？

高：對！以前都不能喝，但是這幾年會準備一些放在下面，離祭屋遠一點，這樣比較沒人會說話。

訪潘春生 2019, 07, 23 南庄鄉蓬萊村 訪問者：潘秋榮'itih ataw Sawan



榮：請問你的名字，以及賽夏名。

生：我是潘春生，賽夏名字是siyat basi是'oro'(潘義福)的小孩。

榮：請問你從小到大有參加過祈天祭嗎？

生：有，大祭、小祭都有。

潘：我們知道，你現在接了小祭的'aza'，請問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接任的？

生：是因為老人家老了，他身體不舒服，他就教導我祭典工作，我就這樣接了。我是接小祭，但是裡面也有很多儀式需要學習，所以我父親雖然身體不好，還是用口傳的方式教導我。還有祭團裡面的老人家也會指導我，甚至是其他不是祭團的老前輩也會教導，所以我們Sawan(潘)家的工作(責任)我都沒有丟掉。另外就是不論大、小祭或其他祭典我也會參加，在其中慢慢學習，並沒有丟棄原有的習俗。

潘：你接小祭的'aza'，已經有幾次祭典了？

生：兩次了。

潘：你認為大祭、小祭有什麼不一樣或特別的地方？

生：有的，大祭第一天要到南庄進行河邊長老會議，第二天到蓬萊河邊殺豬祭祖，第三天還要到大浦向tatini獻祭，我們小祭就只有一天，儀式就跟大祭的三天一樣。

潘：你爸爸交給你的時候，應該有給你Siloe'(貝珠)，siloe'還有很多嗎？

生：還有很多！另外，我父親因為身體關係住安養院，表達不很清楚，我去看他時，想問一些有關祭典的事，他說的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各種場合也會懇請老人家多告訴我一些事情，像是獻祭告祖應該怎麼說話比較適合這些事情我都會學習。

潘：最近這兩次(小祭)年輕人來的多不多？

生：還是有的，但有些說沒空也沒辦法。有時祭典快到了，打電話告訴他們，有些也會帶著妻子回來參加我們這個小祭跟大祭。

潘：請教你今年幾歲了？

生：59歲。

潘：這樣算起來也不小了，有沒有想到，你將來這個位子要傳給小孩，他們有沒有學到？

生：我覺得他們至少要有一個會，要傳承下去呀，只是我現在還沒有要求小孩。我有三個小孩，最起碼要有一個比較忠的。

潘：你對祈天祭這個祭典還有什麼想法？

生：現在網路發達，祭典的時間發布他們都知道，但是他們不一定會來，也許他們比較忙，不過有時候他們一家人也會一起來，每年不一定每一戶都會來。

現在我們潘家就只有十幾家了，沒有以前那麼多了，(祈天祭)小祭我不敢講，paSbaki'的話多少就不一定了。我們有很多姓氏，他們知道了就會來，或許每一戶會派一個人來，所以人不會很多。

潘：你使用的小米是自己種的還是外面拿來的？

生：外面拿的，我自己沒辦法種，小米很不好照顧，小鳥太多了。

潘：我們潘家的老人家逐漸走了，你有沒有感覺自己的責任更重了？

生：有的，我感覺上次大祭時怎麼人越來越少呢？我感覺自己要有負擔(責任)，要不然往後的日子怎麼辦？我每次都想要怎樣把事情(祭典)辦圓滿，看到人時會交代他們來參加或是分配工作給他們，希望大家一起把祭典辦的圓滿一點。

四、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永馨

- 1997 《從生命禮儀中探討賽夏人的兩性觀》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尹建中編

- 1994 《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種。台北：台大人類學系，內政部專題委託研究計劃報告。

古野清人

- 1945 《高砂族の祭儀生活》東京：三省堂。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

- 1996 《台灣踏查日記》台北：遠流。89-90。

馬凌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朱岑樓譯)。

- 1978 《巫術、科學與宗教》台北：協志工業出版社。

胡台麗、謝俊逢

- 1993 〈五峰賽夏族矮人祭歌的詞與譜〉《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8：1-77。

胡台麗

- 1995 〈賽夏矮人祭歌舞的「疊影」現象〉《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9：1-61。

胡家瑜

- 1996 《賽夏族的物質文化：傳統與變遷》內政部專題委託研究計劃報告。

- 2015 《賽夏族》。臺北：三民書局。

潘秋榮

- 2020 《苗栗文獻》59期，苗栗縣政府

潘秋榮

- 2000 《小米·貝珠·雷女 賽夏族祈天祭》。臺北：臺北縣文化局。

- 2010 《賽夏族數位計畫訪問夏茂隆先生逐字稿》，未出版。

潘秋榮

- 2018 《paSta'ay(矮靈祭)典'a'owaz(祈天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苗栗縣政府

張光直

- 1955 〈台灣土著貝珠文化叢及其起源與傳播〉，《中國民族學報》
2：53-127。

盛清沂

- 1981 〈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開闢史〉下冊，《臺灣文獻》32：
(1)：136-157。

陳春欽

- 1966 〈向天湖賽夏族的故事〉，《民族所集刊》21:157-192。
1968 〈賽夏族的宗教及其社會功能〉，《民族所集刊》26:83-114。

陳運棟、張瑞恭

- 1994 《賽夏史話-矮靈祭》桃園：華夏書坊。

衛惠林等

- 1965 《臺灣省通志稿》卷八同胄志第一冊。臺中：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頁130-159。

鄭依憶

- 1987 《賽夏族歲時祭儀與社會群體的關係的初探：以向天湖部
落為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2004 《儀式、社會與族群：向天湖賽夏族的兩個研究》。臺北：允晨
文化。

朱劍鳴

- 2016 《台灣賽夏族paSta'ay(矮靈祭)儀式紀錄與保存》，新竹縣
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

賴盈秀

- 2004 《誰是「賽夏族」?》向日葵出版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 2013 《賽夏族歲時祭儀教材》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

趙俊雄kaleh taro'、林杏tiwaS.tara

- 2020 《賽夏族tinato'(帝那度)祭儀文化與組織重建之調查》
有限責任新竹縣賽夏族文創農林業生產合作社，雪霸國家公園
管理處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1998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三卷] 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雅衛依·撒韻

2008 《賽夏五福宮——一個合成文化的研究》，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

【網址部分】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ip.gov.tw/zhtw/tribe/gridlist/8DF9561F4FCC6AF4D0636733C6861689/info.html?cumid=D0636733C6861689>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https://knowlegd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5C6D65F83BD80BCF&sms=1D81A96ECBE66C8E&s=C0238AD8BFF6B5F8

五、期中審查意見回覆表

賽夏族各祭典祭儀文化關聯性之調查

受託單位意見回覆表

壹、會議時間：11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會議地點：線上視訊

參、主席：張處長維銓(林文和副處長代理) 紀錄：黃奕絲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審查意見及討論事項

委員姓名	委員意見	受託單位回覆
(一) 朱劍鳴 委員	<p>1. 本計畫主題為「賽夏族各祭典祭儀文化關聯性之調查」，如果從這題目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兩個關鍵詞，一、為祭儀文化，二、為關聯性。因此，田野訪查或文獻收集就必須朝這二個關鍵詞去著手，如此才能得出最後報告之結論。另外撰寫論文或類此研究調查計畫，不僅要有敘述撰寫能力外，更需要具備資料收集能力，而在所有收集的資源或資料中挑選並確定與計畫主題相關素材，並且恰當的提出自己觀點並加以評論，當然也需要借助他人的科研成果及合乎邏輯的觀點與結論來加以闡述（首先在進入主題前先說明之，以利後面審查聚焦）。</p> <p>2. 目錄肆文獻回顧，列出 8 項文化祭儀，也是本計畫要調查之祭儀項目，然本報告本文 p.1 貳調查目的中敘述採概略列出 6 項，漏列出雷神祭與鎮風祭，建議補列以明確本計畫調查之祭儀項目。</p> <p>3. 本計畫之調查方法採文獻回顧及田野調查方式進行。希冀透過文獻研究資料及人物訪談獲得綜合分析及結論。惟在賽夏族過往各文化祭儀研究採錄裡面，不論是文史</p>	<p>1. 本案是由賽夏族人自我詮釋，並以賽夏族人本位方式去思考來執行本研究，或許在期中報告以前，在文字書寫、資料彙整等，因疫情關係有些延遲，在資料統整及分析可能還顯不足，但事實上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還有些盲點，因為是祭儀是很深厚、很底蘊的文化價值，在選擇受訪者時，受訪者本身會有自己的人生價值觀，針對祭儀的部分作為他現代的說法，因此在此部分需要更小心來處理。</p> <p>2. 8 個祭典中有缺漏的部分，文獻上比較少資料之祭典，我們會儘可能去訪問尚未書寫的氏族，因受疫情影響關係，有所延遲部分，後續會加快進度。</p> <p>3. 研究方法的問題，因受限個人的經驗，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都有共同的特點，一方面是族人或是族人的媳婦，有很多時候工作是很好做，但有</p>

研究工作者或族人本身撰述資料中大都以矮靈祭居多，所得文獻較為充足，其餘擬調查之祭儀文化項目中文史資料闕如，尤以鎮風祭或淨溪祭，此從計畫團隊所提出之文獻資料可知。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如何透過文獻或田野訪查做出分析比較獲得結論？另外，訪談對象尤其重要，族人中了解過往祭儀文化者已隨歲月流逝，現今年輕一輩對祭儀了解程度常流於人云亦云，甚至是創造「歷史」的說法，這對於本計畫操作上會有很大問題與障礙（亦即文獻資料與訪談結果差距與衝突）。

4. p. 2 文獻回顧之條目要清楚，如本文中所述各祭儀之條目不清。應如「一、(一)、1 (1) a (a)」讓閱讀者清楚知道位在何處？

5. p. 19 所謂豬血是禁忌第一部分，應該不是如此解讀，豬血本身不是禁忌，只是化解糾紛的媒介，請計畫團隊斟酌修正。

6. p. 21 「矮靈祭傳說與由來」過於簡化，建議計畫團隊參照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專區內所描述矮靈祭由來之敘述，較為正確。

7. p. 29 折臺灣赤楊與矮人鬥爭，「鬥爭」一詞要修正；又所謂「戲稱」矮靈祭，這些都是外界在敘述矮靈祭時錯誤讀，並不符合本族文化見解。

8. p. 29 各祭儀之文獻回顧後面皆載明主祭、地點、時間及文化意涵、價值等。既然本章節是文獻回顧在結構處理上不應放入這些，建議刪除。反而有關文化意涵或價值，應該放在結論去論述。

9. p. 36 有關帝那度亟待釐清之祭儀緣由，提及 koko 及 ta' ay 與帝那度的關聯性，這部分必須慎重求其正確與真實性。所節

更多的時候是更難做，因田野調查上自己人反而會對自己人較為嚴苛，不論是態度或取得資料的方便性，會比外面的學者更為嚴苛，我們會克服困難去解決田野調查上之問題。

4. 章節的調整，在期末報告會依據委員的建議做調整。

5. 參酌委員意見後於期末報告時一併修正。

6. 參酌委員意見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專區列為參考文獻。

7.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

8.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

9. 賽夏族內有很多事情，都會找趙家，透過帝那度來解決之觀點，除了是去年帝那度調查計畫田調趙家三大支系主要耆老之結果外，今年再度諮詢賽

錄這段遠古前……這段文章有無考證或出處？另，p. 37 前段敘述稱賽夏族重大事務皆在帝那度場合討論，不知這樣的說法是根據為何？帝那度祭儀角色係過去抵禦外侮出外獵人頭之儀式，它目的僅此而已，並無賽夏族重要事務皆須拿到帝那度場合討論。何況過去帝那度祭儀為專責趙家專責主導，更少有朱家及其他姓氏之參與，只是近年來才有被邀請之情形。

10. 各文獻後有段敘述各祭儀之文化意涵與價值，此部分建議於結論敘述，結論應該是本計畫之重心，也是本計畫執行之目的，亦即文獻參考及人物田野訪談所獲得資料，經分析歸納後就是本文之結論。

11. p. 46 這裡提到所謂「階層」概念，係團隊根據龍神祭敘述所得。過去賽夏族各項祭儀一定有時間之先後而產生，殆無疑義，因文化即是生活，過去祖先生活遇到困難、瓶頸，為解決當下問題而衍生出祭儀文化，我想這句話大家應該不會反對，賽夏族各祭儀都有不同姓氏去處理主導，責任明確亦無紛爭，更無階層區分。所以我們在做類似研究計畫必須慎重，萬不可僅憑個人發想或臆測來去解讀或認定文化的角色或定位，畢竟我們要對後代負責。

夏族大部分祭儀負責家族(包含、潘家、夏家、風家、根家、錢家、部分朱家)後，亦獲得的結果。其祭儀內容及程序，請參閱去年之調查報告。

至於內容提及帝那度來源迥異於一般之認知，是由趙家耆老趙山琳之口述及撰寫提出的，屬於其個人意見。也因上述意見，而衍生本計畫之動機。

10. 本計畫以「調查」為原則進行各祭儀間的文化關係，並以各負責該祭儀的氏族本位之論述，作為本計畫的結論，另文獻參考配合田野調查的過程結果，作為分析與比對再行歸納整理，以從各種觀點，展現賽夏族之祭儀豐富性。

11. 神階的問題同意朱委員的講法，確實就賽夏族之傳統而言，各氏族分工進行各種祭儀，其祭儀地位是平等的。而賽夏族各氏族亦一直是平等的，並無他族所謂貴族平民之分。因此，在凡俗和神格化之間探討時，不應因個人意見而改變賽夏族氏族間原有的平等位階，亦不能用神來替代氏族，刻意操作使得族內某氏族的位階提高。例如：我們大多承認矮靈祭是族裡最大的祭典，但不能因為外界的誤解而就人為朱家就是賽夏族最高位階的氏族。就龍神祭位階而言，應也是一樣的道理。

至於對各祭儀之立場和觀點之問題，每個人因自己被傳授的傳說或是傳統文化記憶，表述上都會略有差異，「僵固化」變為很個人化的東西後，便不易改變。但本調查不刻意調整其個人觀點，惟以更多之說法，客觀交由族人自行判斷。本調查即發現，一件事同時訪問四個人，內容大致上相

<p>12. p. 49在整個報告中提出檢討小結，是指結論？但這 4 點無關主題的結論，就整篇來看僅著墨於文獻說明（且文獻資料上不足），呈現一種頭重腳輕的問題。</p> <p>13. p. 50 所列文化祭儀關聯性之對照表，該表所敘述僅係各祭儀程序及相關事項，並未顯現祭儀間之關聯性。這必須在期末報告前明確確認獲得，因為本計畫目的就是求得祭儀間之「關聯性」問題。</p> <p>14. p. 53 附件-訪談記錄部分，計畫團隊不知在訪談前有无討論或擬訂訪談大綱或訪談表，來針對本計畫主題或目的提出所欲獲得的訪談內容。個人很仔細閱讀完訪談逐字稿，似乎計畫團隊與訪談人物僅閒話家常，所涉及內容也未針對本計畫主題。我非常擔心如何透過紛雜的訪談結果來去蕪存菁、歸納分類，分析比較文獻資料而獲得結論？</p> <p>15. 合理化分配頁數、掌握文章整體的篇幅，我們有可能會在較熟悉的問題上浪費太多筆墨，而對於不熟悉問題則相對減少，所以，合理運用篇幅提綱非常重要。</p>	<p>同然而細節上卻不同。例如我們去訪問夏茂榮龍神祭的故事，同時也訪問夏家另外一個人，結果故事的背景即有些改變。簡單說，故事本身的骨幹是對的，但場景卻改變了，所以就遇到以個人的經驗來講故事的情況。這部分未來我們也很難去避免，期末報告儘量把不同的觀點放在一起，不下結論會比較恰當，因為不同故事版本會更豐富，尤其是神話傳說的部分。</p> <p>12. 因本案為調查案，因此不會做過多的結論，並有待期末的焦點座談後才能有更明確的結果。</p> <p>13. 有些祭典、祭儀已經固定了，就沒有什麼好爭論，但關聯性的部分，定義上不清楚，就我們理解的部分，找出賽夏族各祭典當中共通與相異的部分是會比較容易執行。</p> <p>14. 本調查有自己的訪問稿，後續會再修正補充，然而依訪問稿推演時，仍然不是那麼容易，族人不見得會依照訪問稿內容述說，來獲得我們想要的資料。至於訪談方式的部分，研究方法本就有固定訪談大綱及開放式訪談大綱兩種方式，我們比較朝向開放式訪談方式。</p> <p>15. 文獻的配比不均的問題，因矮靈祭的文獻較多，其他祭儀的文獻很少，期望能透過本案將很多祭儀文化內容調查回來並放入本計畫中。調查上並不容易，許多小祭儀，往往主祭人也沒辦法講出太多東西。</p>
--	---

	<p>16. 賽夏族人口稀少，但卻含有多種文化祭儀，過去除了矮靈祭為外部環境所知外，其餘如祈天祭、帝那度乃至於淨溪祭逐漸為族人重視並踐行祭儀中，這樣的文化瑰寶值得我們努力來保存供後代子孫流傳。如本計畫主持人林杏也透過雪霸相關經費就趙家「帝那度」儀式作研究整理，我相信這是很好的現象，也是每一個賽夏族人的責任。</p> <p>17. 訪談紀錄中訪問者人稱部分，還是歸本計畫人稱。如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某某……等。</p> <p>18. 對於「矮黑人」一詞，根據科學文史文獻資料，並無矮黑人之稱，許多是族人或不具科學文史愛好者，以訛傳訛所致，為符合衡平尊重原則，論及「矮人」時還是以矮人為稱。</p>	<p>16. 本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趙俊雄及潘秋榮)皆身為賽夏族人，除了計畫項目執行之工作外，本團隊期待以賽夏族人之史觀觀點出發，來進行更客觀、廣面、深度的調查，在族人觀點還沒被現代化觀點淹沒取代之前，作出當代(contemporary)屬於賽夏族文化知識體建構之基礎資料。</p> <p>17.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18. 矮黑人的問題，我們會修改，一律用 ta' ay 來稱。</p>
<p>(二) 高 清 菊 委 員</p>	<p>1. 依照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及國家語言發展法，族語為國家語言請以族語書寫文字為優先，並依教育部銜同原民會之書寫系統書寫，賽夏族語因有大 S 故除大S 外皆用小寫。另全文書寫、用詞(如矮靈祭還是矮人祭、民族志還是民族誌……等)及體例一致，並具主體性。</p> <p>2. 建議將 p.2 的「賽夏族簡介」移p.1「緣起」之前，為 3 個理由做前情提要。</p> <p>3. 各祭儀調查報告建議儘可能有具體框架，以免調查面相不夠完備。亦可從調查中得知祭典有否有形式有過程真為形式？或已超然為另一境界或不足為祭儀又或與現在環境狀況合而為一。</p>	<p>1. 我們認同高委員的觀點，以賽夏族為主體觀來撰寫，惟若引用一般學者文獻之內容，即使謬誤，仍尊重其原本文為宜。</p> <p>2. 此緣由闡述本計畫產生此委託調查之議題的來龍去脈進行說明故以本文第一章先行說明來由。</p> <p>3. 經本計畫初步在期中調查的過程，從文獻與具體的訪談中發掘多以祭儀本身的神話傳說為起源再來探討後繼傳承者氏族(祭團分工)與賽夏族氏族之間的關係，在期中報告後，會再辦理相關具體階段性的成果說明會，至於形式上(祭儀的執行、分工)與神話/論的形而上超然的議題，擬田野過程</p>

<p>4. 建議請刪除贅詞，如「之」有無若讀起來不影響理解，則可刪除。</p> <p>5. p. 1 之宗教建議修改為信仰。參考教育部詞典定義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94iUnX&o=e0&sec=secl&op=v&view=1-1</p> <p>6. p. 1 緣起的最後一段……貴處、本校請以讀者（他者）觀點書寫以利理解。</p> <p>7. p. 2 之賽夏族學校建請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4條定義稱為原住民重點學校。</p> <p>8. p. 3 新竹縣地名：上大隘 SamSama:an, 高峰 yohae', 上比來' ororaw, 下大隘 Say' i', 朱家莊' ip' ipa' an bato', 下比來 yo' ang, 五峰 tatoba' /maSang, 茅圃 Singaw。苗栗縣地名：鵝公髻 hororok 與大東河社 walo' 不是同一個部落。其餘（喉塞音）變成“ㄐ”符號了。</p> <p>9. p. 4 的起源說若為引用，請用引用方式書寫。另第 2 段……妹妹死了分割為各氏族與 p. 2 簡介中第 2 段……兄妹成婚後的小孩分割的說法不一，互有矛盾。</p> <p>10. p. 5 祈天祭' omowaz ka kawaS 有形容撥雲見日之意，' a' owaz 是名詞的用法，觀點不同不是簡稱。</p> <p>11. p. 6 之號倒數第 8 行……將所有 tata' 置於方形之木製鐵絲框架中，懸吊於火塘</p>	<p>中再加以察覺探討知否有存在的意涵。</p> <p>至於本計畫既名為「調查」，如回覆朱委員所提及，經過採取開放式之訪談調查後，表列較多人支持之觀點，再由族人及外界有興趣人士與文獻觀點並陳，自行解讀及做結論，</p> <p>4.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5.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6.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7.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8.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9. 參酌委員意見確認後修正。</p> <p>10.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11. 實務上祭屋內烤小米曾使用類似烤香菇的木框架鐵絲網。祭屋和吃糯米及小米的空間不同，後者較無禁忌，且</p>
--	---

<p>上方烤熟。～木製鐵絲框架如何燒烤？不太合理。祭典第 3 天之描述第 2 行“嚴禁非族人進入祭屋”，又於倒數第 2 行後段寫“不論是否為族人皆可食用”，有所矛盾。</p> <p>12. p. 6&7 “日期”錯置。每人（戶）繳交購買糯米的費用……族語為 SaSeme:是賽夏族祭儀中特有慣習，也是歲時祭儀無需申請補助仍能一直辦理的方法及特有應對的方法，故建議用更適合的中文說明之。</p> <p>13. p. 10 之 SinSinamol 非儀式，依族語指募捐」，再請確認。</p> <p>14. p. 11 pakSa:o'（薦晚餐）非文中所訴祭拜 ta' ay。依凌晨即開始工作、唱著 rara:ol（邀請）的歌（此首第一段嚴禁練唱，惟此時開始才可以唱），其過程如 paSbaki' 祖靈祭。結束後帶著 linaSo'（便當）到祭屋，象徵邀請 ta' ay 前往參加祭典。從時間、所唱的歌、流程等可以更明白其意義。</p> <p>15. p. 12 祈天祭的儀式空間……將分節討論，然未見分節。又其內容與前面內容多有重複。</p> <p>16. p. 14 第 1 行請說明改建日期以為後續讀者知悉。</p> <p>17. p. 14 paSazo' 為何意需補充中文？按第 1 行解釋比較像 kakro:o' an(各家族供奉的象徵物)。</p>	<p>希望飲食時屋外不要有人。</p> <p>12. 期日是指商議祭典日期的非正式儀式，日期是已經決定祭典哪天舉行。</p> <p>13. Sememe:是各個祭典儀式家戶繳交的費用，用以執行祭典所需支出。Sinamol 指「物」，是祭典期間須告解時，告解者攜帶酒和少量金錢到祭屋向主祭(或長老)說明目的，過去是使用 Siloe'（貝珠）。SinSinamol 則是指告解的民俗儀式。</p> <p>14. 謝謝委員的指導，惟本計畫仍回歸各祭典之間的關係比較探討為主。至於個別祭儀，如矮靈祭祭歌內 pakSa:o'（薦晚餐）之（邀請）的歌，本團隊會再與朱家主祭團進行訪談後，記錄祭歌上的詮釋意涵。</p> <p>15.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已加入改建年代（1997 年）。</p> <p>16.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17.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	---

<p>18. p. 16 小米段第 4 行的第二章第三節無法對應參照。</p> <p>19. p. 18 參照了波里尼西亞的自然靈力 (Mana) ……請註明引用來源。</p> <p>20. p. 20 小結之後後段出現了與小結無法連結的敘述 (與小結齊頭) 為何? p. 29 亦同得給個標題…</p> <p>21. p. 21 paSta' ay 等詞彙請以族語為主，可引用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專用權的說 (http://www.titic.cip.gov.tw/) 內文皆由族人委員同意的觀點。</p> <p>22. p. 24 迎 (召) 靈南北群不同，祭典有所分工，可參閱上述之說明。</p> <p>23. p. 30 龍神祭 baki' Soro: 文前未說明是傳說、文獻或是田調 (p. 37 雷神祭, p. 38 鎮風祭、織布女神, p. 40 淨溪祭亦同)。末端所供奉的神靈建議將同姓氏的放在一起即可看到風姓負責 baki' bo:ong 及 koko' maya' 即創始傳說的二兄妹' oepoeh na bo:ong(大霸尖山, 兄)及' oepoeh na maya' (小霸尖山, 妹); 芎姓負責的 baki' bi:wa' 和 koko' bi:wa' 符合傳說故事的雷神派其女兒下凡到賽夏族, 故有男有女。惟 baki' katehtel (水神, 目前稱海女或織女) 都說是女性, 為何用 baki' (祖父) 稱之? 趙姓負責 baki' tinato', 又與豆姓同源但此祭由北群主導, 獅潭豆家角色為何? 另 koko' ta' ay 是男是女? 怎麼解釋? 依祭歌第一首第一節是邀請女性長輩 koko' (祖母), 第二節來的是 ta' ay (疑似男子名, 目前未使用) 和 toway (女子名) 即表示 ta' ay 有男有女, 若說</p>	<p>18.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19. 參酌委員意見後標註引用來源。自然靈力 (Mana) 觀念。宋光宇編譯, 1977, 《人類學導論》台北: 桂冠出版社。1977: 377-378)。</p> <p>20.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 小結相關敘述刪除。</p> <p>21.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22.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p> <p>23. 參酌委員意見後修正。惟再次強調, 除文獻尊重原作者內容而引用之外, 本調查針對各祭儀之田調, 發現不同家族及個人說法不一, 即便針對矮靈祭歌內涵, 其個人及南北群之詮釋, 亦有所出入。故本計畫仍以各祭儀負責家族之說法為出發點, 並經過訪談及焦點座談, 擷取其家族主要觀點及尊重其詮釋權, 最後提報展現於本調查結論中。</p>
--	---

ta' ay 為族名，但第二節 ki 是伴同格（語言學用語）表示同類或同等者，即表示 ta' ay 為人名如同 toway（亦符合傳說故事中只剩一男一女的老者沿者東方而去），惟賽夏族名 toway(女子名，可用)，ta' ay 不曾用之，並延伸為矮靈之族名，若能揭之更顯此計畫之重要的收獲。所謂語言承載文化，若從語言意涵視之，應對計畫之關聯性有實質回應。sm3 女的老者沿者東方而去），惟賽夏族名 toway(女子名，可用)，ta' ay 不曾用之，並延伸為矮靈之族名，若能揭之更顯此計畫之重要的收獲。所謂語言承載文化，若從語言意涵視之，應對計畫之關聯質回應。

歌詞：【北 01】共 4 節 26 句，【南 01】共 4 節 31 句

北群

第一節

- ① ka:iaenapae' ka laro'
以山柿為韻
- ② tara:ol ila koko'
祭品已準備妥當
- ③ wa:i' tapakoSa:o'
請 koko' (矮人們) 來用餐
- ④ ka tataemae' ka ro:o'
菜色是魚蝦
- ⑤ yaso ka pinapoe'oe
以芒草做為約定

南群

第一節

- ① ka:iaenapae' ka laro'
以山柿為韻
- ② tara:ol ila koko'
祭品已準備妥當
- ③ wa:i' tapakoSa:o'
請 koko' (矮人們) 來用餐
- ④ ka tataemae' ka ro:o'
菜色是魚蝦
- ⑤ ka rao' kino Sao'

第二節

- 1 ka:iaenapae' ka ra:ae'
以楓香樹為韻
- 2 yako ila ma:aSa'
我本不知情
- 3 sic'seng ka :omoza'
看到芒草結才恍然大悟
- 4 wa:i' ra:ol kong'a'oenga'
請隨意招待
- 5 yami ila naka roSa'
我們只有兩位而已
- 6 **ila ta'ay ki toway**
來到此的是 ta'ay 與 toway
- 7 **wa:i' makabowala'**
我們沿河而來
- 8 ka bowala' 'isae'kay
沿著這條 sekay 河而來
- 9 patine tobatobay
走得腿痠
- 10 ka:ihkorkar ka 'oeway
便以此黃藤作為拐杖

第二節

- 1 ka:iaenapae' ka ra:ae'
以楓香樹為韻
- 2 ka oe'seng ka homoza'
看到芒草結才恍然大悟
- 3 yako ila mahaSa'
我本不知情
- 4 maha'Sa' pinoe'oean
請隨意招待
- 5 pinoe'oe' ka oe'mosa
我們只有兩位而已
- 6 pinoe'oe' ka ra:raol
來到此的是 ta'ay 與 toway
- 7 ra:ol ta kong'a'oenga'
請隨意招待
- 8 **ila ta'ay ki toway**
來到此的是 ta'ay 與 toway
- 9 **mowal kabowala'**
我們沿河而來
- 10 ka bowala' 'isae'kay
沿著這條 sekay 河而來

24. p. 31 tinato' 不同於前之意譯為音譯，故建議修正中文為火祭（參原住民夏麗玲專訪趙建福談 tinato' 內容）又稱為敵首祭（可參祭歌第二首及潘秋榮博士苗栗縣計畫案之 tinato' 祭典儀式調查報告）。

25. p. 32之圖文無法對應（之後亦然），請再確認。惟其論述尚符合火祭之名，但仍請探究 tinato' 有火祭及敵首祭之名來源以呼應上述田調？

26. p. 33 tinato' 由朱家提醒起動，如同及' a' owaz 儀式並非' aza' 主祭家族就可運作，得有認命家族起動，此亦張顯 SaySiyat 的氏族運作及主導權

24. 依據去年之調查，經訪談 Tinato' 主祭趙勝雲以及其他相關負責祭儀之耆老，皆表示該祭儀是祭拜 Tinato'，其比較趨近之祭拜對象為產生火的物品（包含放置於 Tinato' 祭籃裡的 6 種物品）。是否單一稱為火祭，應尊重趙家之最後決定。另包含主祭趙勝雲及祭儀執行者老趙德福之說法，皆表示 Tinato' 不等於敵首祭，另有 malaken 為敵首祭之實質稱呼，建議此部分說法仍應尊重祭儀家族為宜。

25. 圖文予以對應。相關名稱如前述，建議尊重主祭家族之意見為宜。

26. 是的。另按本調查之趙健福頭目訪談，確認賽夏族各祭儀，皆有此規範及約制。此「提醒」觀點，為賽夏族祭儀關聯性眾說紛紜下，最沒有爭議之觀點。

的互有牽連非想做就做，所編織的一個社會制度嗎？依此可加以探尋關性。

27. p. 34亦有 Sememe: (募捐，各儀式皆有) 及 Sinamol 或是SinSinamol 之差異為何？於全文適當章節段落務請導正視聽。

28. p. 37之雷神祭似乎又回到 p. 2 之起源說，但此應與 koko' bi:wa' 或baki' bi:wa' (雷神或雷女傳說) 相關，又調查方式之文獻或田野都未見。

29. p. 38 之 baki' bo:ong 鎮風祭「他是我們的始祖……」似乎對應者' oepoeh na bo:ong 大霸尖山，其風氏祖bo:ong taini' (風火烈，筆者有幸認識)……風火烈確有其人亦為風家，但神化者不會有漢姓之名，實屬謬誤，宜修正之(亦可洽詢風家)。又此章節規畫不同於前述祭儀祭典為何？

30. p. 41 討論後結論可依文獻、田調及祭歌所述之內容加以評估並會有不同所得。如祭歌中(北 7 南 6 第 2 節) wawa:on一曲 wa:on Siti:il ray ko:ol …wa:on位階為何？祭歌(北 6 南 9 第 1 節) yako hi yaro' a' aro' ; (北 6 南 9 第 2 節) yako hi yo' aew a' oemaw。若了解傳說故事及歌祭以輔以流程並融入貫通必能解析其關聯性。

31. 全文請參酌中文用語，如巫師建議用占

27.Sememe:是各個祭典儀式家戶繳交的費用，用以執行祭典所需支出。Sinamol 指「物」，是祭典期間須告解時，告解者攜帶酒和少量金錢到祭屋向主祭(或長老)說明目的，過去是使用 Siloe' (貝珠)。SinSinamol 則是指告解的民俗儀式。期末報告行文時會特別注意。

28.過去文獻未加上 baki' 及 koko' 的尊稱，應是現代族人之尊敬表達，應刪除。

29.同意神話不應隨意加入現代民族概念。

30.wa:on 和 ya' aw 的爭論已經很久了，有不同的說法，就祈天祭而言，掌管天氣就是雷女，其名稱不是那麼的重要，因此我們建議將名稱放在一起，以廣納各方意見，更豐富賽夏族神話色彩。

31.各原住民語包括賽夏語已經為國家語言，因此它的位階、使用方式及敘述

	<p>卜師，回歸主體觀的用語。</p> <p>32. 參考文獻請加入 paSta' ay 祭歌，另可再參照碩博士論文網之研究論文，如雅威·撒韻之碩士論文「賽夏五福宮——一個合成文化的研究」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B1jnu8/record?rl=33&hl=3 根穆凡之碩士論文「賽夏族 paSta' ay (矮靈祭) 祭歌研究」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B1jnu8/record?rl=16&hl=2</p>	<p>方式都應該將位階提高。</p> <p>32. 參酌委員意見參酌相關文獻。</p>
<p>(三) 柯武勇 辦事員</p>	<p>1. 原住民不論是哪個族群在文獻上都相當缺乏，因此需要透過訪談對於文化很瞭解的耆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p> <p>2. 高校長提到的祭歌因內含很多精髓也富涵很重要的意義，也建議將祭歌進行製附錄於結案報告中。</p>	<p>1. 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參酌委員意見辦理。</p> <p>2. 祭歌部分，確實富含賽夏族很多精髓具很重要的意義，後續將參考祭歌參酌引用。</p>
<p>(四) 陳培均 技士</p>	<p>1. 期中報告調查中有記錄到，例如：祈天祭主祭很少發表禱詞，所以會有些人會有疑問，因此會於報告中說明為何會有此象。在傳統祭儀中常會提到禁忌或是儀式，建議在提到禁忌或是儀式可以將比較特殊的行為，解釋其背後的意義。例如：先前提到的主祭為何多半不發表禱詞；帝那度募資時背簍上面要披掛著大的獸衣皮覆蓋起來，以免被天搶去；帝那度祭儀烤乾鹽膚木時不能被其他人看見要秘密烤乾，相對沒有去解釋背後的涵義，建議比較特殊的儀式或禁忌，如果有疑慮時可以多加釐清，以增加其內涵。</p>	<p>有關祈天祭主祭很少發表祝禱詞或發言，是因為在祭典期間主祭是雷女的化身，只做族人的意見仲裁，故極少發言。</p>
<p>(五) 黃奕絲 技士</p>	<p>1. 期中報告書中有許多錯字及誤植的部分，例如：雷神祭及鎮風祭內文有許多誤植</p>	<p>1. 根據委員意見針對內文誤植部分文字修正。</p>

	<p>的文字，造成不易閱讀的情形，請再檢視後修正。</p> <p>2. 期中報告書 p.5 祈晴祭有說明不能使用酒作為祭品，因為酒與水有關，然而祈雨祭為何求雨時不可吃竹筍，是否可以說明其涵義？</p>	<p>2. 祈天祭是三天的祭典，第三天主要是和祈晴有關，因此水要完全的分開，連喝水都要禁止，即使吃糯米和小米這麼乾的食物，也不能喝水；祈天祭祭期在農曆3月15日前後，正是桂竹筍生長期，祭典期間不能除草及採摘植物幼苗，竹筍同屬後者，故不能摘食。</p>
<p>(六) 于淑芬 課長</p>	<p>1. 報告書 p.7 有提到祈天祭主祭會取少許蒸熟的小米放置於 rikal 樹葉上，請問 rikal 是什麼樹種？是否可以註明。</p>	<p>更正為 likal 是指野桐，會再標註。</p>
<p>(七) 陳俊山 秘書</p>	<p>1. 依本計畫調查目的一及二的內涵，應是從文獻回顧後再訪談耆老以確認是否相符，建議可製作對照表以表示哪些是新發現或有出入內容以利閱讀。</p>	<p>我們會針對文獻和我們訪談過程當中新的發現等，會作對照表，或許在最後報告結論當中，以此方式來作呈現。</p>

六、期末審查意見回覆表

賽夏族各祭典祭儀文化關聯性之調查

受託單位意見回覆表

壹、會議時間：110年12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

貳、會議地點：本處第1會議室（線上視訊併行）

參、主席：張處長維銓

紀錄：黃奕絲技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審查意見及討論事項

委員姓名	委員意見	受託單位回覆
(一) 朱劍鳴 委員	<p>1. 本調查報告總頁數計 134 頁，然從目錄來看本調查計畫之文獻回顧篇章佔有 40 頁面，扣除附件等，其核心調查內容及結論僅占 10 個頁面，顯呈頭重腳輕對於本計畫應達目的稍顯薄弱，應強化訪談後之文化祭儀關聯性之論述或提出各祭儀在族人生活的意義，以補原調查分析獲得之不足。</p> <p>2. 本文的第1頁緣起之第一段有關本調查計畫原因，對於矮靈祭之外各祭儀文獻資料闕如，恐外界認為賽夏族文化祭儀僅有矮靈祭，而認為將造成重大侵蝕或偏見化及扭曲認知等敘述，應修正採正面敘述。因賽夏族文化不會因矮靈祭文史資料之豐富而弱化其他祭儀文化之情事。本計畫調查目的應朝：「對於賽夏族其他文化祭儀未見諸歷史資料，為重拾生活文化，應廣博提出相關調查及紀錄，以使各祭儀保存其文化精髓」為本計畫調查之目的。</p>	<p>1. 朱委員提到為什麼文獻回顧篇章佔有40頁面，核心調查內容及結論僅占10個頁面，我們是覺得文獻是一部份，然而文獻眾說紛紜，不盡相同，重點在於我們的訪談、焦點座談，所呈現的真實現象為何，文獻只是提供參考，訪談過程中各祭儀家族所述的內容，我們是最尊重。因此後面的訪談，逐字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再從中精粹，以歸納出調查結果。</p> <p>2. 我們認為已有回溯至緣起，第一點是 paSta'ay (矮靈祭) 是否是賽夏族唯一具代表的祭儀，我們呈現的結果是很公平的，每個祭儀都很重要，第 2 點是有誤解說潘家授權帝那度，但經研究調查發現並非如此，第 3 點是我們看到各家族的不同，結論定調的所在。</p>

	<p>3. 「口傳歷史」往往流於各自界定，本報告希冀採三方驗證法透過文獻資料分析、焦點座談、人物訪查來獲取結論。但由於賽夏族年長者皆凋零，對於被訪查人員究竟對文化歷史是否能充分正確說明？或是否呈現百家爭鳴、各自論述，以致所獲得資訊及結論有所偏頗，請於結論敘明可能之差異，以讓閱讀者了解其原因。</p> <p>4. 結論一之敘述建議放入計畫緣起，本敘述非關結論。</p> <p>5. 報告p. 64有關tinato' 與矮靈祭出現先後，並無歷史資料可以考究，非憑祭歌內容來論定其時序。至於有關tinato' 係由朱家提醒而辦理，過往並無實務之操作，況朱國禮家族尚屬朱家（養子系統），在祭儀事務決策皆須由正統順位朱姓長輩決定，更無由其家族行上述提醒之規範，（或因近代朱國禮家族居住於趙家環境所致。）然此事涉氏族祭儀互動關係，非能一以蓋之，建請結論中予以說明，避免文化認知謬誤。</p> <p>6. 本報告諸多用詞（句）錯誤，應予以修正讓閱讀者可以方便吸收及理解。</p> <p>7. 本計畫報告既有結論即應有建議，請補列根據本計畫之調查後，提出建議事項以完整計畫內容。</p>	<p>3. 所謂的三角驗證就是透過多方訪談、焦點座談來驗證，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尊重祭儀氏族的意見。</p> <p>4. 參酌委員意見修正。</p> <p>5. 有關朱委員建議矮靈祭傳說部分，已在報告書 P. 27 解釋，是參考文化部的臺灣賽夏族 paSta' ay（矮靈祭）儀式紀錄與保存。</p> <p>6. 錯字或誤植部分，會再逐一檢視修正。</p> <p>7. 補充建議事項見 P. 84。</p>
<p>(二) 高 清 菊 委 員</p>	<p>1. 本案依題目「賽夏族各祭典祭儀文化關聯性之調查」在釐清各祭儀之過程等相關事宜有其建構民族文化誌知識體系之必要性，對未來原住民重點學校推動民族教育必定有其參考價值。前次會議揭示各祭典儀式屬各自獨立平行地位，即未有孰大孰小之分，故各祭</p>	<p>1. 同意。</p>

典儀式乃為曾經為賽夏族努力過的族人留下註解，完備族人的生活已矣，族人除了感恩亦為之緬懷。又賽夏族各姓氏有其掌管保存之祭儀，且各姓氏原則上皆會有族中長老參與，符應賽夏族合議制之社會制度。

2. 族語的書寫請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會銜教育部公告的書寫系統，並不使用大寫，除了大S外且都使用半型字，包含標點符號。整份報告的族語書寫務請一致。如祈天祭用' a' owaz (名詞) 或 ' omowaz ka kawaS (詞組)，若不確定可以查詞典<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xsy/search.htm>或族語E樂園的單詞查詢<http://web.klokah.tw/multiSearch/>，另書寫體例配合族語亦為國家語言之主體性，故以族語主括弧說明中文，如paSta' ay (巴斯達愛；矮靈祭)；若以中文為主括弧說明之，如焦點團體 (focus group) 以中文為主，括弧內為原文說明。

3. 報告中有許多錯字，排版亦請統一規畫，縮排或凸排請前後一致以利閱讀。再請加以校正統一，以維此案閱讀之便利亦維政府出版品的品質。



4. 調查方法之「圖示與說明」與內容未有適當的連結。建議應適當的調整，將圖示的說明調整成符合「參、調查之方法」的一～二、說明。本案顯然以田調為主，文獻為輔，然內容未提及文獻的參考與使用。又參照

2. 相關字型會依建議改正。

3. 錯字及排版部分，會再逐一檢視修正。

4. 說明調查方法以四種不同的採集與紀錄的方式來呈現。

	<p>「貳、調查的目的 (p. 2)」亦與「參、調查之方法」內容不一致。</p> <p>5. 有關p. 11~13之相互提醒不僅' a' owaz (祈天祭) 有之, 建議亦請說明或加註其他祭典亦有其他姓氏相互提醒的運作機制, 以張顯賽夏族之此特殊性。</p> <p>6. 有關五、baki' Soro: 龍神祭內容不同於前文體例, 直接以文獻分析說法與田野訪問說法, 又後者內容皆依據文獻所云 (p. 31-33) 未見如前述一貫之體例分文獻或田調說法, 建議調查報告書寫一致性。</p> <p>7. 圖2- tinato' (帝那度) 祭堂p. 35與本案田調結果不同處應加註說明, 以釐清事實。又本頁之SamSama:an. 為泥濘之地非水漫之地, 族語承載文化亦是祖先的所思所想, 請回歸族語的構詞脈絡還原意義。</p> <p>8. 鎮風祭之baki' bo:ong 不該有現代名風火烈 (此人名是東河部落風家子弟名, 本人亦知其為何人), 前揭計畫教材之謬誤無需於此再延伸了。</p> <p>9. 織布女神的體例亦請參照前揭文章之敘寫方式描述, 以達本文書寫一致, 讓本調查案更有參考價值。</p> <p>10. 有關本案文獻回顧之評述(p. 43), 調查方法有云田調為主, 文獻輔之, 故應從二者角度評析小結。</p> <p>11. 參照或引用請依規範處理, 並加註來源, 例如p. 56是參照、引用或田調所得, 讓讀者知悉。</p> <p>12. 受訪者於第一次出現時應加註其年齡、所屬部落……等生平基本資料。</p>	<p>5. 於本文陸、關聯性調查, P.68-78 已完整說明。</p> <p>6. 調整內文, 敘述一致性。</p> <p>7. 祭堂與調查並無不同。另經查上大隘為泉水不斷漫出之處, 因而造成泥濘。惟依據高委員意見, 轉成泥濘之地。</p> <p>8. 此段敘述刪除, 以避免謬誤。</p> <p>9. 依委員意見修改。</p> <p>10. 該段評述應已兼顧文獻研究及田野調查的結論。</p> <p>11. 報告書中究竟是口述或是訪問的內容, 會在用斜體字做區隔。</p> <p>12. 依委員意見增列於 P. 85。</p>
<p>(三) 楊國華</p>	<p>1. 雪霸國家公園以「雪山」及「大霸尖山」為名, 其中「大霸尖山」傳說為賽夏族的祖先</p>	<p>1. 賽夏族於雪霸園區尋根部分, 已在報告書 P. 3-4 敘述。</p>

課長	發源地，每年也常有賽夏族人會申請登大霸尖山尋根，因此本案進行賽夏族各祭典祭儀文化關聯性之調查成果中，想請教有那些祭儀與大霸尖山有關，再請說明。	
(四) 黃奕絲 技士	1. 期末報告書中有許多錯字及誤植的部分，造成不易閱讀之情形，請重新檢視後修正。 2. p. 67織布海底女神祭之祭典祭儀、代表祭物、祭品、祭祀禁忌欄位空白，是否缺漏資料？請檢視後修正。	1. 錯字或誤植部分，會再逐一檢視修正。 2. 因研究調查的期程比較趕，因焦點座談需要湊齊很多家族的代表，並不容易，報告疏漏的部分，請見諒。
(五) 于淑芬 課長	1. p. 41、42織布女神的敘述中，有敘述把牠恢復招魂重新供奉，安置於敵首祭神龕，是指在帝那度那？另所謂重新招魂是何意思？ 2. p. 64 (二) 與其他祭儀之關聯中第2點 kathe' tel是織布女神嗎？p. 41寫法是kathethel不一致，另織布女神即織女，與雷女是否一樣？另p. 64最後一句暫放於tinato' 之祭堂，與tinato' 有關聯或是無關聯？ 3. 報告書中“牠”是否改為“祂”？牠為指動物，而祂是指神明的代名詞。	1. 對，另帝那度對我們趙家來說，並非是單純的敵首祭，此需先釐清。很抱歉，這部份我們趙家還是堅持我們的調查結果，惟招魂部分為文獻回顧所得資料，本調查不宜竄改～。 2. 統一修正為kathethel，雷女與kathethel不同，現今kathethel目前暫寄供奉於tinato' 祭屋裡，於第六章關聯性分析裡，已有提到與tinato' 並無關聯。 3. 依委員意見修正。
(六) 張維銓 處長	1. 文化調查需從許多人的生活環境、物質面及精神面等，加上年代久遠及資源有限下，會有些限制，但報告仍應有完整架構（例如p. 65有些並非是結論，如同朱委員之建議，應放在計畫緣起）。並應提出本案的相關建議，供本處後續執行之參考。 2. 報告書內容錯字或誤植部分，需要再做校正。	1. 依委員意見修正。 2. 錯字或誤植部分，會再逐一檢視修正。